#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五卷第七期

內務總署登記證民字五九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四角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鹽野牌
淋疾
奏效如神
徹底除濁
絕不復發
解救五淋
NOGEN
最高級無色化學療法劑
五淋拿根片



# 新民報半月刊

## 第五卷第七期目錄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 南太平洋日海軍又獲新戰果

日軍在大東亞戰爭中，所獲之赫赫戰果，已爲舉世共知，尤其在南太平洋屢次擊毀英美基地，褫奪敵方膽寒。最近在索羅門群島，又擊墜來襲日航空基地之敵機十一架，在新幾內亞東部擊墜敵戰鬥機十八架，在鳴神島擊墜來襲之敵機三架，此新戰果，益爲輝煌赫赫也。



❶於索羅門群島向敵制壓而出動的日海鷲勇姿
❷於南太平洋〇〇基地上之日海軍偉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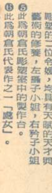
（日海軍省許可證五七一號）

# 日彫塑家朝倉文夫氏

在日本如能獲得帝國藝術院會員及東京美術學校教授等地位，實爲美術家至上的榮譽，但彫塑家朝倉文夫氏之馳名世界，並非由此頭銜，乃是由於他優秀傑出的作風。

當歐美文化如洪水一般的流入東亞，東亞人民均醉心歐化，對東洋美術均抱懷疑態度之時代中，而朝倉文夫氏却能不被歐美人的美所誘惑，而極力的擁護亞細亞的固有美。故此偉大的彫塑家，及其表現着東洋美的傑作，已被世人所敬仰與讚美。





❶朝倉先生與其愛好的爪哇木人塑型，該氏曾於三十年前漫遊南洋，此木塑人型即其於當時蒐集的各種藝術品之一

❷工作中的朝倉氏

❸於該氏的彫塑室中，每日有多數的學生們，在氏之指導下專心的學習着

❹在父親朝倉氏的指導下，學習日本畫與彫塑的二位令嬡，均具有天賦的天才與藝術的修養，左攝子小姐，右響子小姐

❺此爲朝倉氏彫塑室中的製作台。

❻此爲朝倉氏代表作之一「處女」。

❼爲朝倉氏家居生活之一面。






6
4
7
5



# 巴里島鱗爪

巴里島民情樸素，自大東亞戰爭以來，已成爲寧靜大東亞共榮圈之一員，於此介紹新生之巴里島如下，聊作關心者之鱗爪。

(一) 美麗的夕景。

(二) 於村中靜靜搗米的土人們

(三) 頭上頂着土瓷器而售賣的女人們。

(四) 出名的天伽舞。

(五) 於歡騰的祭日排着隊舁獻供物的小姐們。




# 不期之寶

周時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中，獻之厲王，以爲詐，刖其左足，武王時復獻之，又以爲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抱璞哭，王使玉人琢之，果得寶焉，名和氏璧，相傳爲國寶，其後趙得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藺相如曰，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願完璧歸趙，相如既入秦，秦王得璧，無意償趙城，相如乃詐復取璧，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據考和氏璧得之，可以有天下，蓋爲中國史中，懸稱之傳國寶也。然於當時卞和得之，實爲「不期之寶」。

世界的事，往往在不期許有的時候，忽然來到，不幸的事固然有，但是吉福的事也未必無，尋幾個例子以資證明：

昔日，瓦特幼年時，在看着火爐子，燒水的時候，發見壺蓋子被沸汽冲的響動，因爲尋得了這個汽力的原理，就造出汽機來，這眞是「不期之寶」，值得喜出望外，無怪其發奮忘食，終於成功。

朗根是電學專家，在他研究電機的一剎那，忽然發現一種光線是X形，其功用可以透視人身的骨架，所以今人稱之曰：「朗根光」或「X光」就是紀念他的意外收獲得了「不期之寶」。現代醫學上「X光」佔重要地位，因爲他的「不期之寶」而開一新紀元。

這種科學上的發明，往往是由一點經驗，推而光大，就成爲現代的需要，成爲今日稀世之寶。在中國古代的發也是一樣的情形，就如中國農民的種種天時地利的經驗，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意中得到的一知半解，可就成了後日的鐵則，所以「不期之寶」是人類變化的一大幫助。本來宇宙間充滿「至寶」，眼光所能看到固然很多，但是眼睛所不能看見的，不知有多少呢！這是隨着人的知能與經驗，漸漸發現了宇宙間的寶庫，類如今日的無線電，飛機，潛艇，多半在起初是極小的一點「不期之寶」，而至於發揚光大起來，故吾人對於「不期之寶」，要盡力發揮，不要懷抱不售，私爲己有，這樣世界進化，日新而月異！

現在擴大這個題旨，研究什麼是「寶」，在什麼情形之下，算爲「不期之寶」，並對於不期之寶如何「應用」，本本源源的敘述於次：

上邊所論，大半是對於科學上的觀點「不期之寶」的成功，加以闡明，至於何爲「寶」的問題，應首先加以解說：比喩說，中國書上所說：「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又陽貨諷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這兩樣寶是無形的寶，「一爲善」「一爲才」善爲寶，可以救社會，救國家，中國的五倫八德，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均屬此類「寶」。至於才爲寶，可以濟萬事，治國家，今中日相提攜，是得到至善之友，並且得到盟邦的技術人才，此非中國獲得「不期之寶」歟？

次則所謂有形的寶，類如傳國之寶，各國均有，尤其古老國家，國寶之多，更僕難數，如中國古代文物典型，珍寶玉器，書籍字畫，金石彫刻，藝術文學等，以爲「寶」貴之物，國家珍藏視爲「至寶」，一國之文明胥賴於茲。中國今後文化復興，東方文明的發揚，又是中國把已失的寶，在不期中而復得。

又次，則爲「利益」之寶，一人之生存，須知利益爲扶持，一國之興衰亦以利益享受之多寡以爲斷，苟一人之利益已失，即不成爲人，一國之利益失，即亦不得稱之爲國，理極明顯，比喩最近，盟邦日本，把中國四億人民所渴望之租界問題，予以返還，更將中國人民痛心疾首之領事裁判權予以撤廢，在中國一方在夢想不到時候忽然得到國家領土完整的幸福，多年在英美鐵蹄下踐踏蹂躪的情形一掃而光，這眞是如獲珍寶，不期而至。值得吾人祝福與感激的，但吾人亦不可因爲得之易而不在意，或以爲天下便宜事不能如此得來而不輕信，這是何等感激，何等自勵，這個例子，正是本文的中心要點，要知道利益之寶，較任何寶都值得重視，這是人類與國家的生命泉源，矧則立國三要素尤以主權爲重要，利益之所在，主權隨之，主權喪失利益棄自，此吾人宜將此「不期之寶」，珍貴保守，知保守的工夫，更比獲得的工夫更要緊。

最後，所謂寶者，固在於寶之本身，是否俱有寶的價值，然又在於看寶的人的觀念，究竟視之爲寶與否，在客觀方面，算爲寶，但在主觀方面，雖爲寶而不以其爲寶，亦無可如何。拿珍珠丟給豬狗，非但不以爲貴重，反而踐踏珍珠寶物。故寶與非寶在各個人視之，又在於其人究竟識寶否？以爲寶之價值高低標準，又某一物在此處爲寶，而在彼處則不爲寶，在此一時爲寶，在彼一時則不爲寶，是寶之爲物，因時間與空間而又異其貴賤，究其總結，「眞寶」之爲物，不以時間與空間，主觀與客觀而稍易其性質，此之所謂眞寶是。如前之所謂，善，才，文化，利益俱爲眞寶，中國在百年以來把一切寶物均爲英美帝國資本主義者所毀壞攫奪，而不知價值連城，顯堪重視，晚近又經蔣逆介石把中國古物文化以及白銀礦山權利等出賣於英美，是把中國國魂散失無遺，致中國至次殖民地地位，殊堪痛心，今國府參戰與英美淸算舊賬，到底結束百年來中國售「寶」的總賬，經友邦日本之大乘見地的武道精神，由英美手中奪回，而今更無償交還中國，天下便宜事，無過於此，這眞算是「不期之寶」。

在另一方面，我人當知凡一物件：「得之易，失之亦易」，亦即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在這種習慣之下，當注意及之，當知中國得之難易，「不期之寶」，但在盟邦日本方面，已有七十餘年來的經營籌劃，犧牲無數精銳鐵血健兒，始換來如此光榮的赫赫戰果，由此得到至寶即：「東亞歸還東亞人」中國因與盟邦日本同生共死，感動友邦的熱烈扶翼，始把一切寶物交還中國，使中國恢復本來的面目，這是何等偉大的舉動呢？所以中國國民今後惟有將「不期之寶」善爲寶存，並奮起參戰，奪取最後的勝利，則南洋物資珍寶悉爲我用，東亞共榮圈的一切寶藏，均由我中日及全亞民族共享受之，「不期之寶」尚待努力尋獲，意外之成功，更使吾人欣慰不止！

徐日章

# 農民生活指導之研究

## ——革新生活須注意最大多數農民 總動員全國學生實行啓發工作——

張騰霄

### 一　已往新生活運動的缺點

民國十八年不佞曾作『農民生活指導』，和『告青年學生書』等文，主要的意思是：欲救中國，還須中國人民自救。人民如欲自救，須先養成『意識的生活』，使生活的全部，同受意識的領導。欲使人民養成意識的生活只靠正則的學校教育，是緩不濟急，而且不能普及的。茲爲權宜，有效之計，應責成全國有知識的青年，利用假期，和各種接近農民的機會，對一般人民負起實際的指導工作。這樣必能在短期之內深入民間，比較設立幾萬所民衆學校，增加幾百萬鄉村教師，還要更普遍而迅速。

這種主張在當時很得識者贊許，因又草成農民生活指導綱要若干條，其中多是針對時弊，眼前最需要的重要事項因爲其時黨府亦有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推行，而新生活運動的大本營，只是城市中坐在紗籠裡面高談理想的精神先生。至於窮鄉僻壤中短衣出汗的大多數農民，依然又被談改革的先生們忘記了誠然，當時新生運動是救國圖存的一種方略，但加入新生運動的門士們，完全是被人看作早在新生活方式中度着新式生活的人們。他們的大本營是城市，幹部人員是精神先生，而這班人又大半是「在美國或法國的兄弟」至於全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村人口，無論什麼時代，都是享受不着二十世紀的科學恩惠的。因此他們始終不敢承認是中國的主人翁，當然不敢忘想參加復興中國的事業。但是，依理論和事實來說，他們總是中國建國的基礎，（也就是中國的邦本）如果他們永久被人忽略了，甚或完全被人忘記了，則這基礎上邊所有的層層建築物，當然沒有鞏固的可能，自亦無庸申明。

所以，已往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後來應時興起的種種運動，無論設想如何美妙，理論如何高超，推行如何盡力，而其實際的效果，也和近數十年中一切革新運動一樣，同歸於最後的慘敗。因此我們進一步的計劃，首先設想到負起推行革新運動的人群或機構，使負領導全體農村人民的責任。

### 二　啓發農民須賴知識青年

無論什麼國家，每當變法革新之始必須有一部分人士，負起「轉移風氣」的責任。能夠負起這種責任的人。必須具備下列三條件：

❶能夠深入民間

❷有時代的認識

❸人數衆多遍及全國各層民衆

曾聽見人說，日本變法維新之初，把這種責任的大部，交給醫生和警察，因爲❶他們既能夠接近各層的民衆，無論新舊貧富貴賤，❷又有時代的知識，足以擔當改革時期的領導責任，❸而且他們的人數衆多，足以普及全國。現在在中國能夠負起推行生活革新運動的人只有青年學生最合條件。因此，我們要借重他們，使其利用各種假期和與人民接近的機會，回到鄉間去，對朝夕相處的親友兄弟鄉人，作實際的啓發工作領導工作。如果能夠把他們本身所具的知識，灌輸給一般村民，則因生活精神的接近，自然是格外易於生效的。全國的青年學生雖無精確的統計數字，但即以人口的千分之幾計算，當亦不下數百萬人了。如果中等以上的學生，在每一個寒暑假之中，人人能作十次以上的演講，則全國農民無異得到了幾百萬教師全國農村無異增加了幾萬所補習學校。依大量概案，全國人民的知識總量，一定有大量的增加。在青年學生的本身，利用休歇的時期，作實際的社會服務，也不失爲有意義的練習。

教育當局應當作一番有系統的實際計劃，把人民必不可缺少的知識材料詳細設計，編纂成適用的教本，印刷成各種的小冊子，在將要放假的當時，由學校負責分發給學生，並且監督他們去到民間宣傳，即在相當的時期，考察其施行成績，我們可以斷定，即在短短的一個暑假期內，也能提高中國農民的必要知識，使其漸具良好公民的資格。試想中國自變法革新以來，直到今日，在整整的四五十年中，如果能對民衆實行這種啓發領導工作，則中國的人文程度，國家的實力，國際的地位，尙何至於如此低劣呢。

### 三　藉意識的努力改善生活

人類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人類生活的嚮導，就是圓滿的生活。我們雖沒有充足的理由說，只有人類的生活是爲求圓滿優美，而其他的動物則否，因爲一切生物都有向圓滿優美的生活而前進的趨勢。不過爲說明的方便計，我們可以說，人類生活中，所具有的意識的成分，實較其他生物爲多。所以人類在趨於圓滿優美的生活途中，所用的意識的努力，亦較其他一般生物爲多罷了。人類的生活中，凡是無意識的生活，都是一般生物的生活，當與一般生物立於同一水平線上。至於人類之所以能超出生物界，而成爲人的生活，則完全以意識的努力爲要件。質言之，即人類的生活中，其有意識的努力者，才足稱爲眞正的人生。

意識的努力既是人類生活的特色，人類欲達到圓滿優美的生活，首先應當增加意識的努力，至少應當以意識指導其生活，人類進步的象徵，即在意識成分的多少。賢愚，老少，文野的差別，也完全在此。中國人在世界人類中，雖不能算是最文明或最野蠻的民族，但細加考察，則中國一般人民的生活與行爲實在欠缺意識的努力。他們多在傳統的習慣中度着生活，尤其是農村的人民，所賴以維持其生活行爲的，幾乎盡受傳說，迷信，或種種「鼓兒詞」的束縛，其中絕少意識的成分與努力。

總而言之，中國農村人民的生活多有是盲目的，因襲的，固陋的，鼓兒詞支配下的人生罷了，以此等民族，和近代文明的各民族，角勝負，競存亡，不待相見於疆場之上，而其生死存亡之數早已判定了，所以近代的一切救國論，一切建設計劃，如果不先從建設人民的意識生活着手，都是白費，都是空談。

### 四　人無貧富都需要生活的指導

一般救國論者，往往以農民困窮，

難求圓滿優美的生活爲[...]而敎」的理論，這種說法本[...]可非難的，不過著者以爲，[...]業，雖然以物質爲基礎，獨[...]識方面，有時並不盡然。因爲[...]生活不一定比貧人的生活更有意[...]一定更爲優美，不一定更有價值。並[...]富人的生活，除物質的享樂外，反比貧人的生活，更缺乏奮鬭，更缺乏高尙優美的精神，大抵富人的生活，因爲缺乏意識的努力，而降爲生物的生活，距離眞正人的生活，反到更遠了。嚴格的說，貧人的生活，除物質享樂不如富人外，若能得到相當的指導，以增加其意義的努力，則更容易實現眞正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不過，富人與貧人的意識努力相等時，富人的生活比較容易達到圓滿優美罷了。所以既富而敎，雖然

---

**荷印之礦產業**

荷印之物資豐富，早爲舉世共知，而尤以各礦爲最，但各礦業資本，大數多操諸荷英兩國，其次爲美國，據一九三〇年之統計，全荷印礦業方面之投資總額。不過六億基達爾，若以國別區分則可列表如左：

（單位百萬基爾達）

| 國別 | 投資 |
| --- | --- |
| 荷蘭 | 三〇〇 |
| 英國 | 一二〇 |
| 美國 | 一一〇 |
| 中國日本 | 一〇 |

就上表觀察，可知外資中除荷蘭本國以外，英美佔絕對優勢，而中國與日本之投資爲數極微也，但由於此次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日軍之越定南方作戰，荷印之資源已悉入日軍掌握，至此荷印之自豪與英美之企圖均已成爲過去矣

是正則的理論，但實踐行爲的指導，較之富厚的期求，尤爲先務之急，自亦不待明言。

現在中國的大病在『窮』，而一般較爲富有的人，其生活之欠缺指導，還較貧人爲甚。現在的富人不是積集資財就是驕奢淫佚。他們都度不著合理的生活享受不潔的飲食，不衛生的居處，不合全體福利主義的社交。生活的指導對一般農民，比較對一般富人還容易。比如正當的謀生方法，處世對人的道理，正直廉潔種種美德，衛生清潔等等事項正因爲他們的經濟不充裕，而其需要指導的地方愈多，至於實行起來，也比較富人爲易。從來窮人都是難與爲善的，耶蘇基督的比喻，『駱駝能穿過針孔』則富人能升入天國』，眞是至當之論。

總之，無論人民的經濟狀況如何，一般人的生活都是急需指導的。

## 五 已往教育違敗實際生活

有人以爲，教育普及之後，則生活不待指導，自能逐漸圓滿優美，但著者以爲，現在的教育固然談不到普及，即使有普及之一日，而人生自人生，教育自教育。人生一日不可間斷，而眞正人生的實現，是刻不容緩的事實，若待教育普及，眞是俟河之淸，其何有極了。雖然說，生活的美滿，有待於教育的發成，但正則的學校教育，在已往的三十年中，對於民生的教導工作，似乎沒有什麼成績的顯現。而指導民生的特殊教育，在政府當局早應改弦更張，另有施設了。現在政府方面既然還沒有積極的建設，則在知識界的人士，亦應早有特殊的貢獻。所以，爲現階段的政府施策計，爲推行革新運動計，一般知識界的青年學子們，理應負起推動國民——尤其農民的神經義務。

再進一步說，現在的學校教育，距離人生教育既然還遠，並且少數受過教育的人，反因個人曾受教育，而自外於普通人民，亦且不適宜於常態的人類生活，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即離社會已經較不受教育的人爲遠，受中等教育的人，對於社會生活，更現出格格不相入的情形，若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則益與社會生活不相爲謀了。總之，是教育超過社會，學生超過人生。所以現在要改造社會，改良人民的生活，須有權宜的緊急的特殊方略。只靠正則教育是緩急不能相濟的。

## 六 農民生活指導標準

農民生活的指導，應以健全的理論爲根據，第一，須要注意的就是「團體生活」，已往的中國農民，過於散漫無紀，因此不能發揮力量，因此不能執行公共事務。現在要發揮國民總力，完成[illegible]體制，然使一般農民熟習團體生活的規律，自動的參加活動不可。新民會發揮其國民組織指導體的任務，使國民入於組織網，實在是最好的辦法之一。

第二，對於農民衣食住行思各項的指導工作，應一本誠懇領勸去推行，才能適合中國國情。但是談到具體的問題如飲食的滋養衛生等事，亦須依照科學的觀點，妥爲分析指導。至於社交的關係，與人對人的種種行事，亦應根據全體福利主義，加以切實的領導，使民衆均爲大衆福利而努力，以期合於時代的要求。

著者不在這裡作什麼大綱，更不必制作什麼細目，只把縉紳先生們所容易忽略的幾件事，提省一番罷了。但無論提倡什麼學說，或定什麼施行方略，總須先尋求其推行和制裁的機構，在古代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元老院的議員，有檢查人民生計的職權，如果人民有謀生不利，或蕩檢逾行的，元老都有處罰的權力，蓋元老即系人民的父兄，父兄對於子弟當然有稽核和制裁的權能，中國古代鄉官有三老游徼的設置，三老以年高有德者充之，對於鄉里子弟，負有導之以德，和督察訓誨的權力或義務。

現在推行生活革新運動，如以全國青年學生負起指導之，即以農村首長及鄉閭之長，負起監督制裁之任亦可，著者會有村長制度研究一文，及模範農村建設等文，詳述其事，茲不具贅。

（完）

# 給物資物價處委會的小意見

張淳

自資金凍結以迄前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在華北，也可以說是在整個中國，便發生兩種不可諱言的事實，第一是物價日趨上漲，第二便是物資感到異常缺乏。於是貧富各層階級交受其影響富者既無物可購，而貧者又無力可購。此種現象，尤以最近數月以來，更爲顯著。如長此以往，其影響於民生，影響於治安，亦實爲不容諱言者。華北當局有鑒於此，故於最近毅然成立物資物價處理委員會。

華北當局如此關懷民瘼，企圖於此萬難中而安定民生，其用意良善，固不待言，然以對於華北當局此次措置結果究能否能達到一般人所期望之境地，實亦爲吾人所最關切者，因既爲吾人所關切，故在物資物價處理委員會成立伊始不揣冒昧，聊以所知，供獻於該委員會

過去，半年來華北對於物資物價統制工作，自然已會有極大的努力，不過此種努力結果，雖亦會使物價得到短期間的平穩，然而最終不免發生前功棄者則因爲過去物資未能實行全面統制，此爲過去對於物資對策最失策之處，過去所統制都僅限於某幾個都市，或某幾個地區，這種結果，遂致發生下述兩種弊端：

一，物資發生偏頗之弊，因爲某地對於物資如加以統制，則物資價格一定要較無統制地區爲低，因其價格低落故一般商人爲獲得厚利起見，遂不免將被統制地區之物資，運往無統制地區而將售，這樣在被統制地區與無統制地區俱發生兩種相反的弊端，第一在統制地區是物資益感缺之，第二在無統制地區，則物資過剩，在物資缺之，自然要使統制困難，但在物資過剩，亦適足使統制上發生困難，因此過去統制工作，遂不能十分奏效。

二，商人在統制下猶可施其暴利伎倆，商人施其暴利伎倆，第一已如上段所述，第二雖然無機會將物品運到無統制地區，但暗盤交易，不肯按定價售貨之風，遂不免大熾暗盤交易，則促成市面上無物可買現象，而不按定價出售，於是則又促成到處暴利現象。統制物資本爲抑制物價，調劑物資而最後結果，適得其反，此不獨有違統制之本意，而影響於社會經濟亦良非淺鮮！

因有上述兩種弊端，故對於此次對於物資物價處成立伊始之一點意見，即在一改此種弊端，如此則統制前途亦實賴之。

不過，如僅能一改上述弊端，吾人猶有認爲不滿足處，但將如何始能使統制的效果更爲圓滿，作者認爲尙有下述幾點：

第一：對行政人員須加以相當訓練因爲關於物價物資之統制，在中國尙爲創辦，同時即因爲是創辦，所以對於此種工作，在開始時即不免要感到茫無所從。以其對工作既不知如何着手，所以我們也可推想出來，此種統制工作之結果如何，因此對於統制工作人員必須加以訓練，或選擇其對統制工作稍有經驗者。至於對統制上將發生怎樣效果，大致則有下述幾項：

1，增加統制行政的效能。

2，能洞悉統制上，對於民衆之利弊各點，而得漸次改善統制上所發生之弊點。

3，能改善在統制過程中所發現之諸般弊點，則對於民生上亦有莫大幫助

第二：統制人員須採用廉潔自好者如第一項如認爲有困難，不能採用時，則採用人員時，必須選其廉潔自明之士如此雖無如何宏富經驗，但明其能廉潔自好，則統制前途亦可有莫大期待，不然稍一不愼，姑無論統制之利弊如何，即假設統制是絕對於民生有百利而無一弊，但恐亦不免將因此而百弊叢生，當此華北政治一切力求刷新之下，在當局固不能對於此有關民生之統制工作，稍加忽視，而使有此種現象發生，但爲償統制能發生更大的效果，故不憚再三言之，此亦「責備賢者」之意也。

第三：統制工作務須積極推行，一免過去官廳因循之積習，在過去官廳的因循積習，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實。此種不良習慣，如專爲敷衍公事，或尙無不可，但如從事物價物資統制工作則不可。如仍一味不改因循，結果則將有以下幾種弊端發生：

1，統制工作等於具文。

2，統制工作不惟無補於民生，亦足有害於民生。

3，本爲統制物資物價，結果物價或將益漲，物資亦或將益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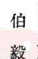
上述一點意見，自然也是一種極平常的建議，但如能稍加採納，則亦未始無補於統制前途。

（完）



# 國人應對「還界」的認識

張伯毅



近一月來，足以使世界震驚，並令我國國民欣喜不置者，乃友邦日本，毅然撤廢在我國之治外法權，並返還各商埠之租界也。

自兩個月前，日方允諾我方對返界協議後，三月四日上午十一時，中日兩方委員。在南京外交部寧遠樓，舉行返還日本專管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交涉此第一次歷史的協議舉行之後，將於若干次詳細議定之下，於國府還都之三月三十日實行其意義重大，關係東亞前途之交還租界與撤廢治外法權之事實。

當四日舉行第一次協議之即席，日本主任委員重光大使，曾致如下之詞曰「……日華兩國，密切協力，完遂共同戰爭，實現東亞復興建設大業，以確立世界和平基礎者，在日華兩國間，曾堅決誓約，在上述精神中，立於共同戰線上之兩國委員，爲發揮協力親善精神相會一堂，相信殊饒有意義也，中國多年來之宿望，現今將達實現之地步，是因華方努力所致，而日本能以協助達成該宿望之第一步，實衷心引爲欣快也」，言詞之中已表明日本對於我國多年來極端希望之事，毅然使之實現之重大原因實因我國已與日本立於共同戰線之上，此種意味深長之言詞，吾人實不可不加以尋味者。

按我國國內在主權上受不平等之待遇者，厥惟有租界地及有治外法權，此種不平等之賜予，一方固爲英美始作俑者，然一方仍爲我國自身之不能振作，遂使國家主權，在實際上與歷史上均留有不可磨滅之點，我國國民與政府，雖事後會不斷努力，謀所以解除之道，然終因本身力量，尚未健全，致亦無法顧及矣，但國人心目中，則未嘗稍忘其事可以斷言，誠以自身之一切既未達到相當地步，自亦無此勇氣可賈，故在今日友邦毅然決然，對我國實行返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時，應衷心發生一種新的覺悟，與新認識，如此，始不致辜負友邦日本對我之誠意，與我對東亞之責任也。

第一點吾人應澈底認識者，乃日本返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雖蒙重光大使與以是「中國方面之努力」，然吾人則不應即自居爲本身已有收回租界與治外法權之力量，蓋事實上我國爲戰後餘生，有何力量之可言，重光大使之言中國努力者，係指我國在大東亞戰爭中已做到最初一步之表示，亦即日本對我國之參戰，認爲已可以視中國爲友，在友誼習慣上，須互致尊敬，更須互親互近耳，以消極見地，尊重中國主權，並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目的，使中日兩國關係上，切實做到親善地步，乃決定返還租界，並撤廢治外法權。

至於我國國民，則當於此次事件上立即覺悟日本對我國之眞意，而負起東亞一翼之中國曾任此種責任，以種種關係，本屬東亞民族應有者，然當日本對我返還租界與撤消治外法權後，更應一掃過去懷疑之態度，而實地爲東亞民族盡其最大之努力，相信努力爭大東亞戰爭勝利之後，則中國所得者，恐不僅日本之返還租界與撤廢治外法權之權利而已也！

且也，日本對我返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係在對中國政策轉變：同時，由於此點，吾人應澈底明瞭日本對我之期望又爲如何矣，回億各國最初，必欲在我國國內另闢租界，必欲在我主權上另立領事裁判權者，其原因純爲我國政治不良，設備欠善，及法律尚未完備也當時情形，亦的確如此，現在日本既已返還租界並撤廢治外法權矣，吾人應返觀我國今日之政治如何，法律如何，較之百年前固無論矣，較之現在日本又係如何，吾人既承日本之善意，得以收回租界，並獲得治外法權則吾人從今以後當如何努力我國政治之改進，與法律之修正，尤其對於友邦僑居我國之人士，應如何謀其義務與責任之自覺，必使中日兩國人民，在精神上愈益親善與團結庶可使一切事業得其發展與成功，則俾不辱日本對我之期望，並不負我對日本之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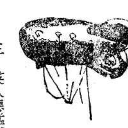
吾人倘再回億，自入民國以來，國人對於租界之收回，及治外法權之撤廢會議過如何之努力，尤其在華府會議席上，中國代表，曾奔走呼號至如何地步但其結果，可謂數十年如一日，蓋始終皆受英美帝國之阻撓，而毫無所獲也，當其時吾人雖憤慨不已，然實際又無何法可以實現此種宿望，只有根據各國所執之理由，以自求進步，各國所執之理由唯何，乃我國內政不良與法律不完備而已，實則以最近英美對重慶政權，繼中日協議之後，突言市惠而言，英美對其已失卻名實兩面之租界，尚不肯忍痛割愛，則其重視租界之性質至如何程度 可以想像矣，夫英美之所以如此重視租界之存在，豈僅以其爲被租用之一塊土地，抑以其果爲各該國人民之棲泊處所耶？曰，皆非也，英美帝國主義之所以重視中國租界之存在，決非僅以其爲既得權利而不肯犧牲，實際完全因租界之存在，彼等可以利用其特殊之權利，以爲侵略我國之根據地耳，即以天津之英租界而言，事變之後，該界內種種擾亂金融，囤集貨物之罪惡，何止千萬，顯然以租界爲根據，以謀經濟侵略之實施，至於以租界爲中心進行其他各種侵略者更所在多有，此種情形，在存心不善之英美視之，實以租界爲永無歸還之理者，至對中國之因有租界存在，在主權上與領土上皆爲不完整之點，則不獨熟視無睹，並認爲事屬當然，其情其理，均使吾人衷心難忘者，然於此亦足以證明外國在我國之租界的歸還與治外法權之撤廢，實爲不易達到目的之事可知，亦即中國如欲達到目的，非自謀本身有相當力量後，始可稍稍談及也

故由各國對租界之用意，而反映友邦，則知日本在我國之租界，四十餘年來情形迥然不同，殆全爲中國人所設備者，不過，日本租界在防備英美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對中國在東亞之地位上，其重要性實較英美之有租界爲尤大，是以此次交還租界，吾人既不可以爲得之過易，而忽略其意義，更不可等閒視之以助長英美帝國主義者之譏評也，

日本交還在華租界，並撤廢治外法權之消息，傳到華北以後，街頭巷尾，雖皆以此爲資料，而高談闊論，以表示其感激之情緒。然多爲不十分澈底者，三月二十五日，雙方簽字之時街頭曾有中日人士各一人，對此事互詢感想，日人首先致慶賀之詞，繼謂，「日本政府，因道義的立場，與親善的表現，已於今日與貴國政府簽定返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矣，當此之時，我中日兩國人民，應如何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以共同邁赴大東亞戰爭？故在日本政府實行歸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後，日本人士所特別關心者，乃爲中國人民對於此事之見地，與今後之心理，願閣下以中國人之資格，與余一談可乎」。

該中國人立即整肅面色，並舉手與其日本友人爲禮，而言曰：「敝人不敢自稱可以代表全體中國人，但相信至少可以稱爲代表一小部份中國人民之意見好在我二人係私人友誼關係而談論，並非何種場合，可以負任何發言責任，悉意以爲日本政府此次之交還在華專管租界，並撤廢治外法權，乃爲日本對中國眞面目全面之揭開，其結果，或其影響如何，敝人只須舉一事即可獲得結論吾人即以共匪而言，八路軍之所以日漸猖獗者，其主要原因，完全爲無智人民，受共黨之煽惑，以日本對中國決非善意爲詞，而以抗日爲題，愚民感於邪說，遂使共匪愈來愈多。今後日本對中國之眞面目既完全露出，則共黨之宣傳自然難生效力，且亦無題可藉矣，一般愚民，既深深感到日本係爲救中國而來，並非爲亡中國而來，則必自動懺悔自行來歸，行見共匪將不攻自滅，不剿自潰，蓋古人有三分政治七分軍事之說，今則乃爲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即可以安中國。並促中國走上復興之途，其力量之大如此」。

誠然，倘我國人皆作如是觀，皆作如是想，則中國復興，東亞前途，當將以日本歸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爲契機，而開燦爛之花矣！願與國人共勉之。完



# 印度之獨立運動觀（下）

楊孝蒼

## 三　英人應猛省並懺悔者

　在分別詳說我們已爭獨立自由了的大東亞人，須急速取得印人的同情，從軍事，政治，文化，經濟諸方面入手以援助印度獨立運動之諸方面的順序，但由和途徑以前，還應得在先警告：印度的侵略者英吉利國人，應該速速猛省並懺悔其已往對印人所作之惡業，而馬上放下屠刀者，印度國民之應徹悟而特加努力者：上節中所要的大概都說到了。其他，如印度教之四階級之弊病。印度內歐化買利商人對於其鄰族阿隣密爾何等人民之剝削。以及全印人中，倘不幸，倘有懷疑於東亞新秩序共榮圈之建設和結成一事，或誤認驅逐英美惡勢力者之所為非本於東方王道精神而闘於侵略主義者等。凡此諸點為印度獨立運動成功計，凡屬印度國民亦確應急速徹底覺悟的，因此諸點，無不是為完成印度獨立運動的印度本身力量之大發揮上或所謂一致團結上的大妨害者。這些為印人應速急覺悟之點，在如左的警告敵人詞中，也許比較因使印人更易從反覆中清醒過來。且來警告英吉利和新秩序的公敵：實在，二三百年來，爾英吉利人在印度所作的惡業，實可以堆山塡海了！陰毒險狠固然已達到極點！可是，有些粉飾，爾英人雖洋洋得意自稱傑作，且自謂極合乎新科學的理法（原理，法則）與藝術化的意味。然而要另用一副眼光看，那些爾等自認為已合乎新科學與藝術的粉飾，卻有的是令人大不滿意之所在！

　那些粉飾，是些什麼粉飾呢？要而言之，二三百年來，爾英人酷貪印度之天富，開始用經濟侵略，繼葡萄牙荷蘭之後設東印度公司，通商。緊接着下去是武力或暴力侵略帶政治侵略。如東印度公司的書記克來武及哈斯丁等一七五七年之征服孟加拉州，廢王（斯拉加達拉）立王（賈阿加爾爾，斯拉加達拉王之舊司令被克來武等利用而造成傀儡政權）。迭速征服數百土侯而餵養之。以為零落的傀儡「蒙古莫臥兒帝國」，設法壓迫回教徒，偏袒印度教徒，及印度教徒得勢而反英，爾英人又復懷柔回教徒。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七七年，藉所謂「迷信的印度兵之叛亂」及其討平為題甘脆把印度全土置於大不列顛帝國統治權之下，凡此都可謂是爾英人對印度幾百年來，武力侵略帶政治侵略。有了經濟侵略，暴力或武力侵略帶政治侵略，其侵略當然仍未滿足，更接着深進一層是最毒辣的亡國滅種的文化侵略，據德國人牛津大學名教授馬克斯姆友拉說，他根據官廳文書及宣教師的報告，爾英國佔領前的孟加拉人民共有八萬個學校，平均每四百居民有一學校。而一八五三年，赫布爾特證明：往昔的印度學校制度在爾英國支配下亡去。近來爾英國勞動黨魁梁姆吉麥克唐納兒說：英國政府，對全印度教育經費之預算，爲實支一百五十萬鎊，而二百萬人口的小巴羅達王國，倘支出教育費六十萬鎊至一百萬鎊。……故英領印度男子有百分之九十，女子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文盲。——這一層足足顯示了爾英人對於印度之文化侵略的毒辣。簡直的是滅絕印度人的文化了。

　籠統地說：爾英國人二三百年來是實實在在厲行消滅印度國的民族，仔細考查，爾等中間或也有一二個一時天良偶然發現的，這些人說出來的話，那當然是有八九成可靠的。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爾英代議士希克斯，在下院所說明的關於印度人民居住的狀態，大意，不外是：漱隘，骯髒，擁擠亂雜不堪等情形，釀成瘧疾，霍亂，結核，百斯篤等等傳染病，非常之容易的情形。大東亞鬥士！我們要是想像彼英國宰制下的三四萬萬印度平民的居住狀態之惡劣時，拿北京天橋兒，天津三不管兒以及似此的地方一比合，大概就可以想見了。其實，據希克斯的詳說，天橋兒等類的民居，還遠在印度的平民化屋宇之上哩。於此我們只看，同上年十二月二日彼英代議士維爾在下院所說的，便知道確比論之屬實。維爾說：「印度勞質每月為十四先令，婦人……十先令半以下。數年前，據醫師方面向農業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有五百萬至六百萬人死了這些死了的人，卻都是倘若加以適當的療養滿可以醫好的病。……因為貧眼不足，勞動者負有多量的債。為了維持身心，他們不得不借非常高利的甚至到七成五的錢，或二十成利（即兩倍於本）的押當。時常把他們成年收入的錢都還了債了，這些愚昧不幸的數百萬人，成了資本的奴隸。」可嘆！這種慘情之在印度，卻是繼長增高啊！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爵克斯代議士又在彼英下院裡說：「數千的印度女人在鑛山的地下工作着。年年有二十萬女人死在產褥上。——幾年間，沒吃得一頓飽的人，在印度不下五千萬人。——」繼着時代再數一下！雖然是很可駭也顧不得：如上述的印民的衣食住那樣的『破舊』，當然是招病取亡的天然原因或定律。所以結果常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印度總督彼英人哈里法克斯等說的：直到現在，印度流行着癩病，霍亂，天然痘，百斯篤，赤白痢……擴充到……各處了一切病疫的流行，也跟着廣播着。患霍亂而死的，一年不下數十萬。……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在流行性感冒猖獗的時候，其死亡額，竟從一千二百萬人到一千三百萬人……」。再數上去一九二五年，邦貝知事彼英威爾遜夫人說：「邦貝的小兒死亡率，千人中增加了六六六人。」又據她的家庭醫生說：「在邦貝工場工作的母親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拿鴉片給孩子們吃。」這算是把印度小兒死亡率增加的原因之一，另找出來加上去了。——總上算是爾英國對印民的壓搾！提到『鴉片』，同時可以聯想到『官賊兒火酒』。並揭鴉片和官賊兒火酒時，這就該姻想起本節開頭說的：「爾等那些英國人自以為極合乎科學理法的對待印度民族之傑作的粉飾了。」幾百年來，爾英人對待印度民族的法寶，不論天理不天理，人道不人道，要之其法寶，是歷歷可數的：海賊浪人衝上印度陸地，開設公司的買賣洋貨：是第一步。為擴充公司的買賣，所謂『獲利上再加獲利』由是想到了：「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而官怕洋人」的邏輯之奧妙由是像克來武等就先掏出點飄餘利給來化化，買動印度小諸侯或土侯王及其管下的嘍伍顯員。以此利誘使之倒戈升級而倒戈者一成功自然便是『門生天子』了。照此如法一泡製，一年一年地晉及於印度，本『勝利上更求勝利，王國之上更加王國』的妙律，二三百年來，爾英人在印度準此而作的，無非為獲得印度財富計，而務登峯造極地完全使印度的老百姓都怕死了爾英國洋人，而已。為此，所以在爾英完全掌奪了印度的主權及統治權而任意發揮政治權力時當然就可以隨意壓榨宰割了。實行宰割壓搾時，假如有叫痛而狂亂的，又就利用「畏死」的懦弱心理原則——法則：這也是科學的——用機關槍掃射，對一群群亂叫痛的印度民衆，乃至用飛機扔下開花彈燃燒彈等。再有一種名叫『轟飛』的，意思是：把亂叫痛的印度犯人，倒懸於空中而對着大砲之口，讓大砲口裡出來的子彈藥，把罪惡之屍如落紅一般地飄散在空中，使觀衆看了好縮頸咋舌。這可謂利用『畏死』的心理原則，已達極點了。誰想到懦弱的印民在爾英人越利用『畏死』之心理原則而更『幸災樂禍』地多多給予他們以痛苦時，不知怎的，他們卻亦越發叫痛而狂亂起來？據說，已成為全印度的國民運動，迄今前二年投獄者已達三十萬人，而被槍殺炸斃及處死刑者各以數萬計。然而二年以來的今日，甘地第七次絕食

專中，各地印民蜂起呼號營救之運動，如風猛火烈！也許大抵因此，當時爾英人中就有認爲：『歸射』『轟飛』等，未免『實大聲宏』之弊，『聲』學是屬於『物理學』的，這物理學的『聲』，許發出來時也驚動其他尙且不相干的人了。而且發聲的原動力，『化學』作用的彈藥的變化，要用之於三萬萬印民，又未免太費了！因此就想有些人提倡：雖不必全改而也應改爲多用純『化學』的方法，使印人受壓榨宰割時不知痛或痛而不必叫不能叫。這所謂純『化學』的當然是說：那不附帶發聲人之『聲』——『物理學』的——純粹化學變化。爾等提倡者，且以爲改加用此純『化學』方法，其對付印人的效果，比單用『歸射』『轟飛』的，還要來得大。——這純『化學』作用物爲何？就是上面提過的鴉片和富賊兒火酒。

果然，在爾英人挖空了心設盡了法兒：利誘名獎，威迫，勸勸之下，富賊兒火酒和鴉片，久而久之，確也發生過相當的效果，雖然不是無限的。例如前述的邦貝地方小孩死亡率一時期內就增至千分之六六六，已證釋：其間接之原因，是：母親都被驅迫而工作太忙碌。直接的，是受鴉片之賜不少。再例如自爾英人使印度變爲鴉片產額之世界第一位，又兼爲富賊兒火酒之大推銷場以後而三四萬萬愛好叫痛亂天的印人，僅只用十萬左右的爾英國人川駐印度，便輕易地統治住了個多少年月時日，雖然極其統制之力尙未見得長治久安的河淸海晏。豈但未見得海晏河淸，近且鬧得更壞了！國民會議派領袖聖雄甘地第七次絕食，爲的是：要爾英國在印度的軍政等惡勢力完全撤退。彼爲達此目的，雖死未撓，因此已引起全印人民的騷動和東亞全體的同情。這不顯見得更壞了嗎

其實，爾英人的大謬之點，是祇知其一未知其它！爾們以爲：用富賊兒火酒和鴉片烟代替「歸射」和「轟飛」，就以無形的化學作用代替了有形的人的物理作用：這一來可謂盡宇宙之奧妙的了，你們總以爲：有此絕妙的一來，加上二百年中對印度的暴力壓榨壓取屠辱虐待：……種種侵略宰割之勝利成績，印度民族國家決不會不至於滅亡到底的。然而今日事實卻大出乎爾人意料之外，印度的完全獨立，早已黎明，快要達到「如日中天」了。「如日中天」之勢，怎麼積成的呢？可說是由於爾英人忽略了的另一種：物理學或化學等科學之原則。「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而爾英人一向誤以爲是：『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小』。也許有合乎這『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小』這物理定律的事物在宇宙間，但我們看見過的爾英人對待印度民族的事蹟，確是合乎『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之物理原則的：這已經沒有法子否認了。爾英人對印民的壓力，向來是越來越大即所謂『愈大』，無須乎重述。而在此『愈大』之壓力下的印人甘地七次入獄絕食，不屈！尼赫魯第九次被捕下獄，被釋出獄後，不撓！這是重提。尙有値得青史明標的：國民會議派支派恆嫉馬哈爾巴爾魁，沙維河加，經阿梅達曼及拉丹奇利兩次被禁各十四年合計二十八年之久，出獄後，被推爲該黨總裁，更奮發邁進印度獨立運動。諸如上述以此等等，儘管印度獨立運動黨人之入獄遭害者迄今不下四五十萬，而獨立運動之聲勢卻愈見浩大：這豈不是合乎爾英人所忽略過的：「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之物理定律嗎？理應當然，在這定律下的「物理作用」時，附隨有一種『化學變化』發生：這一層，恐怕更是粗暴頑癡痞寒的爾等英人想見不到的。這種『化學變化』，不用解說，就是：一種「心的大結合」！不知怎的原故？那麼被剝奪得慘無力文化又飢餓疲憊的印人，在萬般欺壓之下，獨立運動聲勢竟一天一天浩大起來而快要爛漫全印度了！——這種「心的大結合」，不也正彷彿一種「化學變化」嗎？卻出乎只懂得富賊兒火酒鴉片等化學變化的爾英人之意料以外。

現今已到了大東亞聖戰之決戰年頭了，爾英國人若是都大明白過來，應該及時如印聖甘地所呼請的，快快把印度全盤交給印人而邀美國偕同退出。也才合乎前年一九四一年八月與美國洋上會議所訂的大西洋憲章的至好精神。何況去年（一九四二年）二月赴印度遊說視察的渝爾，也說過這樣的話，他說的是：「容納印度人的要求，予印度以自治，是最好時候英吉利最聰明的辦法。」確實，事到於今，這辦法，不但是爾英吉利人對印度之最聰明的辦法，而且已是唯一的辦法了。「以德輔此，如明主也。」倘若爾英國人打二百年前就一直以『人類的眼光和同情』待印度人民，結果一定和今日的兩樣得很。可是如上述的二三百年來的惡業大積—以致遭受爾等象徵的印度土藩王侯，今日也多有覺醒的了，陽奉爾英人之「印度須待協力此次大戰」的命令者，據說不到一半是誠實的。且有因參加獨立運動而被逐者，如布拉諾布之亡命到日本，就是—什麼陰謀詭計等行爲手以及科學理法，二三百年來都用盡了。而今日卻是無一印人肯服。爾英人果都大明白一下，明白自家過去對印人的無道暴德之種種，罪惡貫盈，結果才有今日。那末，就應速還予印度人以充分的自治—即獨立自由解放，而邀同美國人永遠退出印度：這不待我人說，確實是今日爾英吉利人之聰明而且唯一的辦法。

唉，「利令智昏」！勢利迷糊了天良已久的英國人，已決不會管什麼是正義邪義叫做忠言的。惟有了上面對頑惡的警語，纔徹底覺悟的印度國民，卻正在繼續努力以求徹底。而吾萬東亞擺脫桎梏的東亞人士，亦正好乘時而起驅掃窮—印度的殘餘惡勢力—英美作滅跡掃除團體逐漸的進攻，猛烈地進攻！

## 四　援助者急應從軍政方面入手

有人說：「印度人現在但有一吧米便能活下去，」這話的含義，是：全印度土民一向來是在饑餓線上下，據最近印度醫務局的調查報告：印民因食物缺乏而患夜盲症的人數，在六百萬人以上印全民人口中，營養不足者佔百分之四十以上，營養極惡劣者佔百分之二十，合以百分之六十除三億九千萬，得二萬萬四五千萬，這許多印民，當然和孟加拉衛生局長貝恩特博士說的孟加拉部分的印民痛苦一般，是：「…因爲食物惡劣，現在他們都沒有生活力。他們的健康，全被這種惡劣的食物破壞了。傳染病發作，沒有一點抵抗力」。這許多印民，又當然和去臘英國曼徹斯特導所論說的：「印度的人民，陷於營養不足，不能維持應有的平均壽數之半數。」這談話，須稍資解釋，據說，自一八八一年以來，印度人的平均壽數，由三十歲降爲二十三歲，而老大英帝國國人的平均壽數，卻由五十而五十五乃至升到五十八，九歲向上了。『三十』才可說能維持對『五十八，九』的『半數』『二十三』，當然已離『半數』很遠的了。何況還有本此等情不難想像而知的：「印度人民以營養不良，對於疫病的抵抗力薄弱。每一度惡疫流行，死亡者輒數百萬人。」而英國爲好在印度吸膏剝髓所礙變的交通之具，據說它的附帶使命，恰又是廣播種種傳染病菌的利器。

要如上說，我們已自由獨立了的東亞門十幾人，今若要慷慨仗義，援助印度獨立運動成功，似乎最緊要的，是：如何從「饑餓，疾病，痛苦和成群的餓殍以死」之中，去救出印度的國民來？不過，且不說當此我們正戰時勞乍艱稍急需之時，無法爲幾萬萬餓饑了的印度間要有那麼大一批救濟物資和款項。即便這一時辦得到，又恐未能如願去施放。尤其，即使又得施放，也決不是合乎正道的根本持久之道，只算是紳士派的假善假仁而已。根本持久之道，是：不但只要一反暴英的榨取經濟政策，而且要大發揚至仁之道和正義之氣的東方唯一的道義精神，去盡心設法援助印度同胞如何「自力更生」，這才是：合乎正義」道的根本持久之道，依照醫的教義這和反正的意思，正彷彿是：「…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說及這一層，我們自然也曾願藥一般印度民衆，如有些爾國紳士一樣，說：「印度人不自惜不講衛生更不講優生，沒有文化教育科學知識不解止殺，迷信太多且深頑固不化，總之印度人是沒法子救濟的，」不過，我們要用這一大套話刺激印度同胞振振他們死裡求生的靈魂精神，也許可以？但倘不幸而竟這一大套紳士話，竟當作我們已經擺脫桎梏的亞人對印度同胞露了同情的援助，那就未免太荒乎其謬了！—姑且不言，印亦是事實，印度國民現在的教育文化太可憐了，因而生活和道民情風俗中遂經濟種種方面，頹萎腐朽的都只能沉在腐敗汚濁裡！這是很淺顯的必然之因果律，可不論。怎見得現今印度國民的文化教育太可憐：…呢？據一九三一年國際調查報告：全印度民衆屬於文盲者有二萬萬六千多萬人，而能寫信者不過二千八百萬餘人，比較合計：文盲占全印人口百分之八，九十。占全世界文盲總數三分之一。不但此也，而且還種太傷心的印民文化教育之可憐情狀，還有繼續之大可能性存在！就因「最近全印度每年的教育經費，共計二億八千萬盧布左右。」這比前引述過的：英代議士麥克唐納兒所稱：一百萬金鎊之全印教育預算，是多是少，可不必計較。但試想，每一個願受教育的印

人，每年沾不到三厘布，且還有「印人會英語的困苦」之制限。諸如此類，還何疑乎：印民的文化敎育之可憐的情狀將必繼續下去呢？

要如上說，印民之難以獨立解放，是由於民多饑餓窮困死亡。而饑餓窮困死亡這一串之來源，又是由於蒙驗愚昧，究之是由於印人近代以來的文化敎育之享受者太可憐。如此說來，豈不又是說：我們已幸獨立自由了的東亞諸人壯士，今若要奮勇爭先去援助印度獨立運動成功，最緊急的先鞭，似乎又是：如何去助印度同胞發展文化敎育了。—仔細思量，實又未必然！一來是因爲一國內的文化敎育事業，除了關於文化學術交流的方面需要他國人參加或協作外，該事業之大部分都得由本國人負責幹，而且以由本國人負責幹爲宜的。二來，因爲一國內的文化敎育事業，辦理的所在，也是除去關於學術文化交流的方面偶爾可以在國外設施外，大部分是必須在本國內設施的。但我們回看二三百年來在英國支配下的印度之文化敎育的狀況，不用再述，已見前引，它古來本有的好的，全被英國人設法使勁給消滅了近代國家都應具有的，無論如何，英國人總是有詞不替印人興辦，間或興辦，也不過爲稍稍掩飾耳目就是了。這其中的奧妙，在前也經說過，無非因爲：英國人最怕印度人民都稍有知識後，在彼壓迫下大家叫喊起痛苦來，會使彼英人統治者適什麼物理學化學的理法用起來都要失去效驗，爲此等故，所以英國人對於印度的文化敎育，制度也，事業也，都把它古的廢除，而新的不提，由此看來，卽便印人的文化敎育之發展，完全可由我們援助者代庖，亦無所從而設施，理由是印地印人尙在懸勢力支配之下，尙何況完全代庖一事，如前所說既不相宜，且辦不到，又由此說來，且不說我們同情的援助者對印度文化敎育宜否完全代庖。卽便要對它醫我們應懸於其文化敎育之責任，也非儘先把印度國民所受的桎梏，幫他們完全去掉不可。老實說。就是：我們現在對於印度國民應緊急援助他們掃除英美支配印度的軍政懸勢力。再簡捷地說：大東亞軍速向在印度盤踞的英美進攻！掃滅！緊接着，協助印人樹立印度獨立的中央政府，實行印度人的完全自治。

## 五　諸方援助應取之途徑

我們援助印度獨立運動，所有從：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入手的順序和必要的理由，大概可以如上節所說的了。現在請略言其應取之途徑，聊供大家採擇之資也罷：首在軍事方面，英國人在印度至今所培養成的印度兵，數目確實多少萬，彼軍機密秘，尙無確實的報告。但是，上次歐戰，據說，印度兵上前線者人數爲一百二十萬，戰殘受傷者達九十萬之多，這算是很勇敢的表現，且不論。而上次大戰，印度已能出一百二十萬之衆，在這次大戰前，英國人在印度一定訓練了更多的兵，這是可想見的。惟據說：英人向來防範印度兵叛亂，所以從來不訓練印度人爲軍官並且重大的新式的兵器，也不敎會印度兵使用。—這些，想當然是可靠的。再者，在這次世界勃發之前後，孫爾，甘地等所領導之印度政黨，對於英國人欺騙政策之復用，卽：印度人若從英國命令，協力參戰，戰後允許印度獨立：：云云者，屢次表示不信而且反對到底！這也是大家所週知的事。—有如上述關於印度軍情現狀可據，那末，我們援助者，從軍事方面入手援助印度獨立，其應取之途徑，本「因印人之所利而利導之」的原則，大家似很容易找着方針的了。

次論政治方面，自克利浦斯對印交涉一再無成，英國近年對印的懷柔政策可謂已大失敗！什麼「依民主主義陣線印度應先助英參戰後始可獨立自治」之說印度國防保留問題，印度憲法協定問題等，都遭了印人的白眼。最後的沒奈何手法，除以殘餘的暴力虛喝嚇號以外也只有無聊的支吾之詞遺笑大家了。例如去年一九四二年二月英帝國政府印度省次官台維西亞在上院所發表的言論，確實另有一種風味！他說：「印度對印度省之獨斷的統治式的總攬大權，認爲是英國的方針：這屬實是錯誤的。英國曾經屢次對印度給予自治的約束。但問題無寧是在於印度方面，就是：究竟把政權交給印度的什麼政派的問題。國民會議派自稱爲代表印度全體。而回敎徒却加以反對，主張將印度分成兩國。除此二大潮派之外，還存在着許多少數的種族。在這個現實之前，究竟應把印度的政權讓給誰呢？——這就是對印度不給予自治的理由。」這一段支吾之辭，雖然是可笑而別具風味的，雖然是只能騙在殘餘的暴力倘會之後的，然而要仔細去一捉摸，却可爲：我們援助者，在從軍事方面入手援助印度獨立之前後而從政治方面入手以援印獨立者應取如何之途徑？這一問題之決定上：大可借鑑的。

又次論及從文化經濟方面入手以援印所應取之途徑：那當然在把英美侵略惡勢力驅逐靜淨之後，以具有高古之文明的民族，看待印度國民，以互蕊共榮爲原則，作種種協力，以便經濟提攜，文化溝通：這雖是一反英人的暴戾行爲，而却是本道義精神之新秩序建設者分內常事。最當注意者，是：怎樣從文化經濟之復興，援助四億久受壓榨而創深痛鉅的印度民衆，自力更生起來：這似乎應該先有相當之籌劃和表示，也算是一種精誠團結必要的手續。實際上我們應如何去援助印度文化敎育經濟諸業之復興，大多是須臨事應變，切實有效自然，却不能因此連帶籌劃及其表示，就不預作，因爲這兩方面的援助籌劃及其表示，在矢賊上，可說是：要比較强有力的。

## 六　結語

前各節所述所擬，有詳有略，大要不外：一，要望印度獨立運動，馬上成功。首須全印度人民更加覺悟和努力，務達到國人精誠團結如一身，如一很康强之身。二，英美尤其英國人，須立卽猛省並懺悔以往在印所造之孽太甚！須知：印度雖然是老大英帝國之命所托，無奈勢已饜智已竭力已竭而印人無一感服者「知止不殆」，「轉機」已顯見不如早「退步」的了！三，不論印人英人如何爲完成新秩序確立共榮圈計，已屆聖戰決戰第二年，我們已幸擺脫英美之桎梏的大東亞人，正應及時，依次從軍事政治諸方面積極入手援助印度獨立，不達目的不止！

（完）

# 英美內訌激化

日本海陸空軍在大東亞戰爭中所獲得的戰果。是極爲偉大的，同時再反過來看一看美英等聯合國陣營又如何呢？他們不但不能自保，而且還是每戰必敗物心兩方面的損失都很嚴重，不特此也在他們共同戰線裡所發生的內訌。也一天比一天深刻化，一天比一天尖銳化，毫無經驗，自命爲天之驕子的美軍方面他們見到英軍的慘敗，便絲毫沒有同情心的來對英軍加以非難，不是這件事屬實不當，便是那件事懦弱無能，可是英國方面也並不是傻瓜，他仍然是離不去那種老猾的劣根性，所以總是想着方法打算把龐大頻發的敗戰因應情勢的責任，轉嫁在美國身上，這樣兩國之間表面上是攜手合作，實際上在暗中却互相軋轢，「同床異夢，貌合神離」這八個字，加在他們身上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在原先的時候，英美聯合國家，覺得自已在世界上，都擁有龐大的陸軍，簡直沒有能和他們相比的，所以不期而然的便在腦中生出自驕自傲的心情，儼然自許爲雄飛海上制覇洋面的海王了，但是自從大東亞戰爭的戰幕揭開以後，這個海王的艦隊，是屢戰屢敗損失慘重，冷森森明鮮鮮的事實，已經證明了他們的無能和老朽，英美所蒙着的紙老虎皮，到了這時，已被揭穿淨盡，使世界上的人們都認清英美究竟不能成爲海王的，他們的悲哀，不用說是很容易想像的，記得大東亞戰發生以後，英美陸軍連戰連敗，不可收拾的時候，其美聯合軍的宣傳部，便高唱「大戰的勝敗，乃是由海上來決定的」這個語調簡直成了他們

英[illegible]

分暴露了[illegible]已感無法[illegible]各國過去對[illegible]同時他們由於[illegible]已變成僵着成[illegible]了現在這種內訌[illegible]



# 世界經濟與木材問題（上）

路 譯

## 序言

世界大戰以來，諸國對木材經濟問題之注意，較諸既往實有更深一層的傾向，例如蘇聯即以木材之提供者而飛躍於世界市場，莫索里尼亦曾有 Mirizia ForESTado 之設置，羅斯福受得爾之暗使於一九三三年於上院提出了關於林業的議案，德國社黨政府，對木材經濟問題，亦實施廣汎的措置，更於一九三九年在柏林設立了 CentuIntur ationaldo SyLvieue Tuse 其他各國亦有同樣施設機關之設置。由此即足窺世界諸國對木材經濟問題，是如何底深切注意。

美國，中國，意大利，匈牙利，德國等國均一齊着手大規模之植林者，乃將一般的經濟問題，由此森林業有所解決的緣故。鄂大瓦會議的議席上，最先的森林問題，雖關乎狹拿大的經濟危機而始，但亦究竟不外乎與世界經濟的動態有關聯。再就是以於德國一九三四年有德國森林總局的創設，並翌年一九三五年，對森林，木材經濟部門之市場管理，完全委之於德國森林總局，完全一變該國舊來之姿態。

如此，在世界對森林，木材經濟問題引如此關心本身，不足為異的。地球上全陸地面積的約四分之一，被森林所遮蔽。事實上森林的面積是超過全農耕地面積的。即使此森林面積之大部分，毫無……乃至僅有經濟的意義，但用材的概數，從其壤量而言，年產約有十五億立方米，與石炭生產量略同，近代化之工業，愈是廣汎的生產「組織化」範以木材而論不只仍維持昔日之用途範圍更而向獲得新用途的途徑上發展，今後亦可望大進展的一種原料，觀測世界經濟的發展，木材經濟與本來的價值相比較，不甚得到重要評價的理由，主要是因以次二則：（一）木材為屬於多種經濟部門的原料，（二）僅不過木材之一部供給于國際世界之交易，按世界經濟事情，乃互以年約一億—一億五千萬立方米之木材作交易而已。

關於木材之供給，木材之加工，交易等等其題目本為不少，其中從世界經濟的立場來觀察，其最緊要的問題，即是「站在世界經濟需要供給的立場來看作為原料之木材生產狀況究屬如何」一問題而已。

## 一 世界森林的現狀

森林決不是一種形狀，乃是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其含有經濟的意義亦因之而異。歐羅巴中部產針葉樹的森林，與熱帶的雨林，溫帶的闊葉林，即是提供不同樣的原料的，在大地上繁生着數千種樹木之中，只其中極少之一部，能供工業上的使用，所以，對世界的森林地域作一大略的分類，實學理解經濟關係之必要的大前題。

植物地理學家布羅克曼，留貝爾，羅布納等，作如次之分類，此分類法是十分利用經濟地理的。即

（1）雨林 雨林是生育在每年之降雨量二千耗至四千耗，每月最低氣溫是攝氏十八度的富蓄著生植物之熱帶們常綠林，其主要分佈地域是中美，北巴西，西阿非利加，印度支那，含新幾內亞島之馬來諸島，此種熱帶的原始林尚未被利用於今日的經濟方面。此種天然密林地域，於十六及十八世紀，是佔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及至施行栽植即喪失此重要的意義，此外尚有以種種過於複雜及交通不便的關係，致僅有東部之法領西非，中美等有大量的木材生產。將來的熱帶雨林，能作為有機原料的最高的生產力的，是期待着居於此熱帶人們的努力的。

（二）月桂樹林，月桂樹林頗似雨林，但不是著生植物，適於濕潤的氣候或溫度略高亦可，但不適於最高溫度與最低，溫度有劇烈的變動，屬於此類之樹林，有北西非，祐羅利大，智利，布答克尼亞海峽殖民地群島，馬德拉，喜望峯諸國，新西蘭島，喜馬拉雅南麓，中國南部，日本等之松柏科植物，這些地域中之月桂樹林之分布狀態，亦是稀薄的。北美之針葉樹的廣汎的利用，於經濟方面是著名的。其他地域之此種針葉樹之利用，亦佔重要的地位。

（三）雨綠林，於乾燥期落葉，如氣候十二分之濕潤時，樹葉則愈事繁茂起來，其分布地域事為隔的多雨量的熱帶，即北緯二〇度至南緯二〇度間之阿非利加，以及印度支那，南美，中美等。

**第一表 地球的山林面積**（以百萬焰為單位）

| 大陸 | 針葉樹林 | 闊葉樹林 溫帶 | 闊葉樹林 乾燥地帶 | 全山林面積 絕對數 | 全山林面積 全世界山林面積中的比率 |
|---|---|---|---|---|---|
| 亞細亞 | 三〇〇 | 三二一 | 二四七 | 八六八 | 二八 |
| 歐羅巴 | 二三四 | 七九 | — | 三一三 | 一〇 |
| 北美 | 四一三 | 一二七 | 四四 | 五八四 | 一九 |
| 南美 | 四四 | 四七 | 七五六 | 八四七 | 二八 |
| 阿非利加 | 三 | 一七 | 三一三 | 三三三 | 一一 |
| 澳洲及大洋洲 | 六 | 六 | 一〇二 | 一一四 | 四 |
| 合計 | 一・〇〇〇 | 五九七 | 一・四六二 | 三・〇五九 | 一〇〇 |

（四）闊葉林，地中海地域加里佛尼及亞，喜望峯聯邦及西南，東南之澳大利亞等之皮狀葉樹木，亦逐於炎夏期乾燥夏期之樹林，被視為經濟物質的樹木，此種樹木實居第二位，供作橄欖軟木槲等貴重之產物。

（五）夏期林，於寒冷季節中落葉包著嫩芽。屬於此類者有西歐，中歐，中國東部，日本北美東部所產之槲辱，樺樹，赤楊林等亦屬于此類。多作為木材之提供，並含有原料的意義。

（六）針葉林，樅，樫，松，落葉松等針葉林，其最廣大的繁殖地，是歐羅巴，亞細亞及北美的北部。亦南部道殆乎看不到針葉樹，[illegible]意義的是此針葉樹[illegible]也是十分之九的[illegible]原料。

依據以上[illegible]可明瞭與自[illegible]複雜，如[illegible]特徵，可[illegible]尤其[illegible]地[illegible]經濟之特徵，乃是該處人口非常稀薄。

（2）蒐集經濟，與利用森林狩獵同樣的盛行的是蒐集經濟，可是現在已不大盛行，關於植物關係方面之企業產物，過去是以大量的蒐集而取得的，其最好的例子是橡皮，蒐集了的原料（巴西）於今日世界橡皮生產額上，只僅稍次於巴西特基。

（三）牧場經濟，森林的周圍，一般牧場是發達的，依其形式是有特色者可分二種，其一完全如中世紀之牧場，如德國式之以擁護森林為目的植以果樹的牧場，其二是根據許多要點，能使森林荒廢的，是森林之敵的草地，故取擴大牧草地的手段，至今在克爾巴特及阿尼托里尼方面仍採燒焚的方法。

（四）開墾，為擴大人類的生活圈、遂毀壞山林乃表現出完全破壞經濟方式德國於第十七世紀以來，至少已開墾了二千五百萬法國畝。

歐維巴，俄羅斯，於世界大戰前百年間開墾了三千萬畝，美洲合衆國於十七八〇年起到一九三〇年止亦開墾了一億四千萬畝，大戰後之開墾面積，亦更專驚人，例如羅馬尼亞於一九二〇年以後之開墾面積，竟達百萬畝。

（五）利用伴隨資本主義之發展，

遂致現在盛行着對世界木材的濫費，爲建設大規模之工場設備，實有消耗大量木材的必要，故爲交通施設最良條件之木材，未能實施大量的生產計劃，却更加濫用，現在世界市場上之木材中，大部分即是蘇聯，美國，坎拿大，羅馬尼亞等國之濫費地帶之產出者。

（六）森林經濟，森林經濟的特色是企業者計畫如何的永遠的利用着木材亦即是採取所謂栽培—育成—新利用的步驟，此森林經濟，最初肇始於歐羅巴中部，歐羅巴西部，其實施範圍即至今日仍有所限度，包括俄羅斯之歐羅巴之大部分，除歐羅巴外尚有殖民地之一部分，蘭領殖民地（特庫）日本及北美南美之一部。從其發展上來說，是由濫費經濟漸次擴大領域而走向正當的森林經濟的預言，現在已予以證實。以木材爲原料，自世界大戰以來，實含莫大之意義。依如斯經濟情勢各自樹立高明計劃的聲浪，乃愈爲增高。

（七）造林　此爲森林本身之一種經濟方式。森林經濟企業，完全不需要資本。即或有需用之必要時亦不過極少額而已。但造林適與此相反。爲計劃着將來而必須投下大量的資本，此點爲造林之特色，於意大利，美國，中國等，於此造林之設計，均非常活躍，依此造林而顯莫大之效果者，如瓦斯克尼地方以八十萬頃，面積之造林致以此而爲森林企業。

根據以上之梗概，木材對世界經濟上的意義，即是以明瞭是在於何種問題第一是工業經濟上的重要的針葉，作永遠的供給的問題，此問題之中心點，即於北半球之針葉樹林，供給森林企業用途之究竟程度，換言之，即是何種適合於被應用。由此觀之，爲了擴大原料基地從新造林之問題，實爲不可能。

此外之大問題，爲了正當的森林經濟企業而利用熱帶的生產條件。熱帶實爲利用問題之大前題。可是將來對此問題，或成爲「熱帶森林之偉大生產額，如何方能利用鹽場」之情形罷。

此問題解決後之效果，世界經濟之原料基地或將激增。則德國之森林經濟，根據其多年的經驗，或可予以强大的期待，關於此點，以從來森林上之業績爲基礎來觀察，僅有德國可以建立强大的試驗場罷。

## 二　主要國之木材產出額

木材生產，是將濫費之原料，使之作工業上之利用，獲得此種目的時，則即持有世界經濟的意義。

於世界上之利用木材，大部分是用作燃料。爲取暖之木材燃燒量，是適應於自然與風土關係，如住在芬蘭地方之人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耗在四立方米以上。可是在英國，則不拘家內使用火爐與否，則概不使用木材，格陵蘭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可是此地之消費量是不足取的，作燃料之木材是如此，非工業地帶他種木材消費亦是與此同樣。即使建築用木材十分缺乏之地方，則以石塊以供建築用。不需家具用木材之地，則以其他天然之產來代替。

工業地帶則完全與此情形相異，到處有報紙。是需要建築及設備用之木材，杭木，枕木柱等，也是不可缺之物品，羅爾地方與扎克區的人民，平均每人之木材使用量，與德國人之平均使用量較之，無大差異，英國之每人使用量（不含燃料用材）與德國之每人使用量則大體略同，但是德國之山林面積佔全國土地面積百分之二九，至于英國則尚不足百分之四。

爲了解明世界經濟問題，讀將工業地帶。出產加工用木材之諸國，作一總括的比較。即北方之針葉樹林地帶。

### 蘇聯

蘇聯是世界中最富森林的國家。佔全世界森林面積百分之二一以上。因而乃超過了英帝國之版圖。所謂蘇聯森林之特徵乃是其森林面積之大部，均生殖針葉樹林，以針葉樹生產量爲着眼點，（一億立方米），還當俄羅斯針葉樹林面積五十分之一的德國，却與澳大利及用材量之四分之一——合併了澳大利及斯德丁，採代量增加之故，今已約二分之一——。俄羅斯之山林，經濟之不發達，由此更爲明瞭，俄國管理森林之全面積爲五千萬頃，其中僅四億五千萬爲植林地。而此中約有三億七千萬頃之山林面積，（以供用材之用者）。年年利用量之中，有一小部分是取諸森林經濟者，大部是從原始林中，榨取出來而利用的。

**第二表　北半球全森林面積與針葉樹林面積（主要國別）**

| 國別 | 山林面積 百萬頃 | 山林面積 國土面積之比率 | 針葉樹林 百萬頃爲單位 | 現存用材量概算 百萬立方米 | 一年中針葉樹伐採概算 百萬立方米 |
|---|---|---|---|---|---|
| 蘇聯 | 九五一 | 三九 | 五六六 | 三·五〇〇 | 一〇〇 |
| 坎拿大 | 二九八 | 三二 | （二五〇） | 四·〇〇〇 | 五〇 |
| 美國 | （一九〇） | 二四 | 一一九 | 二·八〇〇 | 一〇〇 |
| 芬蘭 | 二五·三 | 七三 | 一〇·二 | 二·〇〇〇 | 三六 |
| 瑞典 | 二三·二 | 五六 | 一八·六 | | 三〇 |
| 挪威 | 七·七 | 二四 | 五·三 | | 六 |
| 德國（註） | 一〇·〇 | 二九 | 三·七 | 二·〇〇〇 | 三〇 |
| 波蘭 | 八·九 | 二四 | 六·六 | | 九 |
| 羅馬尼亞 | 六·五 | 三三 | 一·六 | | |
| 日本 | 三·七 | 五九 | 九·一 | 二·〇〇〇 | 一〇 |

（註）包括澳大利亞及斯德丁

蘇聯現在之木材產出額爲二百五十億乃至三百立方米。以我們所熟知的，蘇聯交通之困難情形，實難得到圓滑的輸送與分配。總而言之，每年輸出用木材量千五百萬乃至二千萬立方米之原料實堪支持到若干年，這是確實的。還有與蘇聯北歐羅巴部有同樣情形之芬蘭，一年每頃平均可產二立方米（用材一，二立方米）如斯之歐俄北方，按上述之輸出量，可有千二百萬乃至千五萬頃之山林面積，作陸續生產的必要。同時該國之植林面積約爲百分之二十，亦是必要的。

**第三表　蘇聯各地域之山林**

| 地域 | 全森林面積 百萬 | 生產的森林面積 百萬 | 植林地 百萬 | 利用面積之全面積% | 採代 一九三三年 百萬 | 採代 一九三三年 | 採代 一九三三年 每人平均 | 人口之木材所有量 一九三二—三 百萬立方米 | 工業用及輸出餘剩 一九三二—三 百萬立方米 |
|---|---|---|---|---|---|---|---|---|---|
| 北東 | 六八·二 | 四九·八 | 四六·三 | 八〇·四 | 三·〇〇 | 〇·四五 | 七·八 | 五·八 | 五·二 |
| 列寧格勒 | 一六·七 | 八·七 | 七·四 | 七〇·六 | 一七·七七 | 二·四〇 | 二·八 | 四·七 | 一六·〇 |
| 加來里亞 | 一一·二 | 七·一 | 六·九 | 九六·三 | 七·一八 | 一·一五 | 二四·〇 | 二·三 | 五·〇 |
| 中央地帶 | 九·六 | 八·六 | 七·一 | 九八·〇 | 三三·二九 | 四·五二 | 五·一 | 三·三 | 三〇·五 |
| 馬拉爾 | 七〇·五 | 三〇·八 | 二九·六 | 三七·四 | 二六·七一 | 〇·九四 | 二六·四 | 六·二 | 二〇·五 |
| 卡薩克斯坦 | 二三·七 | 一八·八 | 一五·四 | 七八·五 | 〇·七七 | 〇·〇五 | 〇·一 | 〇·六 | 〇·五 |
| 托爾士卡夫 | 二六·五 | 二三·〇 | 二一·七 | 六〇·六 | 一·〇七 | 〇·二九 | 〇·三 | 〇·六 | 〇·五 |
| 西西伯利亞 | 六〇·〇 | 五五·三 | 五〇·六 | 五七·五 | 七·〇九 | 〇·二二 | 〇·八 | 三·一 | 八·五 |
| 東西伯利亞 | 二五〇·七 | 一五七·三 | 一〇四·七 | 二四·二 | 四·五三 | 〇·〇四 | 一·五 | | |
| 雅庫次克共和國 | 二七七·三 | 一二六·五 | 一二六·五 | 一·九 | 〇·二六 | 〇·〇一 | 〇·五 | 〇·〇四 | 〇·一 |
| 極東 | 一一二·二 | 六九·四 | 五四·六 | 五一·二 | 五·〇一 | 〇·〇九 | 二·一 | 四·四 | 〇·六 |
| 其他地域 | 四七·八 | 二六·九 | 二四·五 | 八〇·六 | 四九·八五 | 二·〇一 | 〇·五 | 一九·一 | 三〇·八 |
| 合計 | 九五一·五 | 五五四·二 | 四四六·三 | 五五·八 | 一七〇·三〇 | 〇·六六 | 一·一 | 五八·六 | 一二四·七 |

更有一特殊之問題，即今後西伯利亞之開發成功與否之問題，由於俄羅斯方面十二分的努力，某部已收到小的成功，但是以大量的擋取方法來作手段的成功，於今後之發展方面，有更重大的意義的問題，即是使此擋取的經營法移向正當的森林經濟途上邁進。現所施行的森林經濟經營採用擋取手段的經營法，完全因爲交通困難，加之尚有其他障礙。即是雖欲樹立森林企業的遠大計劃，但因勞動力不足及有技術方面的困難。此問題之解決，實關聯着世界經濟，故頗惹世界經濟方面之關係，今後此問題究表現出如何情況，待後即可明瞭。（未完）

# 隨筆

烟，烟，烟一般的人生！努力抓住這飄浮的和那，瞬間的永恆•
悲哀與愉快，千秋雨泣，紙與筆也浸透血淚了•

## 難得定性

小比丘

有一次和一位和尚聊天，曾提到為蝨子所騷擾的事，他以已有徹悟的態度表白說：「你盡可當作沒有，嚴謹保持空即是色色空的見解，由此明悟自能心靜如常，不以為曾有介事了。」當時頗以為然，覺得這是係自我騷擾，不必置理可耳，可是住的屋裡跳蚤也很不少，而且正被咬了一下，擾擾然，很不好受，於是又談到跳蚤的問題上，而且覺得不必置理簡直不行，其奇擾難熬，甚足影響神經系統的安寧，同時不使人油然而生一種報復心——儼然是一種酷愛驕虐的殺機彷彿大有揮劍斬蛇的慾望欲，勢必將殺彼小始甘心似的。正當此時，彼和尚也被咬了一下，用手正在不勝其擾，正在不勝其反復抖擻僧袍，且正在不勝其苦惱，所以對於這個問題便平淡過去，大家都爽性翻轉袍袖摸索尋找，爽性互相抓開領子摸索尋找，爽性相對着霹靂抖擻，爽性相對着前心後心拍摸，然後相互遞換過爽性噴了很不少的「蝇必立死」，再坐下各自慢慢的搔抓了一陣，那和尚才慨嘆的說：「眞沒有法子」云云。

以後又聊了許多別的，什麼「生生不已」「三輪體空」「皆大歡喜」「法如筏渡」「菩提薩埵」等等的，但對於蚊子，臭虫跳蚤，蝨子等等仍舊沒有法子，而且簡直有點近乎無言的嘲笑！（完）

## 聚寶盆

橘朋

都知道沈萬三有個聚寶盆，不論把任何東西放進去，立刻可以變成同樣的一滿盆。雖然是民間傳說但南京當年確有聚寶門，足可為此傳說作一有力的證據。

凡是知道這個故事的，大概無人不心嚮往之，假使我有那麼一個盆，該是多好呢？想什麼便有什麼，一切的東西都不會缺乏了。想聚寶盆的大概不止我一個，誰都那麼想。然而，聚寶盆祇有一個卻又被劉伯溫給埋在城牆底下了，怎麼辦？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聚寶盆是要有寶物的，銀子下去便變成滿盆銀子，金子下去便變成滿盆金子，現在用的是鈔票，鈔票是有號碼的，把一張丟下去，變出來的滿盆都是同號碼的鈔票，這不成了廢物了麼？固然，不一定丟鈔票，鑽石不更寶貴物麼？然而，上那處找鑽石去？

記得一個笑話：沈萬三的街坊，窮極無聊，便想借聚寶盆一用沈萬三起初不肯，後來禁不住再三哀求，才允許祇借三分鐘。街坊高高興興擁回家去，一看，家無長物，連一文錢都沒有拿什麼往裡丟呢？想了一會，想不出辦法來，沈萬三已經在門口拍門要盆子了一時急了，抱起孩子來就往裡丟，一眨眼，滿盆都是孩子，一個個喊餓，本來就窮，哪有許多吃的餵孩子？於是一急而上了吊了。

因此，我手邊沒有金，銀，鑽石，所以我想聚寶盆的念頭也冷了。其實，窮人大可以不必生此妄念也•

## 眞犂牛也

若適

偶有掉文弄字自負能文的人，熟記許多成句術語間或還加上幾個洋字，便以為很了不得似的，咋唬別人。倘若聽的人念不懂，便也說得念起勁，彷彿念攪得一塌胡塗才愈透着遠識高見博學能文，可是不知其所以然而濫用濫說甚或因此而竟與原意荒謬背馳的也很不少，記得看畏廬瑣記時中有一段記載請某總兵奏對的話大意是：

「帝問曰：汝來自江南，江南水最如何？對曰：浩浩乎懷山襄陵，帝不悅，曰：吾問百姓如何？對曰：百姓各喪考妣，帝大怒。令此後武官不得「通文」。」

但，以前武人行伍出身，論功擢升，攀風雅，通文作書語，縱有荒謬，原是可以原諒的。而現在唯務皮毛只求形似的這個家那個家之類。既所學所近皆屬份所應知的，倘若端在形態上表面上習染一如長頭髮大領結破皮鞋鴨舌帽等等等等，却不務實際還要唬人，那末免就太那個了。

所以掉弄文墨，稍稍含忽，就難免有時要自批頰，自屬幾層犁牛，這話說來好像有些挑剔，其實，隨便找一個青年冒失的這個家那個家，隨便拿一篇什麼講他讀，都會讀得白字連篇或者結屈打結，倒是習見而不足為怪的事，雖然他裝束得眞像個什麼家。（完）

## 徒務其表

阿難

聽年老人們一遍一遍地傳說：朱元璋當年窮極的時候，曾討吃過一陣子：時常前不着村後不着店，連個廟院庵觀也找弄不上、而不得不露天地裡睡覺，時常難免風浸露濕得筋疼骨酸，於是顯自阿Q似的豁達，綴了一首口氣很大的詩，說「天為錦被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伸腿不如圈腿好，唯恐踢倒錦江山。」的話。這可是否係由後人杜撰，不得而知，可是看這種很透着無窮的精神，和解嘲的意味。也許眞個就是他自己向人誇矜的豪語，尤其是起身草莽而平步登基，在位尊爲成功的王侯以後，所以仡看去，人總應該有大志——雖不能包羅萬象，也當不甘人下，企求什麼獨擅一面的爵位角色才有意思，可是倘若每一人都這樣想，而且每一個人都不屈於人下，而且每一個人都已獨擅一面之下，那末這個人間世將成為怎樣四零五散不相爲謀的團體呢；然而事實上在今日這個全仗智慧與知能才能駕凌人上爭取勝利的時候，甚至運放一顆砲彈，也須有三角原理以及化學物理的知識才配克盡厥職，料想起身草莽，仗一臂傻力氣，就去東闖西撞圖立汗馬功勞，總非易事，而最少還要機智和知識作本錢，善於運用力量才談得到一髮引千鈞的效果吧。所以正因如此，也可以看得到朱元璋的成就和劉邦的成就，全有點常識豐富和生活經驗較多的條件而且必在那個營業的保守的恐味的時候，才能夠透精明幹鍊而巧獲機遇，得到那個際會的所賜，而現在單單只有阿Q式的大志，或徒務其表，却絲毫不務實際，只等機會或鑽營機會或竟得到機會就以爲很不錯了的事，終是不大妥貼，彷彿有點像戴上冠兒的猴子，究竟只有人樣而已。

## 火腿

余林

託朋友由南邊帶來一隻火腿，包紮得非常整齊好看，外邊是一層玻璃紙，紙裡面是紅布包着，鮮艷悅目。在紙內布外還寫着「實重六磅半」。到家稱了稱，市秤四斤六兩。

該吃了，先撕開玻璃紙，後拆開紅布包，原來裡邊還有一層報紙。把報紙打開，又是一層油紙。心裡暗佩服，人家倒是想得到，生怕走油，所以用油紙。打開油紙，天哪，裡邊還有許多鋸末，鋸末裡邊還是油紙！油紙之內，才是火腿，可憐這個小火腿才八分厚。把鋸末稱了稱，實重一斤二兩。純火腿計重三斤。

用鋸末，當然是爲了壓分量但你若去質問他，他一定說是爲吸油用的，否則不便於攜帶，弄得滿處是油。話雖有理，然而何以鋸末也算分量？

當然，無論誰去買，也不便當面拆開看，即或拆開，他也振振有詞，誰叫你不貪光？

不過，上當也祇是一次，「口角春風一比什麼還厲害，以後誰還敢再請敎呢？

由此而聯想到所謂斗方名士也者，自外表上看來，足能嚇你一跳，岸然道貌，不敢逼視，很像個「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的神氣，不過，切不可打開看，一打開，其不為火腿者幾希！

火腿！我把你燉了吃！

# 專人專文

## 服飾：程枕霞

### 作者小介

我國五千年來，衣冠文明，服佩制度，久著於世，歷代承襲雖迭有變更，然皆為倡禮教，正人倫之道也。晚近之世，國人多知效法歐美，未加深討，以致東方文化，民族精神，不特未能發揚光大，抑且日見頹靡，至於文物之保存，史乘之記載，更無統系可言，程枕霞氏為闡揚文化，溝通學術起見，潛心考據歷代服飾之沿革，於茲十餘年，對於古今婦女一髻之式，一帶之色，旁徵中外史籍，作深刻之探索，彙將三代迄今衣裳，服佩，髮髻，履舄，得有統系，更有唐宋以還，官民服制妝飾，按史所得，及歷年採購實物，仿製塑造配被於程氏自製蠟質，蠟之上完成整個之歷史衣冠模型，染色印花，悉仿古製，人像則高下裝膺，慈如賞人，在我國社會文物研究，可謂獨闢蹊徑。

年來程氏所制作品，在本市展覽已四次，頗蒙學術界贊許，其中一部份，被德國佛郎府中國學院院長魯雅文氏，重金選購，現已陳列該學院。

程氏年四十五歲，濟南之世家，清代之科第蓋勝，其父伯芹公為當代之名書家，程氏民國二年，曾肄業北大，後又轉入山東省工業專門學校畢業，歷任中學校校長教育會之會長，及中國美術會幹事等職。

其所習蠟塑，乃波蘭人所傳，為我國學習蠟塑之第一人。

—記者—

# 中國歷代服飾之沿革考略

人生要素，衣冠為首，其式樣之改變，與社會生活，經濟，政治以及民族之文化，皆有密切之關係，故欲研究社會政治文化者，當從歷代官民服佩中檢討之

衣服之作用有三：

一曰禮儀——邇雅云：「凡服上曰衣，依也，人所以庇寒暑也」二曰遮蓋——「白虎通曰，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

三曰裝飾——左傳有之「衣身之章也」

前二者為衣之本，後者為文化之表彰，是故歷代服飾多有變遷，稍以求之，即可知其文物進化之梗概矣。

上古衣冠禮運云：「昔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物原云：「有巢氏始衣皮，軒轅妃嫘祖始育蠶繅麻，以興機軸，而成為布帛，唐堯以絺苧，木棉，草布，毛罽，虞舜加以絺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彙時山龍藻火，知民間之繪繡已工，即禹時之「織文」「織貝」「織縞」「絺紵」「元纁」「璣組」「纖纊」等貢物，當時民間紡織已精，其供常用者有如「皮服」「卉服」「毛罽」飾物有「羽毛」「齒革」「球琳」「琅玕」

三代各有色尚：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是也，故禮云：「改制度易服色」月令云：「季夏命婦官染彩黼黻文章必以法」中華古今注：「夏后以銅為笄」因之副笄六珈白虎通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蒼玉，……婦人佩鍼縷」玉篇有「袺襭」「容臭」「槃」「玉瑱」「象揥」等此由衣而進步於飾物也。

物原謂：「秦始皇」作「夾纈」此時由機織而進至染印花紋矣。

沿至漢代衣飾更為進步，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云：「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轉相誇咤」婦人首一？物原云：「呂后制五采通草花」西陽雜俎：「昭帝時制面花」可知漢代之服飾之好尚矣。

魏晉公卿不得，服刺綉，晉書云：「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黻獸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天子服制綉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不改。」

隋時始制定天子服專尚黃(見物原)秦漢以後胡服滲入，名詞變更，裝飾龐雜，唐代服飾更為奢極麗美，唐初士人以寢芭欄衫為上服，染纈為最盛時代其「纈」類中，如「纐纈」「夾纈」「臈纈」(見唐語林)多為前代所無，而刺綉之精見唐書五行志，安樂公主之單絲碧羅籠裙記云：「鏤金為花細如髮，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一更有以百鳥毛織成為裙者，唐書五行志云：「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之為一色，旁視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

飾物如王涯之女，謂其父購釵價七十萬錢(見柳玭之家訓)化妝中如「髙髻」「險妝」「啼眉」「花鈿」「額黃」「眉黛」「烏唇」「淚妝」縵裙三十六幅服飾係稍上下皆可概者也。

五代西蜀王衍足裹小巾，其尖如錐，命宮女衣道服，簪蓮花冠，施夾粉名曰「醉妝」太后太妃遊青山，宮女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以上見五代史)

宋有奇袤之服，仁宗禁之，(見文獻通考)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梳長亦踰尺，衣服更以金為飾，燕翼貽謀錄云「祥符八年三月庚子詔自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闕銷金，貼金，鏤金，間金戧舍，圈金別金，撚金，解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金織，金線，皆不許造」而宋徽宗宮衣裙多以樂香色為讓金纈，(見焦氏類林)，以金為飾，概見奢侈，惟自渡江以後，人情日趨於簡易，不能復故。(見朝野雜記)。

元為蒙古民族衣多胡式而名稱亦多譯自蒙音，續通志，后妃命婦，皆飾服宴制度，元后妃及大臣正室戴古庫勒衣大袍，則著罟罟譯改古庫勒矣，葉子奇草木子云，元朝后妃俱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之遺制，田朝恒增訂金壺字考，引席上腐談所云「罟罟」冠珠船所云顧「顧姑」，韃耕錄選碧衡所云「固姑」謂之一物賊然而以為即今婦女所戴搭頭一名暨圈以鐵絲為之，則擬石于倫，良由未詳考元代服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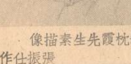
又關於袍析律志云，袍多是用大紅織金纏身雲龍袍，間有珠翠雲龍著，有褐然「納失失」者納失失皆金線所製目，以上「罟罟」「納失失」「古庫勒衣」當為譯自蒙古文之音無疑也。

當時衣質以多用毛織品，陶宗儀元氏掖庭記云：「凝香兒著「瑣里」緣蒙之衫，「瑣里」夷名番，織暗刺蒙背如綿豔但輕薄耳，宜於秋時著之，有紅綠之色

明初四方平定故有四方平定而之製，其服飾之沿變，據太康縣志云：「國初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於惟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七寸周四尺二三寸餘」。

清初雖令薙髮，然未改定衣服，順治四年始定官民服飾之制但僅御定材料顏色，未定款式，以至乾隆初期尚有服明裝男女，不任官吏，即可不戴紅纓帽穿馬褂之必要，至道光咸豐年間因鈕扣之普及，纏綴剪裁之藝術始發生許多技巧，光緒間所謂蘇式海式奢多華麗擬江蘇裕巡撫製訓俗

(餘見三十頁)



程枕霞先生素描像

張振仕作



# 卡

## 作品剪影
## 故事理髮



一

小二格是我們村裡大有名的人物，他的發源地是在一個破廟的碑堆上，後來被劉家大媽聽見了他的哭聲，可憐他是一個『天降斯人』將他扶養成人。



二

每天替人跑東到西，擔水砍柴，做一點兒勞苦的事，倒也能混他一飽。



三

旱澇不收，賊寇遍地，鄉間是不易過活了，小二格只好到城市中另覓生路。

四

經劉大媽的內姪媳婦娘家二姑老爺介紹學了一門剃頭的手藝。

五

串街做生意太沒起色了，飛機式，奶油燙，正在時興，他起始在一家富麗堂皇裝飾的活像一座跳舞廳的理髮館裡當起理髮師來了。




作者 士心

博士小傳

六

因爲他的手藝高超，而得到理髮博士的美名，常常到公館裡給小姐，姨太太，女伶們燙髮。



七

後來結識了一位年方妙齡的姨太太，旅館飯店時常去尋那「粉紅色的夢」。

八

被警偵知，認爲有傷風化捉將官裡去。



九

飽嘗鐵窗的風味。



十

『誰不知我們村裡的小二格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曾經得了……什麼……博士』劉家大媽正在誇贊小二格的頭銜，也正是表示『她』扶養小二格的一番苦心。

獎金小說

# 火

璣君 文

孫特哥 圖

## 一

天剛灑過一陣小雨，這會子又似乎要開晴，烏雲急速地在天上變幻着，偶然也露出一塊碧藍色的天。

南風擺動着高粱棵肥大的葉子，嘩喇嘩喇地發響，再望後面看是一片被雨水濯得油綠地山坡上的草原。

平時已是太陽平西的時候了遠近處的村莊都籠罩着一層霧似的烟，隨微風搖拽地樹枝，剌破了白烟，佇立在陰霾地空氣裡。

村裡，被雨濕濕的土道上，散立着一些零亂的村人，在不同的面孔下，都藏着一顆焦慮和不安所抖顫的心；他們說不出是恐懼還是憤怒，像是一個兇惡地魔鬼臉，在向他們獰笑，他們感到有一個未會有過的大禍，將要降臨到他們身上。

男人們不安地走動着，孩子們慴慄地依偎在大人的膝下，望着自已的母親在默默地禱告，有的年青胆小的女人竟至於哭了！

這不平常的局面下，他們還有什麼希冀，待那魔手伸過來後就什麼都完了！

晚上，天開晴了！天上灑滿了一天的繁星，晶晶地。

吃過晚飯的時候，村頭守望的人們瞥見了前面暮色裡，有一個人影向村頭蠕動。

「注意啊！有人來了！」崔五招呼圩牆上門樓子裡的同伴們。

「許是黑三吧！」丁福生注視着那黑影。

「問問他！」年青的小屏回頭對崔五說。

崔五托起單打一的火槍，向天放了一槍，「噼」！清脆的響聲蕩漾在夏夜溫暖地空氣裡，驚醒了近處蒿林裡夜宿的鳥，拖着疲憊地身體，長鳴着飛上天去。

「誰？幹什麼的？」崔五張開嗓子喊。

「我！」人影走近了是黑三

「怎麼樣了？有動靜嗎？」小屏拉開緊閉着的圩子門放黑三進來，一面在問。

「幹啦！明後天準來，我親眼看見，匪軍在龍城鎮打尖！」黑三用袖子抹一下子汗，用力地把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大約有小千數人，傢伙挺齊全的，有肉票，龍城鎮是倒霉了，正挨戶要雞呢！並且，他媽的提起來真恨人，叫村長給他找娘們呢！今天晚上湊不夠，槍斃村長全家。」黑三又吐口唾沫在地上。

小屏回過去，緊緊地手提燈光裡，他望見崔五和丁福生兩張緊閉着嘴的面孔，像感到一些說不出的憤意。

「走！莊裡去！」小屏揮揮手叫着黑三。

在村長丁大爺家，一列三間北房裡，沒有燈罩的油燈，拖着一縷黑烟，發出豆似的光，光焰閃閃地照在每人的臉上，丁大爺托着烟袋，蹀躞在地上。

「怎樣辦？楞着不行啊？」小屏沉着的語聲冲破人群的寂寞

「大家看着辦吧！怎樣辦都成。」丁大爺的話像他吐出的烟一樣輕飄，一樣沒主意。

又沉靜下去，只有水烟袋在「咕嚕咕嚕」地響。

許久沒人作聲，仲夏的夜風裡傳來村外水池裡地蛙鳴，偶而也夾雜着一兩聲犬吠。

「等死吧！」又是小屏沉着的語聲。

「死！」像利劍刺透每個人沉思的腦海，的確，死會像風一樣地落在他們的身上，目前他們知道現在決不是太平時代，這年月死個人還不像死一條狗一樣…

小屏抬起眼光掃過每一張恐懼的臉，他感到內心在隱隱地作痛：

「只有掙扎，在這生死的界線上」。他心裡想。

「丁大爺，他們是一羣狼，他們幹過多少見不得天日的事，如今他們又要來剝奪我們，我們的糧食是我們血汗換出來的，我們要靠這個來活下去，為什麼要給他們？我們的田地是祖先遺給我們的，我們祖先的遺骸埋在那裡，我們為什麼要讓？我們有一個家，我們有自己的妻女，那是我們的骨血，他們不是一人類他們是些魔鬼，他們要使我們都成了餓殍，他們要吸乾了我們的血，他們要我們死！那帶着血腥味的爪牙要來了！一莊七八百口的性命，不能白白地送給他們」小屏興奮地說：「我們明白敵不過他們，可是我們要幹一下子，為保衛我們自己鄉土而死，九泉下我們不愧於我們的祖先；我要去找大師兄去，他有三千多會徒一定可以幫忙。

「對！找大師兄去！」丁大爺像在黑夜裡看見了一絲光明，他放下烟袋，吐出嘴裡殘留的一口烟。

「給你！老七你去吧！」丁大爺從牆洞裡拿出馬牌的槍交給了小屏。

小屏探了探機門，急速地放在口袋裡，轉身邁出了房門。

「叫着崔五和丁福生一塊兒去！」丁大爺在後面說。

外面是滿天的繁星和銀線似的天河，罩着下面夏夜的大地。

## 二

下弦月剛爬上東方的天際，灑下微暝的銀光，落在三個人的身上；崔五在前丁福生在後，當中是小屏，一排三輛自行車。

他們沒敢帶燈，借着一絲清光，車輪急速地向前滑動。

「小心啊！別掉在溝裡。」小屏警告前面的崔五。

崔五坦着胸膛，仗着趕盅酒的力量，向前跑。夜風吹響了高粱棵，陰影裡，像一羣巨人在擺着手。

他們轉了個彎，三個人影沒在蒿林的後面，車子走近村莊，驚起了一羣狗吠，夜風裡偶而也帶來一兩聲遠處看坡人的槍聲。

剛打過三更的時候，他們到了地頭。

報過了字號和來意，提着把匣子槍的小夥子，領他們到大師兄那裡。

會裡的義氣，使大師兄義不容辭的答應下來，「好吧！多咱有事，放一把火我這裡馬上就到。」

回來時，每人多了兩把傢伙乘着來時的月光，他們又走完了這趟子路，到家時，公雞正打鳴

翌日，太陽拖着笑臉昇起了！青草讓太陽照得油光光的像融化了的綠漆；太陽是一個正義的神，人們胆子壯了些，不像昨夜那樣恐怖，小屏急速地走在村中道上，兩只失眠的眼有點紅炎

「七叔！」小屏聽見有人叫他，轉回身來；是丁茂生，顯着一張難看的臉色。

「什麼事？」小屏有些怒：

「為什麼不在岡上？」

「老三害我呢！」他笑了笑笑得異常難看。「七叔你再可憐我一次，我實覺得難過，只這一次，我再不敢，我是狗娘養的。」

「你這套我聽了不計其數了！」

「只這一次，一塊錢，不！五毛就行：」丁茂生哀求着。

「別說了！到龍城去接應黑三去！」

「七叔，你可憐可憐，只



這一次。」

「快去吧！給你！」小屁掏了兩張毛票給了他，對他背影嘆了口氣，轉身又向前走去！

一天在柳枝上蟬鳴裡過去，雖然人們懷着不安的心情，夕陽在西山頭上留戀一下，但終於沒下去了：黑幕漸漸地掛起來。

「聽見我大哥來嗎？」丁福生從莊裡跑來向圩子門樓裡幾個夥計問。

「上龍城探信去了！」黨三寶瞟了他一眼。

「怎麼還不回來，黑三早來了！」福生又問。

「誰知道！」三寶沒精打彩地說。

這裡一共六個人，心裡全明白，丁茂生是白面客，不用說找地方過癮去了！

「來了！聽！」崔五指着村南道上。

丁茂生眼瞪地是喝醉了酒。

「王八旦X的，幹什麼去來！」三寶叫住丁茂生。

「甚麼什候了還這麼胡來，怕死的慢啊！」丁茂生轉身望見小屁陰沈的臉色，他有清醒，身體不安的擺動，

「唉！」小屁向村裡走去，丁茂生在冷笑。

小屁踏進自己的家門，懷着六個月身孕的妻正在燒火作飯。

「預備預備吧！團軍早晚要來的，你們得出去躲躲。」

「嗯！」妻抬頭看了看小屁微笑着低下頭去。

「唉！年月趕的，又有什麼辦法」沈靜了會，小屁又邁出了房門。

「回來吃飯不？」妻向小屁的背影問。

小屁只點了點頭一直走出去月光已露出了！照着村道旁的柳樹，錯下疏密的影子。

靜極了！村人都分布在圩牆上，小孩和女人都躲在家裡，街上沒有平時那些人，小屁望天長噓了口氣，他感到一日夜的忙碌收到了效果。

「是七叔嗎？」他望見一個急速奔來的人影叫他，是丁福生。

「什麼事？」

「村南道上發現一批人，問他們……」

「轟！」清脆的快槍聲，嘹亮地透入夜空裡。

「不好！接火了！」小屁急急地喊，一面向村南頭跑去。

「噼噼……」槍聲又響了！

他們急速地奔到圩牆上，小屁憑着門樓的槍眼向外看，遠處像有一群人影，借着皎潔的月光似乎像散兵線似地散開，慢慢地移動，但被疏密地高粱田所遮，瞧不清楚。

「人不少啊！咱太單薄吧」福生小聲地說：

「崔五你去叫看柴堆的人點火，通知師兄那樣。」小屁轉過身來說：「福生去告訴莊裡老婆孩子們開北門出去！……快……」

「看着點，我去叫人去！」小屁跳下圩牆急速地轉過另一個道口。

**這時村裡掀起了犬吠和人沸騰的響音，但接着又沈靜下去。**

## 三

村西點起了報信的烽火，一人多高的一堆，秫秸在怒舞着火舌下，「啪啪」也發響，火光直沖雲霄。

「突突噼噼」一排輕機關槍隨着火光的燃起，從村南射來，落在村裡。接着響起槍聲。

小屁又回到圩牆上來，槍聲像啄木鳥的喙，直擊他心的深處村南田野上在月光下，可以分清樹木與田地的界線，但望不見那群人影，只有槍彈像隕星似地一串串地劃過天空，遠處是一抹朦朧的黑影，只有小山坡下，似乎有些燃火，綽約地望不清楚。

「三寶瞄準山下有火亮的地方點土砲！」小屁說。

火柴發出亮光，燃着了紙捻三寶慎重地把紙捻接近土砲的藥信子，他們都靜等着那雷似的巨響，這巨響或可能寄與他們無限的希望，這聲音或可能殺死多少敵人……

「糟了！信子怎麼濕了！」意外的事情發生。

「怎麼？」小屁感到頭像被打擊似的。

「不知是誰倒上了水？」三寶慌慌的說。

完了！幾十個頭低了下去他們忘了機關槍彈「得得」地掠過頭頂，他們只幻想着眼前最恐怖的一幕，敵人的奸細已深入他們中間了！他們獨個起着寒慄，他們像被奸細處了死刑，站在絕望的深淵的邊緣上，他們是呆住了！

「誰的事？」小屁沈痛地問沒有回答，幾十個人都是一樣絕望的臉色。

他又低下頭去，槍聲又沉寂了些，敵人慢慢地向上包圍。

西方燃起了一把火，接着是兩聲嘹亮的槍聲。

「師兄的人來了！」崔五突然抬起頭來。

人群又恢復了生氣，似乎黑暗中發現了光明。

但是接着那西方又是槍聲和喊聲，似乎又發生了另一個戰亂聲音紛亂而且恐怖。

他們把眼光極力的拋向西方但看不見什麼，火光已漸小下去突然他想到更大的危機。

「完了！團軍切斷了師兄人馬的來路。」崔五絕望的聲音裡帶着嗚咽。

「是誰？誰洩漏了消息？」



小屁眼裡燃着怒火。

突然村南響起更近的槍一聲一個村人痛苦的叫了一聲倒下去他們看見人影就在村前墳墓田的後面。

槍彈接連的飛過來，又有兩個村人滾下牆去。

「七叔，走吧！團軍進了西門了！」福生從牆根跑過來。

「火，着火了！」三寶指着西門裡的房子。

火像一匹沒有羈絆的怒馬，在這清和的夏夜裡奔騰着。

「逃下去吧！」小屁含着眼淚向大家擺手。

人羣急速地沒入牆根黑影裡但又有人應着槍聲倒下去。

火更大了！槍聲爆炸聲混合着人喊，交織成戰爭的音樂。

小屏領着十來個村民，沿着士牆急速地跑過。
　圩牆上露出兩個人影，但接着隨崔五的槍聲倒下去。
　「轟！」一個手榴彈落在他們身後，他們急速地仆下身去，烟屑沈下去，崔五和另一個村人被炸去了半片腦袋，槍彈在身後又有人哀叫着倒下去！
　「散開，快走吧！」小屏焦急地命令大家。
　到村中心十字路口，正演着劇烈的巷戰，黑三受傷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
　小屏伏身過去把他拖過來，月光下黑三的臉痛苦的起着攣蹙，身襟爲血浸透了，身體爲痛苦的壓迫而顫動。
　突然黑三猛力的喊道：「要報仇呵！」這沒良心的東西！」接着頹然地倒下去，仆在地上。小屏站起來，用手指抹去眼角的兩顆淸淚，留戀地望一下黑三，向大家擺了擺手，隨着槍聲稀疏地減下去，他們越過了一帶圩牆是向村外退下去了！

## 四

　月光爲火光所掩遮已暗淡了火光染紅了半邊天，夜空裡已不是詩人歌詠的靜嫻，而紛亂得像地獄。
　他們鑽進了高粱地，小屏回頭望望，只還有十多個人跟着，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眼淚在眼眶裡轉了轉沒流下來。
　「是我害了大家。」
　「不！這是年月趕的！」
　他靜了會，又抬頭起來！
　「是的，可是我們還要幹，我們不能白死這些人，忘了嗎？黑三臨死時不是讓我們報仇嗎？我們要犧牲我們最後的一點力量我們去投效治安軍去，我們要眼看着，匪徒的末日到來。」
　突然有低聲說：「有人來了！」
　他們拿槍準備着，那人一直跑來，是丁福生。
　小屏喊着他，同時發現福生的臉色是那樣慘白，抖顫地撲倒小屏的脚下，接着嗚咽起來！
　「怎麼？你受傷了嗎？說話呀！」
　「不！七叔我沒受傷，可是我心裡太難過了！」
　「說淸楚些，爲什麼？」
　「是丁茂生，他出賣了我們他還不害羞的告訴我說呢，爲了他自己的享受，他泯沒了天良，並且他還告訴我不要再傻跑了！我一腔的熱血在沸騰，當時我一槍……」
　「怎麼？」小屏急速的問。
　「我打死了他，雖然我落下了殺兄的罪名，可是爲幾百條枉死的寃魂，我是要這樣作的！」
　小屏默然了！他內心不安的澎湃，他不知是該安慰他還是怨恨他，他扶了他，經過了一個靜靜的時間。
　「走吧！我們還有的是工作呢！」這羣人又出發了，他們再去掙扎。
　村子裡火小下去，槍聲早已止住，東方天際微露出魚白色，淸晨冷凌的空氣，激盪着他們的精神，他是被倦怠遺忘了的人。
　「老七嗎？都在這裡呢！」道旁高粱地露出兩個人來，說話的是丁大爺。
　「你們怎麼不快離開這裡，還那成！」
　「他們這些人都捨不得自己的家，直到打起來才跑到這裡來幸而還沒動靜。」他指指裡面？
　小屏領人鑽進了高粱地，這裡面還黑得很，四五十個也分不淸是誰。
　「叫他們都走吧！」丁大爺點點頭，摸了摸腰裡的烟袋，可是沒拿出來。
　「我們先走了！太陽上山時得趕到城裡。」
　這十幾個人又都鑽出了高粱地，不約而同地回頭望了望，似乎感到一絲別離的辛酸。
　高粱葉正凝着露滴，是晨風正涼的時候了！

## 五

　晨曦披在了樹梢上，像一叢金黃的帽子。
　他們向着東方前進，潮濕的土地，踏過了十幾人的瑣碎的法子。
　突然背後響起了急促地機關槍聲，他們敏捷地散開，但沒有子彈飛來，聲音却斷續地響在後面，槍聲裡夾雜男婦及小孩子之淒慘的哀叫和哭喊。
　「是怎麼回事？」三寶低聲問。
　沒有回答，祇靜聆着。
　「準是圍了高粱地！」
　丁福生低聲的說。
　「可憐這羣手無寸鐵的人」
　丁福生用手指抹抹眼淚。
　「他媽的，我去拚了！這條命才值幾個錢！」三寶跳了起來
　「七叔！去不得？」小屏望着福生一張忠誠的臉。
　「走吧！不用等三寶了！他不會再回來的！他永遠被我們紀念着他的勇敢！」丁福生向大家擺擺手。
　他們沒再留戀地走了！每人懷着一顆絞痛的心，他們有滿眼的熱淚在流。
　他們前進，向着東方，那裏昇起了一顆朝陽，紅光中風裡飄起一幅光明的旗幟，那光明，從新賜給他們無限的力量，無限的希望！
（完）



淋疾
ALBASIL
服後二十四鐘點必顯癒効
急慢性淋疾
婦女淋疾
淋菌性各症
丹毒
敗血症
一切化膿症
阿爾巴基爾、係最新磺胺基化學療法劑、如今獨占斯界之最高水準錠、其性能之優秀、告癒率之最多、尤其効果之神速、乃爲凡百化學療法劑中之惟一製品、承受絕大讚許。
乃以內服一法、直接衝滅淋菌窩巢、須臾之間擊斃殺除、尤於尿道組織中之破壞作用、故在二至三日之內不問新舊症狀、皆能完全除根、永防其再犯。
二〇片・一〇〇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株式會社
東京市・大阪市
奉天市大和區紅梅町二
北京內三區東四北大街
上海市文路七三弄四
磺胺化學療法劑
阿爾巴基爾
片

# 太極拳總論與其練法

（上）

中國武術，遵古師法相承，各尙宗派，其最著者，厥有兩大宗派，即少林派與武當派也，少林派傳自後魏達摩祖師其法以易筋眞理充實於內，壯其基礎五拳運用之法，鍛鍊筋骨，其深造之旨在化剛爲柔，武當派，傳自宋代張三峯祖師，其法以循環無端，立太極渾圓之體，合陰陽相生之理，應太極變化之用專主歛神入骨，其深造在川柔克剛，其兩派立法雖各有不同，然而異曲同工，其抉其奧旨，當爲入道之初階，若僅以武術目之，則誠淺鮮矣，惟少林戒約極嚴眞傳得之匪易，今之所謂少林派者，不過按擊末藝，於[illegible]眞理茫無領會，現行易筋二十四勢，亦非達摩留傳眞本，故論者自爲外家，若武當派太極一門，謹守師法本十三勢遞相傳授，約而不雜純任自然，敎者學者均能以歛神懂勁，粘黏連隨爲依歸驗功力之深淺，至今眞傳未失，論者目爲內家也，太極者由無極而生陰陽之母也，動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及，隨曲就伸，人剛我柔謂之走，我順人背謂之粘，動急則急應，動緩則緩隨，雖變化萬端，而理爲之一貫，由著熟而漸悟懂勁，由懂勁而階及神明，然非用功之久，不克豁然貫通焉須領頂勁，氣沉丹田，不偏不倚，忽隱忽現，左動則左虛，右動則右杳，仰之則彌高，俯之則彌深，進之則愈長，退之則愈促，一羽不能加，蠅蟲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獨知人，英雄所向無敵，蓋皆由此而及也，斯技旁門甚多，雖勢有區別，概不外乎壯欺弱，慢讓快耳，有力打無力，手慢讓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關學力而有所爲也，察四兩撥千斤之句，顯非力勝，觀耄耋能禦之形快何能爲，立如平準，活似車輪，偏沉則隨，雙重則滯，每見數年純功不能運化者，率皆自爲人制，雙重之病未悟耳，欲避此病須知陰陽，粘即是走，走即是粘，陰不離陽，陽不離陰，陰陽相濟方爲懂勁，懂勁之後，愈練愈精，默識揣摩，漸至從心所欲，本爲捨己從人，多誤捨近求遠，可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不可不詳辨也。

太極拳釋名：太極拳一名長拳，又名十三式長拳者，如長江大海，滔滔不絕也，十三式者「掤」「握」「擠」「按」「採」「挒」「肘」「靠」「進」「退」「顧」「盼」「定」是也，掤握擠按即坎離震兌四正方也，採挒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進步退步左顧右盼中定即金木水火土也，合而言之曰十三式係按五行八卦所規定者，一著一勢均不外乎陰陽故名之曰「太極拳」。

太極拳之八門五步：掤（南）握（西）擠（東）按（北）採（西北）挒（東南）肘（東北）靠（西南）以上以方位而論如坎離震兌乾坤艮巽八門也，方位八門，乃陰陽顚倒之理，週而復始，隨其所行也，總之四正四隅，不可不知矣，夫掤握擠按，是四正之手，採挒肘靠是四隅之手，合隅正之手，得門位之卦，以身分步五行，意在支撑八面，五行者，進步（火）退步（水）左顧（木）右盼（金）中定（土）也夫進退爲水火之步，顧盼爲金木之步，以中土爲樞極之軸，懷八卦脚跳五行，手步八門，其數十三，出於自然十三勢也，故名之曰「八門五步」。

太極十三式總論：一舉動身週俱要輕靈，尤須貫串，氣宜鼓盪，神宜內歛無使有缺陷處，無使有高低處，無使有斷續處，其根在脚，發於腿，主宰於腰，行於手指，由脚而腿而腰總須完整一氣，向前退後，乃得機得勢，有不得機不得勢處，身便散亂，其病必於腰腿求之，上下前後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在外，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有前即有後，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將物掀起而加以挫之之意，斯其根自斷，乃壞之速而無疑，虛實宜分清楚，一處自有一處虛實，處處總有一虛實，週身節節貫串勿令絲毫間斷耳。

太極十三式行功心解：以心行氣，務令沉著，乃能收歛入骨，以氣運身，務令順遂，乃能便利從心，精神提得起，則無遲重之虞，所謂頂頭懸也，意氣須換得靈，乃有圓活之趣，所有變轉虛實也，發勁沉著，鬆靜專注一方，立身須中正安舒，支撑八面，行氣如九曲珠，無微不利，運勁如煉剛，何堅不摧，形如搏兔之鶻，神如捕鼠之貓，靜如山岳，動似江河，蓄勁如開弓，發勁如放箭，曲中求直，蓄而後發，力由脊發，步隨身換，收即是放，斷而復連，往復須有摺疊，進退須有轉換，極柔軟然後極堅剛，能呼吸然後能靈活，氣以直養而無害，勁以曲蓄而有餘，心爲令，氣爲旗，腰爲纛，先求開展，後求緊湊，乃可臻於縝密矣。

又曰先在心，後在身，腹鬆氣歛入骨，神舒體靜，一動無有不動，一靜無有不靜，牽動往來，氣貼背，歛入脊骨，內固精神，外示安逸，邁步如猫行，運勁如抽絲，全身意在精神，不在氣，在氣則滯，有氣者無力，無氣者純剛，氣如車輪，腰如車軸。

太極十三式行功歌：十三總勢莫輕視，命意源頭在腰隙，變轉虛實須留意，氣徧身軀不稍癡，靜中觸動動猶靜，因敵變化是神奇，勢勢存心揆用意，得來不覺費功夫，刻刻留意在腰間，腹內鬆靜氣騰然，尾閭中正神貫頂，滿身輕利頂頭懸，仔細留心向推求，屈伸開合聽自由，入門引路須口授，功用無息法自休，若言體用何爲準，意氣君來骨肉臣，詳推用意終何在，益壽延年不老春，歌兮歌兮百四十，字字眞切義無疑，若不向此推求去，枉費功夫遺嘆惜。

太極拳用功四大忌：太極拳之功夫近於道學，崇尙信重道德，不能有酒色財氣與四戒然，故曰用功四大忌即，（一）忌飲過量之酒，（二）忌當色者（夫婦之道又將有別）（三）忌取不義之財，（四）忌動不合中之氣（一飲一啄在內）除此之外尙有用功三小忌如凡食多飲多睡多之時忌用功夫雖於身體無害然亦無益也，其對於傷害中氣關繫綦肓也，故亦宜切忌之。

太極拳用功五誌：（一）博學（是要多用功夫）（二）審問（不是口問是聽勁）（三）愼思（聽而後留必想念）（四）明辨（生生不已）（五）篤行，（如天行健）。

太極拳各勢名稱目次：（一）預備式，（二）攬雀尾（三）單鞭（四）提手上式（五）白鶴晾翅（六）左摟膝拗步，（七）琵琶式，（八）左摟膝拗步，（九）右摟膝拗步，（十）左摟膝拗步，（十一）右摟膝拗步，（十二）左摟膝拗步，（十三）手揮琵琶式，（十四）上步搬攔捶（十五）如封似閉（十六）十字手，（十七）摟膝拗步，（十八）抱虎歸山，（十九）攬雀尾，（二十）斜單便，（二十一）肘底看捶（二十二）左倒攆猴，（二十三）右倒攆猴，（二十四）左倒攆猴（二十五）右倒攆猴，（二十六）左倒攆猴，（二十七）斜飛式，（二十八）提手上式，（二十九）白鶴晾翅，（三十）摟膝拗步，（三十一）海底針，（三十二）扇通臂，（三十三）撇身捶（三十四）御步搬攔捶，（三十五）上步攬雀尾（三十六）單鞭，（三十七）左雲手，（三十八）右雲手（三十九）左雲手，（四十）右雲手，（四十一）左雲手，（四十二）左高探馬，（四十三）右分脚，（四十四）右高探馬，（四十五）

左分脚，(四十六)轉身蹬脚，(四十七)左摟膝拗步，(四十八)右摟膝拗步(四十九)進步栽捶，(五十)反身撇身捶，(五十一)左高探馬，(五十二)右分脚，(五十三)右打虎式，(五十四)左打虎式，(五十五)披身踢脚(又名二起脚)，(五十六)雙風貫耳，(五十七)左右蹬脚，(五十八)右摟膝拗步，(五十九)左摟膝拗步，(六十)手揮琵琶式，(六十一)上步搬攔捶，(六十二)如封似閉，(六十三)十字手，(六十四)摟膝拗步，(六十五)抱虎歸山，(六十六)攬雀尾，(六十七)斜單鞭，(六十八)看式，(六十九)右野馬分鬃，(七十)左野馬分鬃，(七十一)右野馬分鬃，(七十二)左野馬分鬃，(七十三)右野馬分鬃，(七十四)看式，(七十五)右野馬分鬃，(七十六)上步左玉女穿梭，(七十七)轉身右玉女穿梭，(七十八)看式，(七十九)右野馬分鬃，(八十)上步左玉女穿梭，(八十一)轉身右玉女穿梭，(八十二)上步按手，(八十三)上步攬雀尾，(八十四)單鞭，(八十五)左雲手，(八十六)右雲手，(八十七)左雲手，(八十八)右雲手(八十九)左雲手，(九十)單鞭，(九十一)下式(九十二)右金雞獨立，(九十三)左金雞獨立，(九十四)左倒輦猴，(九十五)右倒輦猴，(九十六)左倒輦猴，(九十七)右倒輦猴，(九十八)左倒輦猴，(九十九)斜飛式，(百)提手上式，一〇一)白鶴晾翅(一〇二)左摟膝拗步，(一〇三)海底針，(一〇四)扇通臂，(一〇五)撇身捶，(一〇六)上步搬攔捶，(一〇七)上步攬雀尾，(一〇八)單鞭，(一〇九)左雲手，(一一〇)左雲手，(一一一)左雲手(一一二)右雲手，(一一三)左雲手，(一一四)單鞭，(一一五)左高探馬，(一一六)橫面掌，(一一七)轉身十字擺蓮，(一一八)右摟膝拗步(一一九)上步摟膝指襠捶(一二〇)上步攬雀尾，(一二一)單鞭，(一二二)下式，(一二三)上步騎鯨，(一二四)退步跨虎，(一二五)轉身擺面掌，(一二六)轉身雙擺蓮(一二七)右彎弓射虎，(一二八)左彎弓射虎，(一二九)上步攬雀尾，(一三〇)單鞭，(一三一)上步錯捶，(一三二)攬雀尾，(一三三)單鞭，(一三四)合太極(收式)以上共計一百三十四個動作綜合一體而成爲太極十三式，茲將以上各式之身手動作略誌於次：

(一)預備式(分一動)身體直立兩手下垂，腕與胯齊，掌心下按，手指向前，兩目向前平視，兩足距離與肩寬相等，此勢以體靜神舒氣沉丹田，精神貫於頭頂，全身需要靈活無絲毫着力處任其自然。

(二)攬雀尾(分四動)(1)由前式左足前出半步，左膝在前如弓，右腿在後蹬直，同時左臂上彎於胸前手心向內，右手按於左手脈門之上，手心向外，(2)身體向右轉，足尖與身體同一方向，右膝前曲，左腿伸直，右臂前伸，手心向上，右手心向下，手指按右脈門，(3)兩手翻轉，右手心向下左手心向上，手指不離右手脈門，左腿後坐，兩臂向懷內合攏(4)兩手翻轉右手心向上，左手心向下，手指不離脈門，右手向左前方伸直，右腿隨之前曲，右手向右向後平繞一環形至頭部右側方，右手與肘宜垂直，右手手指仍按於右手脈門，此勢運動身體腹腰肩背各部，手尖路線須成一環形腰脊隨之動作方能靈活。

(三)單鞭(分二動)(1)由前式右手作成勾形，同時右脚以足跟爲軸向左旋轉九十度，左手手指仍在右手脈門處，左臂肘以上略成水平，肘以下略成垂直，手背向外，兩目注視手心，由右手脈門處向左橫移至頭部左前方，

(2)左臂肘以上略成水平，肘以下略成垂直，手背向外，兩目注視手心，由右手脈門處向左橫移至頭部左前方，手心翻轉向外，於左手橫移時，左脚向左方移動約半足，成騎馬式兩手離開約一百五十度，此勢運動腰腿及兩臂，務須靈活自然。

(四)提手上式(分二動)(1)由前式右足前上半步，右臂彎於胸前，手心向內，左手手指按於右手脈門，(2)左足向右足靠攏，右手背向上，橫於胸前手，右手上提至頭之前上方，手心翻轉向上，左手下按至小腹處，此勢兩眼須注視手之動作，並須提頂勁，使腰腿隨之伸縮爲宜。

(五)白鶴晾翅(分二動)(1)由前式左手由身體左側向上走一環形至頭頂上方伸直，腰部隨左手之動作向左彎轉，右臂伸直兩手向外，(2)兩手心轉向內方，兩臂肘以下垂直，停於胸前，同時兩腿並攏向下蹲去，此勢兩臂與兩腿協同動作爲要，兩眼注視兩手。

(六)左摟膝拗步，由前式身體向下蹲身再向左轉左足前出一步，左腿在前爲弓，右腿在後蹬直，同時左手由下向左手攏左膝停於左胯旁，同時右手手心向內，手指向前，由耳之上方向前伸掌，俟臂微直，則手指向上，手心向外此勢練腰腿臂各部，務須一致動作。

(七)掙警式：由前式身體後坐，體之重力移於右腿，左腿蹬直，足尖翹起，左臂由下向上提，肘以下垂直，於胸前，手指向上，拇指對准鼻尖，手心向右，右手收回，手心向左，在左肘下方，拇指與左肘接觸，此勢運動時體臂腿務須一致。

(八)右摟膝拗步：由前式右足前蹈一步。右膝在前爲弓，左腿在後，蹬直，右手手心向下攏右膝置於右胯，同時左手手指向前手心向內，自右耳上方向前伸出，俟臂微直則手指向上手心向外。

(九)手揮琵琶式：兩手手心參差相對，兩手掌之外側向左下方攏一小環形，右足向前與左足靠攏，此勢兩手運動時腰部須之用力。

(十)進步搬攔捶：由前式兩手手心斜對，兩掌外側向左下方，兩手由右向左攏一大環形，同時左足前出一步，左腿在前爲弓體之重力在左腿上，兩手收回停於胸前，左手爲掌手指向上，手心向右，右手爲拳，拳弓向上靠於左手手心，在兩手回時，上體後坐，體之重力移手右腿上，左足尖翹起，右拳向前打出拳眼向上，同時左足着地在前爲弓右腿在後伸直，此勢運動腰腿脊臂各部，腰脊用力不可將上體向前探出。

(十一)如封似閉：由前式左手手心向外，手指向上腕部在右臂腋下，手指稍向上翹，手背貼於右臂向前推動，同時右臂向後撤，上體後坐，體之重力移於右腿上，右足尖翹起，兩手之時收回，手心相對約距十五生的，兩手指約向前上方，兩手手指約向前上手，兩手向前推出，手心向外，手指向上，同時左足蹈地在前爲弓，右腿在後伸直，此勢運動腰腿脊臂各部，動作務須靈活兩手收回時與體之後坐須一致，兩手推出與左膝前曲更須一致也。

(十二)十字手：由前式兩臂伸直兩足根作軸向右旋轉約九十度身體向下蹲，兩膝向前彎曲兩臂由下向左右伸作弧形，漸漸伸直，兩掌向前，靠左足，兩手漸次向上翻轉，在頭頂上交作斜十字形，左手手心向外，右手手心向內，此勢練習時腿運續以下各部，不可稍有停滯。

(十三)左斜摟膝拗步：由前式左手不動，左手向下摟左膝，左足向左前方蹈出一步，左膝在前爲弓同時右手心向內，手指向前，自右耳上方向前伸出，俟臂微直則手指向上，手心向外。

(十四)抱虎歸山：由前式提起右足以左足根爲動向右後旋轉約一百八十度，轉時右手向下摟右膝右足着地，在前爲弓，同時左手手心向內，手指向前自左耳上方向前伸出，俟臂微直則手指向上，手心向外，此勢宜腰身腿臂運成一氣。

(十五)肘底看捶：右足向左前方一步，身體隨之向左旋轉約九十度，同時兩手由右向左走一環形至左脇下爲拳拳眼向上，左拳向上，右拳在下左足收回足尖着作丁字形，同時左拳豎起與左高肩同高，左臂肘以下垂直，同時右掌移於肘下，兩眼向前平視，此視腰腿臂運合動作勿須用力切要靈活。

(十六)左倒輦猴：由前式提左足向後退半步伸直，右腿在前爲弓，同時左手順左耳旁向前伸平，手指上翹，手心向外，此勢兩腿宜微曲手須與眼齊。

(未完)

# 「論語」釋（六）

予生

言遵心所欲，而自能不越法度，合于中理，朱注又引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又勉而中矣（言無須勉強而自然中理也）又曰，孔子自進德之序如此，然學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又引胡氏曰聖人之敎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此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仿此總本章之意乃孔子自序其從少至老進學之次第：言曰吾年十五就有志於學，至年三十歲時學既有得在心則有所著定，故守之有所固，而能自立，進而至於四十則於事物當然之理表裡精粗均甚瞭然，故無所疑惑，進而至於年五十學易而知天賦與人之性命之本源，窮理盡性而知天命之終始矣，至年六十則涵養愈久而知能通徹，聞人之言，方入耳隨感隨悟無有違逆不順者，至於七十，則工夫愈熟而行能自然成則，所爲皆從心所欲，不待檢點，而自然不越於規矩法度。夫夫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於學無一時不在於學，故其所得與年俱進夫子言此欲以勉人志學，善始善終也。

第五章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章乃夫子論孝之道，在無違於禮也，孟懿子者，乃魯大夫仲孫何忌也，仲孫氏也，何忌名也，正義云春秋定公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可知孟懿子即仲孫何忌也，諡法溫柔賢善曰懿，孟懿子問孝者即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孔子答曰「無違」也。無違者從下文知係言無違於禮也。「禮」乃「理」之節文即言不背於理也，樊遲乃孔子弟子樊須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樊須字子遲齊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御者，御車也，言弟子樊須爲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者，孟孫即孟懿子，孔子恐孟孫不解無違二字之義，而孟孫與樊須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先語樊遲以發其旨，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解「無違」之旨故復問於夫子，下文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乃夫子解無違二字之義也，生事之以禮者邢疏云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屬，乃父母在，人子事親之道也，死葬之以禮者，邢疏云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乃言父母死人子斂葬父母之節儀也，祭之以禮者邢疏云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乃父母死後，人子不忘父母之心，依時祭之之義也，故朱註云：「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又云：「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總本章之意，孟懿子問孝道於孔子，孔子答「無違」二字，乃簡略言之也，而孟懿子不復問，孔子恐懿子未達，而失其旨（孔子恐孟懿子解無違二字爲不違背父母之命之謂故再語樊遲而申言之）故語樊遲以發其旨，樊遲聞夫子之言亦不解故再問之曰，何謂無違，孔子答曰無違者即無違乎禮之謂也，蓋人子事親，親存在世則隨其尊卑上下各依一定的禮節以奉養之，親沒之時凡殯葬之具也依定禮，不可有違，親死之後祭祀依時又依禮以祭之，故人子孝親自始至終皆當以禮以節之，可謂孝也。

第六章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註疏本行正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爲非也。孟武伯乃孟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案春秋懿子以哀公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爲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伯乃其諡號也，諡法剛彊直理曰武，孟武伯問孝道於夫子，夫子答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唯其疾之憂者舊說馬融注云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即言人子事親不可妄自爲非，免得使父母憂，唯有疾病乃是不得已之事，故人子使父母憂者唯其疾病而已，故朱注云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然朱注又解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朱注並列二說蓋二說皆可通也，夫人子事親之理，應當體乎父母愛子之心，父母愛子之切微無微不至，愛子之深，時時懷念，唯恐其有疾病，時時以爲憂，若爲人子者亦當時時體念父母愛己之心，自不可以妄自非爲，小心謹愼使不至於疾，以免父母之憂，人子觀感父母愛己之心，豈可能不孝乎，若依舊說則謂爲人子者當時時念父母在懷，永不爲不義之事而使父母憂，唯有疾病，乃人生難免而爲不可由己之事，唯有此事可使父母憂外，其他再無使父母可憂之事，如此則可謂孝矣。

第七章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章言爲孝之道必以敬，故深斥不敬之罪，以警戒世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問孝者乃孔子弟子言偃問孝道於孔子也，孔子答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注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若依馬氏前說則謂犬能守禦，馬能代勞，皆能養人，但不知有敬於人，設人也只知有養於父母而敬，則與犬馬之養人何異乎，是比人子於犬馬也，若依後說則謂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其飢則與之食，其渴則與之飲但人養犬馬乃貪其爲人用而養之，故不敬，若人養父母而不敬，則何異於養犬馬乎，是比父母於犬馬也，朱注云解係從後說，朱注云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戒之也，人子之事親，固要飲食供奉以養父母，然必內有恭敬之誠心，外有恭敬之禮節，後可以言孝矣。

第八章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章弟子子夏問孝道於孔夫子，孔子答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難者，有二說，一見舊說包咸注云。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一見朱注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依舊說色者指父母之色。依朱注色者乃指人子之色。蓋二說皆可通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者，乃孔子又舉普通一般爲孝之道。以喻子夏。服勞先食，不爲孝也弟子者，或弟或子也。先生者謂父兄也，饌者飲食也。有事弟子服其勞者，言如果有勞碌之事，爲弟子者當代父兄服其勤勞。有酒食先生饌者，言有酒有食當先進與父兄飲食，曾是以爲孝乎者曾嘗也，是此也，此者即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而言孔子謂子夏汝則謂如是便謂孝乎，未爲孝也，惟有以色爲孝爲難也，色難解爲承順父母顏色，則謂人子事親，處處時時使父母如意，未有不順父母意之時，使父母心悅，更使父母心悅而能現於顏，如是則爲難也，色難如解爲人子事親之色，則朱注云，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總全章之意，子夏問孝道於孔子，孔子答曰，色難，如有事爲弟子者，能代父兄服其勤勞，如有酒有食先請父兄食飲，如此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惟有以色爲孝，方可謂孝矣，蓋夫人之色生於心者也，非勉強可得，故和顏悅色最爲難能，人子事親能使父兄愉於心悅於顏，非處處時時承順父兄之色則不可得，子於父母也必有深愛篤敬之心生於中，而後有愉悅和婉之色著於外，故凡事皆可勉強，惟有色不可以僞爲，所以爲難也自孟懿子問孝也，連四章皆孔子論孝之道，然四章所論各不相同，朱注引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 泰義風俗誌

## 各地風光

泰國原名暹羅本分爲二國，曰「暹」，曰「羅」。十七世紀中葉始合併爲一稱爲暹羅。十八世紀初攝王政者爲我國廣東潮州府人鄭某，當時稱鄭王，詎不再傳，又爲暹人所得，距今已二百餘年矣，暹人中興後，至今王爲五代，故其編修國史，亦由中興之主起；於暹人攝政事，諱莫如深，然鄭王遺跡現尚有存，即「鄭王寺」是也寺內附以陵寢，土人名之曰「窟」形如塔，高可七八丈，矗立雲端，鋪以金色細瓦，若魚鱗之比然，遠望之，燦爛奪目。

國教爲佛教，全國人民，鮮有不經一度之披薙者，或三年或三月則還俗，雖尊如國王，亦須皈依佛法，受戒爲弟子，若過三年後仍不出寺，則須捨身事佛，終身爲僧侶，然還俗者實居多數故國中之舊寺院，觸目即是。一寺所佔之面積，爲地輒數畝，現多已改爲學校，僧侶之袈裟，爲一長闊而大之黃袍，故有「黃袍國」之稱。出行時亦鮮有穿履者跣足而已。每日晨光曦微，草露未乾，則朦朧道左，身黃袍挾大兜，徧求施主施與，而土人之富者，則俟早必在屋外具陳「白飯」「生果」「鹹蛋」「加列」等物以俟之。其來去時施主必合十以致敬，而僧侶則不言謝也，一僧之所獲，多可飼十人，除自食外，犬也，遊民也，咸食其餕餘，以故遊民常藉僧侶爲生，遊民之多，全球當以暹羅爲最矣。

暹羅前五年尚未禁賭，花會香攤，皆爲華僑所承辦賭館名曰「響廠」。以木支搭成廠，中設一大席，橫直一丈有奇，開者買者，席地環坐，千金一擲，無吝色，四旁則陳小席數十，以承受小賭博，肩背相摩，男女雜遝，賭注之豪，尤以暹婦爲最，晚間則電光吐燄，遊人如鯽，投買花會者尤多，有以夜夢之徵兆爲憑者。每日開彩二次，故中彩者亦多至數萬金，華僑之嗜賭破家，流落異鄉者，到處皆是，距今四年前，政府厲行禁賭，花會之風已絕，而私窟聚賭，則皆爲不肖華僑所設，寄籍外國爲護符。然亦時有破獲，人贓並獲者，永遠監禁或解回國，終其身不許再履暹也。

全國人口，合計約八百萬，華僑約占百萬，其他各國僑民，共約數十萬，但我國因未嘗與之訂立商約，派遣駐使，故僑務亦難得確數，其中如華父暹母所生子女皆作暹民論，若並此項計之當在百萬以上矣，華僑約分廣肇潮州，海南，福建客籍五幫，尤以潮人佔多數，次則海南福建，及其他，娶暹婦者，亦以潮人爲多，福建海南次之所生子女與華人無異，非若純粹暹種之膚黑體弱也，華父暹母所生子名曰「十一點」。幼時爲暹俗所化，讀暹書，講暹語，耳染目濡，久之直不知自身爲華人，更爲甚者亦不願以「華僑」呼之，此不免令人感覺同化之速矣。

土地面積與四川省略相等，處法屬安南，英屬緬甸之間，自一九零一年，內政大爲振新，興教育，闢馬路，修市政，辦警察，編練水陸軍，他如郵政電報，鐵路，礦山等，亦均應有盡有，卓然可觀，陸軍專以對外，大戰時加入戰團，亦嘗派兵赴歐觀摩，陸軍分現實兵，民兵二種，確數若干，極守秘密，海軍則只有一二艘水雷艦，略具形式而已文字由字母數十互譯，頗顯淺，且言文合一，故男女皆識字，兒童無論男女至六歲時即入蒙學讀書，不數月，可誦朗上口矣，蒙學設在各寺內，教員學生皆席地，中小學校，各處皆有，大學只有五所，華僑子弟，亦可在各校肄業，若欲其資送留學外國，則必須經其大學畢業，且認爲暹籍者，回國時必須服務於其國，不能楚材晉用，留學生返國，必授其位置，異常重視之。學生上課，罕有乘車者，赤足短褲之企領西服，朝日初出則挾冊匆匆赴校，回視我國學生，長其衣，蓄其髮，托克其鏡，只顧美觀者，誠有上下牀之別。

警察名「馬打」，警察出巡站崗時鮮有攜槍自衛者，其市面安靜可知，雖小路警察亦必巡至絕無偷竊情事。

京城曰「曼谷」除二三華人街皆馬路通達，闊在一百英尺以外，兩旁列樹成行，電車則在馬路旁，爲外人所承辦，摩托車編號至千數以上，馬車，手車，絡繹於道，烈日高照，行人往來，多以車代步，王城馬路，地名曰「三星」，此處五路平行一望無際，人行路上，樹平如傘，下則芳草如茵，日暮時驅車遨遊，如入山陰道上大可以一洒胸中積塊此馬路叢係仿法京巴黎式建築，路盡處爲前王銅像所在，巍峨高聳，戎服飛翩，栩栩如活，蓋前王功德在民，修明內政，故立此以資紀念也。

暹羅地居熱帶，溫度常在攝氏表八十度，陰曆三四月則高達百度，但入夜海風徐來，不覺驅入黑甜鄉矣，罕有苦熱不寐者，十一月則溫度略降，微有北風，然亦夾衣禦寒而已。

出產以米及柚木爲大宗，銷流金山，星州，香港，廣東等埠

暹人男女老幼皆剪髮，初到埠者，自其背後見之，撲朔迷離雌雄莫辨也。紳政學界，上衣作白斜企領，下則圍以綢幔，長袜過膝，皮革其履，手行杖，袖金錶，無寒暑皆戴氈帽，中流以下，亦其上身，全身只水幔一條而已，全國國民，除少數軍政學農各界以外，俱無業遊民，工商兩途，絕無僅有，小買賣則以婦女爲之，故常有以其妻生活者，上等婦女服裝，上體乳幔之外，加以縐襴，下亦圍以水幔，踝膝外露，足登拖鞋，多携一檳榔盒自隨，蓋男女皆須檳榔也，十餘年前以食至牙黑如漆者爲尚，今此風略遜矣，下等婦女，則亦其上身，只用一白布帶，略掩其乳旁，亦嗜好金銀寶石等裝飾，暹人家庭，上流者固多築洋屋，西式暹式參半，中下之家則以柚木支柱爲屋地鋪以板，無坐席地而已，亦有坐椅者，衣服食物頗爲清潔，婦女最愛照像，屋中常懸照片，至於娛樂則影戲院演劇多爲中國三國志故事，樂器與中國無異，食飯時不用刀叉匙箸，而用右手拈取佐膳，愛食「加列」及「辛辣」之品。男女發育甚早十三四歲結婚者，比比皆是，其身體之衰弱，良有以也，又可以不經父母媒妁而結婚，乍合乍離，視爲等閑，不如中國之鄭重其事，然淫風亦不大盛，所可異者兄弟姊妹都可成婚，是猶未脫野蠻之習耳。

近年來泰國亦列於文明國家之內，尤其彼彭首相當政以來，一切政治文化均有長足之進展，大東亞戰爭勃發後，並與友邦日本訂有同盟條約亦已爲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一員矣。（完）

· 游記 ·

# 越南游蹤

歐西舊使

光緒末葉鄙人供差駐法國參贊，變派前往越南國各處游歷，考察商情，並赴法國越南總督鮑渥晤催減免華僑身稅各事，當於是年三月下旬，由法京巴黎起程，四月晦行抵海防，五月中已到河內矣，次晨往謁鮑總督寒暄數語畢，乃催詢華人身稅及各項歐人所不納捐稅一切豁免，以符舊訂兩最優待之國款待之條，鮑督謂身稅一項，征收以來，業經二十餘年，推其本意實由中越兩地相接，人民良莠不齊，不得不藉此以資稽察，且華人勤儉耐勞，不恥惡衣惡食，所有積蓄即以寄家，而歐人飲食居處奢侈，用費自巨，由是觀之，即有各項捐稅適足相抵，至於今日已成進款，大宗欲減他項相抵，實非易事，當俟以身稅及他項捐照於行旅尤為不便，俟四五年之後，滇越鐵路告成，不特於華民之生計有損，即於東京各處商務之發達，亦大有影響，且華人不恥惡衣惡食，無非自行刻苦，何損於歐人，如以其少有積蓄而便加重捐稅，即揆之公理無乃未合，貴政府既蒙許諾，乃望早日豁免一切，鮑督滿口應諾，遂在督署留用茶點閒談片刻，告別而出。按法屬中印度幅員計共三十六萬七千方邁，分為五部，一曰東京，二曰安南，三曰南圻，四曰老撾，五曰柬埔寨，即真臘，皆歸一總督節轄。除南圻設副督一員外，其餘各部，各設都護使一員，統計駐兵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人，計歐兵一萬九百零一人，其土人兵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五人，歸一提督節制，即度支取之於海關政府專利開捐郵電鐵路等款，一千八百零四年，所有進款估為三十二兆二十九萬五千圓，用款亦然，其養兵之費，由法京巴黎政府估核籌助者，計三十三兆二十五萬二千五百四十二佛郎，一千九百零二年中印度鐵路之承領及已築成者計共一千零十邁，一由海防至河內計長六十邁已造，由河內至物池計長三十八邁已造，由物池至保勝計長一百六十三邁將次竣工，二由河內至南定計長七十二邁已造，由南定至宜安計長一百三十邁已造，三由會安至順化計長六十五邁已動工，由順化北上至廣治計長四十三邁已勘，四由西貢北上至甘化計長四百零四邁已勘，五由西貢至美萩計長五十八邁已造，所有之鐵路俱係政府產業，光緒戊戌年中國政府許與承造雲南省至老街鐵路之權，計長二百三十邁，其詳細之約已於甲辰年春間在北京畫押，法商中印度銀行，另集公司股本四兆四萬鎊，向法政府承攬，刻已陸續興工，中印度各部電報所通者計七百三十四邁，計用電線一萬七百十五邁之長，電報局計二百七十五所，電話線各處計長八十邁，中印度銀行成本計二十四兆佛郎，與政府約明，在一千九百二十年之內可在中印度及新嘉利當各島係法屬在澳洲之東，承攬各項工商之業，中印度一律用銀，其銀錢計有四種，一曰一圓，一曰五角，一曰二角，一曰一角，每圓重二十七格蘭姆合七錢二分，內有淨銀九成自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以來所鑄半圓二角一角，銀錢每個中僅有淨銀八成零小數三五而已，自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所鑄銀錢計六十五兆九十萬八千三十六圓，銅錢計有二種，一百錢為一圓，一三百七十五錢為一圓，此間無鑄局悉歸法京巴黎國家鑄局承鑄。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法屬安南東京柬埔寨三部歸一海關管理，一千九百零二年進口貨計二百十五兆十六萬一千九百九十八佛郎內由法國來者計一百零八兆二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二佛郎，出口貨計值一百八十五兆二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九佛郎，內往法國及法屬者計四十兆三十萬一千九百十佛郎，船隻入中印度各埠者計九百五十四艘，載重一兆十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八噸。廣州灣租於光緒戊戌年迨庚子年巴黎政府以歸中印度總督統轄，現刻此灣分為三部經營布置日起有功，東京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屬法幅員四萬六千四百見方英里分為十四府，計有村落八千戶口，土人七兆有奇，華人三萬三千餘，歐人三千九百餘，崇奉天主教者四十萬餘人，前越南王設有總督一員，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法人撤之，代之以都護使，河內為省會係合各村落而成，戶口都十五萬餘人，迨一千九百二年正月一日改為中印度之京都中印度總督由西貢遷駐於此，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計有學堂三十八所，學生一千八百人該地以出產米為大宗多運至香港，一千九百一年計出口十五萬八百十八噸，其餘則有蠶絲木棉加非烟葉草木藥料每年所產生絲約五十萬啓羅，出口者約五分之二，餘則歸土人自織，海防河內均有紡紗廠各一所，海防者較大，計有梭機一萬六千架，雇用工人六百餘人，河內者僅有梭機一萬架，而銅鐵礦頗多，礦質極佳，康海煤礦一千九百年出煤十九萬四千四百四十一噸，又一千九百零一年出煤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二噸，尚有煤磚六萬八百二十四噸又一千九百零二年出煤三十萬噸，其工政糖絲棉油胡椒為大宗，進口者五金器具機器棉紗棉布酒罐水為大宗出口者，米獸皮獸骨，其最要口岸為海防有法公司船行兩家，其船常川往來各處，安南東京二處，計有郵政局十二所，一千九百年所寄之信件共九兆四十一萬五千八十七件，又一千九百零二年用款定為四兆四十一萬圓，安南乃法屬西人經營始於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和約定而全越歸法保護矣。此約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順化互換，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正月三十一日阮本林繼為越南王，會安新洲廣德三埠，開為歐洲通商口岸，所有海關進款悉歸法國越南職官，仍分掌內政而歸法官節制，地域計五萬二千百見方英里，戶口六兆十二萬四千人一千九百零一年，計有華人四千餘，歐人二百五十餘，海陽及城市之戶口均皆越南人，而山蠻則皆留衣部落崇奉羅馬天主教者，計四十二萬人，小學堂計有五所，教員共二十三員，學生共五百九十六人，該地出產香米荳各項穀食桑桂烟葉傳播椰木料竹樹膠加非染色各項草木藥料生絲一項，每年所產者計三十萬啓羅，以三分之一出口，其餘則自織牧畜一業極為興旺，刻有牛羊二十一萬五千頭，廣南所屬多鐵銅金錫各礦歸土人開採，近會安有煤礦一區，每年所產不下二萬五千餘噸，樂將有舊法鎔鐵爐一百二十座，其每日出鐵塊一百二十鎊進口貨以棉紗，木棉，茶，煤油，紙貨，烟葉為大宗出口貨，乃桂糖兩項，南圻幅員二萬二千見方英里，分為二十一府以西貢為省會駐紮巡撫一員，現刻西貢與堤岸二埠均設有民政自治局選議員一人，入法京巴黎下議院，居民種類雜，一千九百零一年全數計一百九十六萬八千五百二十九人，內有法人四千三百二十二人，法兵二千五百三十六人，土兵六百六十七人，居西貢者計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七人，內有法人五千四百七十五人，歐美人共三百，堤岸居民約十三萬人，又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計有學堂三百七十六所，教習八百零四員，學生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人，天主教者七萬三千二百三十四人，佛教者一兆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八人耕植之地計二兆九十六萬二百十二英畝，各項濟溉工程甚為美備，土產以米為大宗，堤岸西貢有機器米廠公司九家，每日所出之米自四百五十噸至九百噸不等，此外復有機器鋸木廠二所，碾皂廠二所，漆公司一所，其出口之貨內有棉花絲革魚胡椒等物，一千九百零二年出口米計八十萬一千五百噸估值五十兆四十八萬四千圓，一千九百零二年進口船隻計九十九萬八千六百十九噸，法公司船噸數，統計在內銀行除中印度銀行外滙豐麥加利亦有分行。老撾於光緒癸巳年歸法人保護，幅員計九萬八千見方英里，居民約有六十萬五千餘人，棄布拉班為都會，土地肥沃，香米棉烟葉果實而檳木鐵林尤夥，已伐者均由湄江流往西貢，而礦則產金錫鉛及鹽石等類，皆由法人公司包攬，然與土人交涉極形為難，該地多山開闢不易，路通老撾者惟有湄江之水道上至康尼島而又有灘，近時樂築一四英里長之鐵路可通康尼島故有小火輪尚能來往兩處，一千九百零二年歲計定為八十三萬三百五十圓，其款由南圻安南東京柬埔寨五部分認，南圻約十三分之六，安南東京約十三分之五，柬埔寨為十三分之二也。柬埔寨又名真臘，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認歸法人保護，至今本國之王尚存，幅員計三萬七千四百見方英里，居民種類雜，計約有一兆五十萬人，該地分為五十七府，其都會名之曰金塔城，南圻華人呼之曰金邊，戶口五萬餘人，海埠名之曰甘浦，然澳淺大船不能出入金塔城，內有學堂一所，計有學生二百七十六人，於一千九百零三年之歲計定為二兆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三圓，而國王暨王子俸五十二萬五千圓亦皆

計在內，地宜耕植，其米外有檳榔烟葉糖蔗桑樹荳豉桂胡椒咖啡，有種胡椒者，計有四千七百八十餘人，有稅胡椒計八十八萬五千八百五十株，尚有一兆三十三萬株以樹未長成尚未加稅，計每年所產胡椒七十五萬啓羅，每啓羅合銀可二十四兩，出口之貨，皆由西貢以米鹹魚，棉花，烟葉爲大宗，而進口者，鹽，酒，布疋，鐵器等項，鄙人偕法友沙望博士自法總督辭出，遂至廣東旅館下榻，才吃午飯，乃有粵省華商多人咸至，當告以奉派往晤法督催減免華僑身稅一事，總督已允速辦等語，繼以擬設商會立學堂爲言海防河內兩埠，華商均以無欵爲辭，西貢堤岸二埠，富豐華商甚多，初亦推辭，余婉勸導至再，廣州肇慶瓊州各商始肯照辦，當即公舉西貢埠華商李佑宗爲商會正董事，劉和春張德祥爲副董事，李佑宗爲安昌號網緞布疋總理，劉和春爲萬昌源機器米磨公司總理，張德祥爲怡昌號洋酒烟莊總理，下午三時一同往見西貢邑長暹尼亞頭行時，復囑該商董等隨時將各項商情稟報北京外部並與中國各口岸商會按期通信，以冀商情接洽云：鄙人於六月初三日下午六時乘巴彥郵船由歐行抵香港矣，登陸即寓於香港大旅館，次晨即往法領事署晤正領事理業員副領事喝爾該副領事曾在北京使館多年，熟諳華語並通漢文，即留領署吃午餐，並邀遊蓮公園，其中奇花異草珍禽怪獸及所陳設各物多未經見，署中陳設几凳椅無繼園遊畢出園遂徐步入賽瓔林廣東飯館畢副領事酒量甚豪，談及西山八景居庸疊翠玉泉垂虹西山鷳雪蘆溝曉月等處風景極佳，又談琉璃廠火神廟隆福寺護國寺等廟會頗甚熱鬧，直至夜半始散，法國坪地船行開許近三十年計有輪船五艘往來香港海防，船無定期，或三四日，或五六日不等，每半個月到廣州灣一次收信件載客裝貨亦無定期。

是年六月初十日乘坐巴彥郵船起程由香港行抵海口於十一日下午三點半鐘也，船停兩點半鐘，海口爲瓊島商埠，每年豬羊等貨，皆由海口運往香港者頗多，該處商會正會長黎濟全副會長梁學海，登船談話數刻而去，十二日晨十點鐘抵廣東廣州之北海，據海關洋員云，前十餘年出口各貨頗有起色，近因西江開爲通商碼頭，而市面情形大爲減色，十三日上午十一點鐘行抵海防，共計自香港遙離海口暨北海兩埠至此地共五百八十八英海里，下午二時往晤海防邑長蒲勒德，年近六旬，精神矍鑠，曾任山東，濟南省城領事署副領事官，極通華文華語留用茶點，據云安南都護使日前已有訓條令其格外優待華僑，並云凡事如能爲力者不妨通知，當竭力相助爲理，案在越已十餘年，於海防商埠發達情形知之甚悉，署中管理稽查直接稅務委員瑙孟爾，在越亦十數年，所有海防一埠華民身稅以及各項護照均歸管理，其西細亞人除日本人暨英屬印度人外均須照例納捐，華人寓此者，大約閩廣兩省民籍，其該二省各有幫長，因詢及幫長住址，令其繙譯，粵人陳喜，閩人林德才於下午四鐘來旅館訂准申刻一同往晤駐紮海防總兵衛副將句如爾，該副將年已六十三四，在越地已十二年矣，亦能操華語，對於此間華人尚無貶辭，於酉刻邑署中繙譯陳喜林德才二人來邀同往晤閩幫之幫長洪經邦，廈門人，亦贊襄商白，在此已二三十年，開設福裕什貨店據云閩人旅海防者大約有八百二三十人，婦稚者在內，去年福州華工承招前赴秦南，抵此埠者計四百餘人，至此因水土不服者頗多，死亡者已有十餘人，迨赴保勝而後病死者又將半，所餘者不及二百人矣，經公司遣散回籍，其頭目李姓早已逃逸流離，海防一埠其無告之情實足憫悼，悉經洪某一人代爲供給飲食醫藥酢約川資買船回閩，廣幫長關還德在此亦二十餘年，現居關帝廟之右廂前後，供奉天后，以及其他諸神佛，旅南洋諸華人其智識之未開亦復如此，還德云孫慕韓星使有意令法國政府豁免華人身稅，以及各項護照事若得成，華商必深感戴，又三等身稅初立時，不過三圓現已加至十一圓二角了，彼之敢於爲此者亦知我輩無人保護耳，今孫星使具此熱心保護我輩，我旅外華僑子子孫孫不能忘其大德矣。十三日下午二點半副將如爾來答拜攀話有四十分之久而別。十四日邑長蒲勒德來答拜，華商鍾家祥來拜，鍾前在香港書學英法兩國文字現在此爲廣源昌船行總帳房已入法籍，仍着華服未改裝也，下午三點半，駐紮龍州督辦邊防洋務隨員胡譴恭來，據稱得督辦邊防大臣來函，令來此照料一切，海防爲越南國東京商埠爲閔會河入海處近東京海處戶口一萬八千人，計歐洲人一千餘，華人五千二百餘，自歸法國節轄，前有土人茅屋村落存者不及十之一二，所有新屋皆按照西式建造，法人興挖運河一道，以資運轉，需西式旅館以及肥皂廠磚瓦廠鐵鋼廠電燈公司分設各處，居然西式最新之埠，惟閔會河尚多沙泥，常有淤淺，喫水逾六尺當之船，皆須往康海停泊，現刻有挖河船多艘，逐日動工，俟工竣後乃一絕好之商埠也，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二月十六日前督杜美開議擬遷商埠於孤拔溪暨光安門兩處，該埠離近煤礦然火車未達定議仍以海防爲之，此間皆平原多淤泥，閔會河多小船澳及軍械所運入之貨，以英法德三國爲最多，東南有海濱名之曰都桑，每年夏間常往海浴，十四日下午一鐘餘，乃至華商會館，屆時華人至者二百餘人，當將此次來越南之本意宣告諸華人，諸人皆極[illegible][illegible]歡喜，咸謂法人苛待華人，自光緒甲申而後，遂添設各項稅目，逐年遞加至於今日，倘不設法請問責成，國免後來必無底止，今得駐法孫大臣爲我輩設法，足見朝廷雖未設領事，未嘗一日忘我僑居海外之民，實深欣幸云：十五日往晤駐紮海防水師官朱理臣，該員年近六十，曾往中國廣東福州山東三次能操華語，並隨同前法水師提督古巴攻圍福州基隆等處，談及面有慚色，是日又晤海關副稅務司施巴昨華商等首，施某與華商往來頗稱和洽，今日見面亦甚親密，留用晚餐至夜半始散。十六日下午三點鐘駐紮海防朱水師官來答拜，並邀次午在署中午餐，閑談半點餘鐘始去，是晚七點鐘華商張家永字壽年佛山人，在此已十四年，開設還昌銅鐵燈色店，張年四十一歲，據云身稅一節，能免固妙，然法人理財及外交手段素精，即能將身稅幸免，必在華貨上加稅，得此失彼，正亦相等，且身稅之設，亦係華人所自取，蓋來此地者，賢不肖相雜，間有行刦及爲竊賊者，即使法政府幸從豁免，嗣後來此之華人必多，未必能一一守法善後之法，亦不可不預爲之防，又學堂之設固不容已，此間能籌之欵，每年可得洋三千圓，如能閩粵地方官按年津貼事當有成，此間民智未開，童稚皆終日在街巷游蕩，而其父母從不教導約束，即有義塾，粟童亦未必願入就學，再令納欵讀書，事必不濟，救之之法，惟有由政府請中印度總督，凡童稚年在十六歲以內入學讀書者，即將身稅一概豁免，庶粟童有所鼓勵云，又粵東東京交界名曰東興者，與東京法屬芒街祇隔一河，法人入我中國圖場，肆所欲爲無不可者，我華人至芒街者一切按法律辦理，如有誤攜帶洋火一匣，罰洋十元至數十元不等，此等情形，恐粵東大吏未盡周悉，再旅越南之華人或犯罪被控，或貿易折本虧空，或因事牽連，此事所常有，而法官吏每於未定讞之前，肆用嚴刑，或火烙，或倒懸，冀取賄賂，此西法所無，我國官吏亦當急宜設法詰問前事已矣，將來或有爹乎，又閑談片刻，時已夜半匆匆而別，次日正午十二鐘乃至駐紮海防水師官公署朱理臣君接待優渥，座有施副稅務司，席係粵菜，談笑甚歡，朱施兩君酒量甚豪，飲至下午三鐘始散，十七日早八鐘半有順泰米棧東譚志鈞新會人年五十，許字植三自言光緒元年即來此，彼時越南東京尚未全屬法人，華僑尚能自由行動，其總行設在香港中環地方，每年運米出口不下一百五十萬包，大概運往日俄兩國，米糧銷路極旺，此地有礦產在東京廖南定，附近一帶與土人訂定合同，所有礦產不得售與他人，該礦每天可出煤三噸餘，按法國所定中印度礦律所有礦產，如非法人及法屬人等均不得承辦而譚某之所爲，乃一間接辦法也。又元豐棧米行經理人李壽華字樹屏亦新會縣人，在海防已二十餘年，有分號在香港，據云十餘年前出口米稅每一百斤僅納一角有奇，逐年漸加增今已洋三角了，光緒二十三四年此間米稅陡然增至洋一圓二角，十八日下午兩點餘鐘，有廣東嘉應吳羅氏上稟，言其夫早故其子名吳季生，光緒二十九年年僅十五歲

在海防昇源號備工，十二月十五日晚七點鐘即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一月三十一號，忽有法國水師兵一名，酒醉持刀突入昇源號舖內，其子吳李生大驚走出，該水師兵追之，由背後刺死，街鄰驚呼，當稟明地方官，即將該水師兵擒獲，經洋醫同法官驗明屍首傷痕，確係刺死無疑，該水師兵亦供認不諱，遂即稟河內中印度總督賑給洋二十圓以敷葬埋之費，無論報冤求爲伸雪等語，余當給洋五十圓，告以必向法官詰問，該吳孀婦拜謝而去，十九日早八鐘余往晤法地方官詰問吳李生被刺事，法官道歉，允以從優辦理。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鐘半，廣東吳羅氏孀婦來棧，告以法地方官給予贍養費貳百圓，謝罷而去，午後兩點鐘，永萃泰號藥材茶葉行東家程孔之來棧自言廣東番禺縣人，現年六十五歲，來此二十八年矣，所辦之貨以藥材茶葉爲大宗，越南國人醫藥，仍用中國舊法，中國之藥材運此地者，以川芎白朮當歸生地伏苓甘草白芍等爲最多，東京未屬法人之前，每年進口者在十萬餘擔，其價值約在一百萬圓之上，現刻每年約在兩萬擔，約值價三十萬圓，而藥稅一項，以前每一百啟羅，約三十佛郎，現加至六十佛郎矣，至鴉片烟與鹽兩項爲中印度政府獨售之物，鴉片分大土滇土兩種，大土銷路每年一百四十萬兩，滇土約在一百萬兩，所值每年約七百餘萬圓，大土烟膏每兩售洋三圓四角，滇土烟膏每兩售洋二圓五角，華茶來運此者每年約在一百餘擔，每斤值洋一圓三角所銷者龍井蓮心烏龍三種而已，常用之茶皆安南土產，每斤值洋一角四五分之譜，二十四日下午六點半，謁華商聚議設商會立學堂二事，在場者計有順泰號東家譚植亭，新源號總理梁磐石，廣東幫長關道德，元豐縣號總理李桐屏，永萃泰號東家程孔之，華商會館翻譯兼巡舖房翻譯魏其芬，廣源昌船行總帳房鍾錫泉等，鍾錦泉魏其芬二人充譯員，謂我華商等旅海防者，多則三十餘年，少則亦十餘年，從未有華官來此地過問，今我政府派我公來此，實深感激，但商會學堂之設，一時未能决議，圖之異日可也，遂另稟一扣，其中所述大旨謂身稅之設，彼法官虐待我華，如不能盡數豁除，能將孀婦一項豁免亦佳，海防商會之不得設立，其故厥有三端，一衆商意見不合也，海防一埠，粵人四千泉漳八百，即其中大商家而論，已有四五黨各存意見，其小更無庸論，二華商旅居異國從無上等商業教育，雖有三五稍達時務之流，而不識商會爲何物，更不知商會何用者，居其大半，乃與此謀，謀其有裨大局有資公益各事，此輩直漠然，反謂多事糜費，三不肖華人來以此間地方官威力尚使同胞，以爲私利，商會一設，則華人有所依賴，而此輩失其個人之私權，故從中阻撓不遺餘力，事本不易成，復經此輩恐嚇阻撓，更無所望矣華人往滇桂兩省取道東京各處必須請法國地方官發給護照，每張十五佛郎，官員亦然此係前數年法領事方蘇雅所創辦也，二十八日法邑長鞘勒欲往看作塞門得土廠，該廠總辦名巴禮業，廠設在海防已九年矣，資本二百萬佛郎，廠中工人以越南人居多，約在六七百名其中有華人五名，充當機器師，每人每日工資一圓有零，每日所出之土約在一百噸半均皆銷售於越南西貢各處出口者實屬有限，現每噸七十五佛郎，如有多購者尚可折扣，廠址甚廣約在二三百畝之譜樓房平屋俱備，巴禮業接待極周摯，留用茶點閒談良久乃別，七月初一日晨廣東幫長關道德暨廣源昌船行總賬鍾家祥來交出稟略一扣，具陳身稅情形及華人運柩回國豁免釐費各等情，初二日下午一點鐘乘火車赴河內，計行程不及四點鐘三刻已抵河內，有雲南遊學生朱志新等十餘名，廣東幫長吳達邦暨中西學堂監督江祖基在車站迎候，是時微雨，遂歸車前往嘗托潭旅館，按海防河內鐵路長計一百零三法里，途中所過小車站共十八處，將至河內時乃過大橋一座長一千八百邁當，係昔年中印度總督杜美所建造也，是橋因名曰杜美橋，開此路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告成。初三日下午四點鐘往晤中印度總督鮑渥言僑寓華民身稅過苛，此外尚有護照特來申請悉數豁除，以符乙酉年所訂照最優待之國款待條件，鮑云敝政府既已諾許，此原項事件，當即飭員提查，分別竭力減除，時已五點半即告辭而去。初四日上午九點中西文學堂監督江禮基暨遊學生朱志新等十六人來旅館擘點，至十一鐘始散，廣東幫長吳達邦暨生和泰號綢緞布疋店總理陳田裕順全什貨經理區文榮等來談身稅等事，說至流淚，適福建幫長洪宗全副幫長鄭旺來見，陳田區文彩吳達邦始辭出，河內爲東京之首邑，舊越南國王讓與法人者，杜美爲總督時由西貢遷都至此，有地方自治局，居民六萬七千五百人歐人三千人，華人二千五百人，依紅河爲城市，越南人房舍亦皆以磚築成，逆旅銀行公家衙署俱完備，所有街道均是歐洲新式，駐中印度總督一員，尚有越南于所派東京總督一員，關係越民之事，乃由東京總督會商法官辦理，近日已成爲東京工藝總會之區，雲南進出口貨物皆由此過，舊城建於耶蘇降生後七百年，土人呼之爲格棗，格棗者市場也，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九號，法將嘉尼窺奪而有之，與越立約後復以歸越，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五號，法統帶李維葛復奪之歸法，僅二十年，一切規模大備，工政則有紡紗廠絲廠火柴廠造紙廠釀酒廠燒磚廠越人之工政則以鑲刻器具絲業寶石首飾銅鐵器等，初六日下午兩鐘半，中印度總督鮑渥，副總督覆柔尼，中印度陸軍總統薛華理，東京都護使符樂士，河內邑長勾秦雲，雲南鐵路代理總辦杜彭德皆來拜，符都護使自言光緒初年曾游廣東等府，有光孝寺地址宏闊，殿宇崔嵬，乃漢虞仲翔之故宅，在唐爲法性寺，其中有風旛堂，堂前有水池一方，池側有菩提樹一株，相傳爲梁天監元年有智藥三藏自西竺移植者，又傳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樹下，演大乘法度無量衆人，此寺僧所言，此樹尚存，余曰廣州有海幢寺，在珠江之南岸，即南漢千秋寺之故址，明季粵人郭龍岳闢爲別墅，順治初年有天然和尚偕徒阿字建禪室於旁，名曰海幢寺，阿字故與平南王尚可喜善，追康熙壬子歲拓寺基，可喜自作天王殿，其夫人建大殿，總兵許爾顯建東西配殿，及後閣巡撫劉秉權建寺門，該寺殿之磚瓦俱用綠色，殿東有鷹爪蘭一株，猶是郭氏園中故植，數條作幹，高出檐牙，歷越二百餘年，而芬芳如故，亦靈卉也，寺僧疊石爲台架木欄以護之。初八日下午一點半，河內邑長勾秦雲邀游河內，中印度造烟廠，其廠之總辦法福樂迎送入客廳，進以煙茶酒果點，乃云該廠開辦僅四年，所銷者紙捲雪茄烟絲分爲三種，每年可用烟葉五百噸，分銷中印度雲南廣東各處，本廠中用廣東工人十餘名，越南女工人六十名，遂導引往各屋院閱看，法福樂云，本廠開設未久，規模尚小，後來尚能大加擴充云，初九日勾邑長邀至河內紡紗局參觀，該局創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近因虧折本金暫停，刻正招股已足，擬於數月後即行動工整理，計有機一萬四百二十架，其總辦名美爾出迎，招待周摯，據云開工後所用越南工人約在五百名之譜，其女工須在三百名，每天每名工錢自洋一角四分至二角不等，每天所用木棉約須十巴爾，每巴爾合二百八十啟羅，土產棉質不佳，須用美國中國之木棉，且此地天氣潮濕，所有木棉皆須烘乾方能取用，若有華人願入股或代爲在中國暨各國口岸分銷者，本公司甚爲歡迎，廠中紡紗機悉由英之奧爾登省運至者，復往各處遊覽一週而出。十一日早九鐘至福建會館請商家在場者約一百數十人，談及商會學堂之事，衆答以此間泉州漳州人居多，共計不足二百人，人少款絀無力興辦爲辭，十三日勾邑長邀觀河內釀酒廠總辦方登招待，據云，廠中有釀酒米鍋十個，每鍋可貯米二萬啟羅，按日輪流蒸釀，每天可出八十桶，計重二萬啟羅，所有工人約三百餘名，又云釀酒精之法，與中國之法略同，惟用中國法多事物，該一百啟羅之米，刻能釀出酒精一百理脫，如用中國之法，乃僅六十理脫而已，其用新法用人多而費少，在中國法用二千人，如按西法則一百五十人足矣，所需專銀安南土人，本廠亦能釀紹興酒。十五日廣東幫華商請於十六日正午十二鐘公讌於東興園，是日到者一百二十餘人，談笑甚歡，下午四鐘餘始散，十七日早六鐘半，鮑總督遣海防余至車站送行，是時副總督柔尼在署中八鐘半晚餐，是官保鮑督東榮，在座有陸軍總統暨越南總督二人，年齡俱在六十以上，曾游中國者，皆通中國語言，瀕副督有酒量甚豪，言二十年前游歷長江一帶，所得上海建築物之最古者爲龍華寺塔也，相傳爲南北朝時所建，南朝四百八十寺，聞每寺乃建一塔亦四百八十塔，此其一也，余曰上海城中邑廟有東西二園，東園即內園以假山名，有老栝一株，爲明代之故物，俗稱白皮松也，西園爲明代潘允端之豫園舊址，中有香雪堂三穗堂萃秀堂點春堂諸勝，三穗堂之後有假山，香雪堂燬於粵匪，堂前玉璫石猶存，據聞此石即北宋宣和漏網之玉玲瓏也。

（完）



# 強力米太寶靈片

## 食慾不振　常感疲勞之人

300 tablets
Metabolin
TABLETS STRONG

維他命$B_1$的含量約為啤酒酵母製劑的十倍

身體上並無別的疾病、而只覺得食慾減退、胃部膨滿、容易疲勞、幷且常有便秘脚重之時、第一、先須疑及體內維他命$B_1$的有無不足、同時如能試服維他命$B_1$劑強力米太寶靈片、確實常有不可思議的効果。

〔包裝〕100片　500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總發行　日本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武田長兵衛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6—73

· 雜記 ·

# 記揚州一奇女

· 懺盦 ·

光緒末葉，鄙人供職譯署時，聞同部劉我山部郎言，咸豐中揚州有顧姓女鴻娟，其父某爲浙江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詩詞，並工畫山水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咸豐壬子粵賊初出廣西顧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中，乃上書當事，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軍兜洞庭伺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即甚猖獗，終成釜底游魂，其成擒可立而待，不然即長江之險與賊兵之應晉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命出師泝江而上，得書不懌曰，一布衣而與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守辭去之，太守素重顧，款洽如故，而同人隱相揶揄，顧翁微聞其說，悲甚越數月疽發於背而死，是時鴻娟年甫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年九歲家故貧，祇傭一老嫗，鴻時就門外市鬻果，雖饑餒輕媿而眉宇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恆以針黹佐，每晚就燈下課弟讀以爲常，宦族富家慕其才色，問名者踵至，母措詞以試女意，女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娶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有張生者東台縣名士，三歲失母，十四歲喪父，出就外傅時：會文揚州性樸厚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娶婦某氏閨門風雅，未幾婦亡，張賦詩悼歎哀音動人，張有至戚王姓業鹽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頽圮，張愛其東南一角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入門有疊石成山，鑿水成池雜植梅柳佳桐之屬翠蔭蔚鬱頗饒幽邃，張居小樓三楹，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園中之勝，時張方悼亡朝夕吟咏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嬸嫗，聞言欲洽因悉鴻娟之爲人，愈致敬慕，朋輩俱知之，相與嬲笑張曰，我敬其人非慕色也，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首乞嬸嫗達之，嫗謝不敢曰，我家小姐非尋常女子可比，我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敢出諸口，何況文詞，張曰我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嫗笑曰，異哉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爲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我姑試之，他日鴻娟曉妝將竟，嫗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嫗曰我笑癡人，女曰誰癡，嫗曰酸秀才，揚揚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我不識字，女曰物何在，嫗故從袖底探箋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父以氣憤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有寶劍一柄懸女室中每念母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舉劍拂拭歎曰我奈何不作男兒，張之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隔蓬萊，新詠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清才，中郎得禍冤誰訴，伏女傳經志未酬，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心事有同哀，」鴻娟見詩初不懌，嫗惴惴將遁去，及讀至此淚涔涔下，以爲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顧嫗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還之，拭淚置詩於筆袋中，遂詣母所。越兩日張復過嫗入請詩函還張，戒之曰後勿復爾，張還園啓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一首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情語向閨人」張讀且喜且感，女既倉卒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爲憾，自是不復相過矣，張獨居園中，形神消喪，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近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蕭童顏皓齒廣肩而過，曰惜哉此人有才無命，張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即步履甚捷，常在數武之外，不得已揖而哀之，道人回顧曰何事見止，張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吾何所知，先生問道於盲矣，張攜其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福自己求，寶精秘神與世浮沉，先生雖薄命，然靈根自在，吾當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訖，探懷出一小方鏡授之，背鐫八卦曰七情之鬱，不可排遣，但如其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褻，反是禍已，張受鏡納於懷中，視道人已杳，歸而視之一如常鏡，弗以爲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款之，談讌歡呼，極歡而散，張念之數友者上有父母之蔭，下有妻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於幼年孤露對影，彷徨悲從中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出鏡反覆諦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聞有叩門聲甚急，自起啓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張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兒姊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入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皆不肖，能否成立，堂之東立一姥，亡婦侍其側，冠帔莊嚴，張不識以問父父曰，爾兒此汝生身母也，張憶幼時所懸影像彷彿，相似，即詣前跪抱姥膝慟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嫗抱兒榻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言至此，哽咽不能語，聞堂後雞鳴聲，父料理衣冠，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復遠行，兒知立品守身，勿爲世人嗤笑則幸甚，張攬父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寤，見一燈熒然風葉打窗，淚濕枕上如冰凄噫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鏡輒夢，他日或傳鴻娟病，輾轉思念，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以試鴻娟，乃如前置鏡臥，終夜輾轉寂無所遇晨起悵曰道人誑我前者特偶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鴻娟在前，捧一無根蓮花，不言不笑，張之不可即欲轉向前，而鴻娟又在後，迫而即之忽大聲發於戶外第見白額虎跳躍而來，勢欲攫之，大驚呼救，奚童聞之，隔窗觀之，乃知身在園中，心傷不知何兆，已而恍然嘆曰，吾乃今知道人之誡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爲夢而以夢爲醒乎，於是益悟眼耳鼻舌身意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情亦漸漸灰矣，明年春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南京告警，揚州宦紳皆遷，顧母既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鄉時媒妁謀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問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藉[illegible]之證此陋寒門，或者挈室遷避，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早日言之甚易集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事者，無已且試圖之，未幾日張與嫗過得於塗悉此言，即託爲媒，嫗曰：媒非我所宜言，若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媼，爲我主母所信任，君往謀之其濟乎，張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說矣，鴻娟言於母曰，母以亂離方劇，遽議姻事爲避兵之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昏也，復命錢媼致意於張，張擇期納聘敘劍衣飾之外另奉三百金而先以爲子見禮，得以便宜議事，遂於三日後安葬顧翁畢，又三日還顧母子于下河，方是時鴻娟始知，問名之人即前投詩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恨累日既而曰吾自有兩全計，張既從顧至下河，而南京失守信至，旋陷揚州，遂辭顧母爲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向軍門大致謂金陵既爲賊巢窟勢難猝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衆斷不能聚而殲旃，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必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糈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阨河爲守，斯爲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胸腹之憂已，軍門以爲然，先是有張繼庚者江寧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爲內應，謀洩被害，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張故相識以全家保之，及事不成嘆曰，天未厭亂十年之劫，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酹酒而哭之，即歸下河議婚期，鴻娟誓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爲內外間，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廟見合巹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張大驚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先人，窀穸既完，封樹斯固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咸感，顧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會適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已知有其事，因而成之以

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喙身名永爲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中饋滌瀡縫紝惟妾主之分隨滌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笫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閣，葆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苟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樂而許之，世俗恒情每言宗祀爲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房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曩者初識大著識爲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儗古人若不以倡隨爲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間，則是 妾以豪傑 期君，而君乃自陷於庸俗者之所爲甚非妾所望也。」張生聞未竟，笑曰世間寧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回，擬緩圖之，而小婢催張安寢，入閨內室門矣，張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於己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名之也，後數日顧母聞之，勸女者再決意不從，母畢見張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落燈明，則面冷如冰，凜然不可犯，張乃無出平日憶女之作，冀以引動柔情，女翻閱七絕一首云：「沉思無計夢無蹤，萬種低徊一顧中，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太甚，是相逢必歡會，世寧有此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卍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凉天，爐絲繞箔篆成薾，風啄簷鈴不入眩，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恨付嗁鵑人生有意無尋處，贏得愁心度少年，昨宵前夕此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戶隱風防落葉，虛窗清影度秋羅，袖中宛轉丁香結，枕上淒涼子夜歌，睡起登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妾閑何敢證相思，欲道軟語心先忖，怕觸儂嗔性未知，凉雨飄攏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廻腸搖千將息消受低頭不語時，水瓢雲寰弱不勝，風情霞思欲飛騰，微波曾照驚鴻顧，曲徑深防睡鶴憎，春冷聲尋花外鵲，夜闌樓閣雨中燈，分明隱下閒輕語，碧漢紅牆定幾層」，女止不閱曰：皆可焚也，觀之無可觀，詰之不勝詰，自唐人李義山韓冬郎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回黃香亭輩放言於後，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無窮之困苦哉，先是張生在黌舍中有同事朱某，跛一足性陰險，人皆惡之張刺以詩云：「脛如宣聖當時叩，腳未觀音宿世修，天上有仙爲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品作而彼知之，更足以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疲癃殘疾體相不具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張自是不作遊戲刻薄語，女嘗從容詢張之家世，及前妻性情，張曰婉而靜，顧以外家貧屢受譏訕坐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但大書窮字懸於綱間，其謂我何，語未畢，有張之同學過訪，張出迎，女即退入屏後窺之，適以書事相辯駁，友不服張盛氣凌之，友人忿而去時値小雨，張語女曰：閒無事圍棋可乎，鴻娟平日與張賭故爲拙行局終輒負一二子，至是設局布子張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又爲女斷其道以窘之左右求活皆不得，張急曰，逼人何太甚耶，女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其逼某友之甚也，張悟而笑，張性嗜酒，偶得咯血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進參湯中有薄肉數片，張問何物，女曰羊肺耳自是血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勸張戒酒，他日復飲，友人家夜半大醉歸，留女同歸，女不可，張偏曰，是細物也，吾將强爲奈何女曰有是哉我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固各有所好也，且我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若竟出於强暴者之所行妾何頼焉，無已君且安眠妾以夜至何如，張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滅燭後果復出，和衣臥牀側，張素知女性剛極意歡洽，天未明即去，明日見女坦適如常，疑而詰之女曰吾有昔人何須偶究乃知夜至者婢也。張前以詩詞見規於鴻娟閒竊之篋中女乘張出搜閱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比儂人，姿態還是輕倩，立也亭亭，行行姍姍，無言俯倚深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鬢花枝低斜任生綃周防揣來無此豐神淡遠，猶記納涼庭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遮，濃似春雲淡似秋，煙幾曲闌干尋偏，分明轉眼飄波碎，換不得眞眞半面，更晚來落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入聲詞，點絳唇睡鴛聲云「纖閨春濃，雛鶯調舌花捎地石韓游戲淺碧深紅處，弱線頻添暗倩雙雙粘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郎細。」又減字木蘭花步韻聲云：「蓮花淺即雙得金鈴誰最韻側耳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湘裙煙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彼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又憶秦娥押韻聲云：「闌閒暇卸花燕股輕輕斫輕輕斫思量寬窄，那人前夜釧金微動還停罷，裁紅剪綠花枝亞，花枝亞闌干歲偏分明窗下。又相見歡卜鏡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人佯說問陰晴，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却有一圓旋轉未分明。」點絳唇閨情云：「生小閨箏誓誰見蓮見半，爲絃乍撥指下何曾慣玉鏡爲台磨鑑眉峯淡嬌煙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淘沙春思云：「人立畫闌東，夢裡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晌朦朧，蹤跡等驚蓬芳訊匆匆一邊流水葬新紅，舊日春華何處是殘夢淒風，鴻娟閱至半歎曰語雖常致情亦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書裁詩不異同心益友偶隨之雅，聞者豔之而樂不及姦夜歸內室如故，又月餘晨起聞門外啼泣聲則婢子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鄰閱鄰婦詈曰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覷人，我父通判我叔禮部主事我弟兄皆秀才豈與汝輩口舌汝家姑嫂輩啞者乃纔容婢于坎人耶鴻娟即詣庭前召婢入責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是夫人曰娘子事哉，我日日閉門度日，猶恐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歲頭上動土請爲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懸鄰婦素知鴻娟爲鄰里所稱歎不發一語，願母居間勸解攜鴻娟入室，張生迎謂曰道學者亦復爲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妖麗何苦乃爾，是時已受江南張軍門聘去，數月始歸，歸坐女室中談世故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局其門，自詣母榻臥而使婢侍張，張既屢不得於女，且愁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狎暱事反目無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祝之，及夜覺清香撲鼻，見一無根蓮花微雲擁之遽前捉之，冉冉而去生驚笑曰蓮，花何往，視內室門未啓，乃聞女喚婢聲，次晨生以無根蓮花告之，女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魅而狡獪若此，我必搜鏡焚之，敢隣何奮不得鏡，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次年春張生將北行，而顧母忽病，日益沉篤，女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伏於中庭久而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女以左手劃右臂手顫力剪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剪以封左，而純拙若是，又見女奮齧其肉，齧而斷之血流滿衿袖間生爲之淚落，而不敢聲驚也，顧母食之後，病轉輕擾閱十餘日復病竟歿女嬌啼悲泣，迫不欲生，謂自喪父後依母爲命，今母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憔悴，又二十餘日亦病不起，涕泣謂生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妾死從母無所感，惟屢棄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失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歿後二日殮，面色如生，蓄于歸一年有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封臂之狀以爲慘痛，婢曰：吾憶之矣，官人乃不知耶，張茫然，詰其故，婢曰：曩自官人患酒咯血之病，娘子封肉以進，實爲左臂，故今以右臂擧母自張益悲悼流淚，至是始知湯中之肉數片，乃鴻娟之左臂之肉也，生旣葬女，遂北上道經廣陵會官軍已克揚州城，因詣王爾故墓弔之，則竹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廢池荒草之間，而畫閣雕闌俱如蜃氣樓台，化爲焦土，而顧氏數椽老屋亦在荊棘中矣，追懷舊游，淒然淚下，跨土牆而出將欲東行，忽見前遇道裝者緩步而來，略叙寒暄，向生索鏡，生曰已失之矣，道者笑曰，吾早知之矣，昔日固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收回之矣，君非蘇籬中人，寶精秘神幸誌吾恤，懸此小滄桑亦足自悟，勿貽他日悔書生遂問無根蓮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者嘆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根蒂者歟，願靈台清潔不染六塵，是以不植之蓮耳，張味其語爲之憮然，轉瞬間而道者飄然沒矣，張生名利淡泊，隱遁深山，不知所終。

（完）

# 怎樣使你的女兒有幸福

——應◇該◇設◇法◇使◇身◇體◇健◇康——

——不◇要◇施◇以◇假◇道◇學◇教◇育——

潘 婉

當你是一個很小的姑娘，也許是一個純粹的女孩時，同時你也讀到了本文時，你或者還不大明白，這時你的媽媽會看着你，不是一次兩次而要常常這樣看着你，在她的眼光中顯露着無限的期望，是一些不形諸言語的希望，同時更蘊藏着很大的恐怖，是隱而不宣佈，也蘊積着不出口的問訊和默禱的祈求，是她對孩子一點一滴的眞情流露，雖然不見形跡，但在內心却佔着很大的位置，這是偉大的母愛。

因爲在她那默默不響的靜穆內，在精神上對她的孩子，却在遙遠的多年以後瞭望着，她不但假想的瞭望着，彷彿在她的眼簾裡把這個暴露在搖籃裡的孩子，反映成了一個青年少女，不僅是一個人事不懂的小姑娘，簡直已經是一個嫁人做妻子的女人了。

她心裡在暗暗地這樣盤算，不知將來的年代會如何把她這小孩培養成熟？也不知將來的生活是如何支持下去？她心裡這樣禱！「上帝將會使她成功一個賢美的女人！」一個女人的心差不多都是如此，即或她本身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可悲或是很少度着舒心的日子，但是她對於她的女兒，總是希望她將來還要成婚，還是要給人家做妻的，決不喜歡或希望她女兒作一個度單調生活的獨身者永也不許嫁人的。她的此種心理，是非常強烈的。有人說這是一種本能的作用，看起來眞不是矯揉造做的，幾年每個正常的女性，都會有這種觀念的：「好歹還是結婚，無論如何，總比不嫁人好得多。」此種建議可說是普遍了各階層的婦女，有人以爲此種意見未必盡是。

可是無論如何，大多數的社會女人總有這樣一種信念，以爲獨身生活不管是怎樣來得舒適，但總不會趕上普通正常狀態下的婚姻生活來得高尚有意義，值得人們留戀。

再進一步說，這種建議又是非常健全的，固然你如果對於主張此種學說的人，窮詰其故，他們或她們也許不能說出其眞確的理由來，可是此心確是牢不可破的。一般的說來，女人的所以應該結婚，並不是單純的爲了經濟原因而結婚。如果這樣，則有許多的女人，自身的經濟力卻非常雄厚。甚至自己掙錢的能力會比男人來得偉大，她們何以仍要結婚呢？不是，這種理由是不正確的。這理由是深進一層，不是表面所能見到的一種，因爲女人天生就合乎過婚姻生活，她決不適宜於過「單調的幸福生活」。因此種生活環境是她難於適應的一種，可說在她生成的機構上就有這種能力。而且也因爲在天然的律例上，就注定了她應該盡其力之所能去尋求這種最健全的關係。唯有在這種關係下，纔能使她心滿意足，順天順理。其他的任何關係，也不合乎她的所求。

在女人堆裡甘願作獨身者的女人，實是鳳毛麟角的稀少。多數陷入這種命運的女人，都是被迫而出此。她們都是很勇猛的——要獻給她們敬意！去掙脫這種低級的悲慘生活。她們對於這種生活痛恨到極點了，也自憐自怨到極點了如果有機拔足，她們決不甘於沉淪的。她們有意無意的都會領悟到這是劊偶這是苦井。有一句言簡意賅的成語說得涵義最深，裡面的心理成分最豐富。那便是，「不與人接吻者，決非普類。」

因此每個正常的母親，會用愛睛注視着她的女孩。眼看她懷抱着小洋娃在那兒玩，在心裡會反映着讓她將來長大成人時，也變成一個萬人拱仰的賢妻的熱望。這熱望會整個佔據了她的心田，她幾於無時無地不在這樣的想着。她絕對不希望她將來要變成一個爲人賣勞力的女職員，女秘書，不管報酬是怎樣的優厚，更不希望她去作所謂資格最高尚職務最神聖的學校教師，或作一個學富五車，胸懷萬卷的女子大學講師。她作着結論的說道，幸而不必對於這些事情抱什麼杞憂。因爲她現在還是在孩提之年——人生是一條遼遠的旅程！

不過在這裏我們要對於她的這種結論，要表示一些不敢苟同的意見。我們敢說她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一個母親對她的女兒不論是怎樣的關懷或內心不停的作着祝福其前程的祈禱。可是她決不該讓她的女兒憑天由命的去變成一個完美的女人。她應該曉得這種偉大的信賴應該放在她的身上。惟有信賴着她的培植，才能夠成功一個理想中的女人呢。同時決不該把她投給上帝或是驟機旨的擺佈，打算使自己兒女變成做人家一個十全十美的妻，維繫着幸福的婚姻關係，非由做母親的加以勸養栽植不可。更有一般人的錯誤觀念以爲女人只要生就一副討人喜愛的臉蛋，就會得到了如意的郎君，而且女人既是工嬌善媚那怕是鐵石爲懷的男子，也會過之而心旌搖搖的，並能很持久的維繫着和樂的夫婦關係，這是大錯而特錯的一種臆斷的假想，女人的嫵媚固然是完美之妻的一個條件，在已往却是靠她有過很大的成就——固然最近還是不能免——可是如果希望你們的關係變成終身不渝，專靠這一點優越的因素，還是靠不住的，必須具備別種因素才可。

所謂要做一個完美的妻，做一個成功的妻，做一個幸運的妻。意是說要成功於一種訓練。這種訓練的開始要在很早的幼年。

我們所指的訓練，最迫切而最需要的課目是作健康的訓練此種教育目的的重點完全放在怎樣才能使你的女兒養成一種十全的體質機能，怎樣才可以使她成就一個體態豪無缺憾的女人，讓我們要明瞭而且要深深的記在腦子內，一個體格不佳的女人，縱然其他的條件都很健全，都能在一般人所希望的水平之上只因爲前者的緣故，她是決難達到人生的眞正目的的，因爲她從小缺乏得教，若要得到運氣高照的婚姻生活，那比做夢還要來得空虛，還要來得荒誕不可能，否則一個經過純正訓教的三等女人——姑且以等級來區別其優劣——會做成一個完美的第一等妻的。因爲孩子時期是一生成功失敗的決定時期，假如這時忽於訓管，未來厄運是意想中的事。我們的意思不僅是說身體虛弱或是有病的女人日後不足以看顧這種料理家政，要助男人治生的神聖妻的擔子。也是說一般筋肉虛弱，循環能力薄弱，消化不正常，牙齒不健壯的女人，將來也不會有資格作賢妻良母的。所以上述的一切毛病，我們都可以加以預防和避免。不過打算提防這種侵害，其提防的步驟應該提早開始，在幼稚時期就要縝密的加以提防。因爲人體的構成，一切建築物的修造，打算未來能夠多延時日，多抗風雨又非在基礎上打定了鋼骨不可，一個人長大以後風沙雨雹不知要經遇多少，所以在孩子時期非奠定了健全的體格根基不可。

我們在這裡正談到發展我們的筋肉

組織，健全的發展我們的筋肉組織，以適合結婚生活的需要，爲了完成那種生活的特殊效能，非有健壯的筋肉不可。而且我們願以極坦白的話表示，筋肉組織如果不健全，那是摧毀實在婚姻幸福的主要破壞力，有多少婚姻關係都會因此而破裂。因此一生嘗不到一點的愉快安全在悲慘中呻吟。原始民族的女人都是生就一種極健壯的筋肉組織，因此一般舞女都藉此種生理構造上的優點，作她們的賣舞生涯。因爲那時的婦女，雖然不是賣舞，多半以能舞爲上乘。所以生成這樣的價格，是她們的唯一目的，還有這是多少專家研究出來的事實。假如女人有極健壯的筋肉組織，會做成婚姻生活中的美滿伴侶。至於生殖以及撫育播植孩子，更是這樣女人的樂事。是她們天然機能所能應付的局面，決不像有些女人對於生殖活動，看做是艱難忍受的酷刑，因之起了無限的悚懼可怕。甚至這種酷刑在她們想來，如能逃避，還是逃避爲佳。

我們所以要千篇一律的主張，每個女人應該作機體的運動的，就是意在發展腸胃以及骨盤部份的人肉。這種活動應該作爲每個妻和母親整個教育的主要一部份，那就是說每個女孩子應該切實來實行此種運動。而且還有一點，此種運動，並不是專限於幼稚時期才去實施那些青年女郎，不僅打算結婚，而且還要打算得到幸福婚姻生活的青年女郎，更該實施。

小姑娘或成年的女人，吃着大便秘結之苦的數目，說來真驚人，可是最遺憾的事情，就是大多數人都給一種病態的虛僞觀念所蒙蔽着對於這種惡劣病症竟持着不大關心的熟視無睹的態度——寧把苦汁嚥在肚裡，一聲不響的——結果會產生不可想像的驚人悲劇，不僅多少女性因此而墜到大病的魔掌裡去。而且每個本該適合於快樂情侶生涯的女人也會因此而擊碎了婚姻的美滿，淪墜到爲丈夫苦海裡去嘆聲嘆氣了，我的這種說法，也許有人會認爲有些過甚而不予相信，但這決不是憑空捏造，或是無的放矢，還請讀者諸君予以深切的注意才是，還有一種女人的通病——不，女人最容易犯的一種毛病——就是「冷感」的態度——所謂冷感就是她對於兩性關係，發生着厭倦或不理的態度！這種毛病的構成，經過多少專家的研究，其構成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主因還是因爲大便秘結這一種毛病所致，習慣性的大便秘結，是最討厭最使人不快的一種徵狀。任何思想健全的女性也忍受不了的。在這裡我們也不必裝腔作調，我們直率的說，一個「冷感的妻」不論其他的條件是怎樣的健全。唯因其這一種冷感，對方有所求，她必有所拒的態度，決不會維持了久遠的夫婦關係的。有了這種毛病的女人萬勿忽略治療，要從根本上着手。首先要節制飲食，食量不過多也無不及。最要緊不可像饑而貪物似的，唯恐其裝的不滿。這是飲食上切忌的行爲，關於排泄體內廢物更要養成固定的時間，不可忽前忽後，忽早忽晚。這種廢質如果積存的運腹內，其危險很大，有變毒的可能，這有我們仍要在這裡重複一句，就是機體在運動，更是消滅便秘的最有效手段，不但消滅便秘更是消滅一切便秘疏通以後所發生的症候，因常在便秘症治好以後，往往會發生種種併發症的。如常常運動，則女人做事的技能，自會健全了起來的。

其次談到穿衣服的問題，似乎在這裡關於合理，講衛生的衣服，已經成了一般人所公認的原則，沒有特別提來叮嚀的必要了似的，那種冗長的或是不自然的束身襯衣襯褲，似乎在今日女界衣物中，已經不大發現了，可是這樣的東西在過去却給大多數的女人所採用着唯因其如此，才造成了大多數女人不健康。那時的女性是真吃虧不淺啊！因此我們懇切的盼望，現在的衣服式樣，要事實不重外表，要重在合乎衛生條件與否，而不要專顧盲目的時尚，而使自己的身體受累。我們希望不論樣式怎樣的變化，這種原則要永久的常存。

採用我們上述的方法——勤運動，節飲食——則小孩子或是成年的女孩會給母親加以殷勤的訓練，而變成適於未來偉大賢妻良母要求的條件的。雖然關於這目的，她也許還沒能完全存在心上，不但如此她還應該受到一種最捷徑最坦白教導。關於她未來的命運，應受到最詳盡的指示。不僅像一般習慣上所給予的而是要對於她自身的形體構造，各部器官以及各種機能的健全活動。尤其是對於直接與結婚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各部官能，婚姻生活的肉體基礎等，都該有周密的分析和訓導。

說起來好像是言過其實，對於現代的姑娘，彷彿有這樣似是而非的教訓。好像一位最有才幹的女作家曾說過，「婚姻肉體基礎，要遠勝於她的智識理解。」因爲有了健全的肉體，雖然頭腦稍現遲鈍，似乎也不大要緊的。這是錯誤的觀察。她又說：「在起先，她對婚姻的看法是人與人的社會的夥伴關係。而且關於家庭的籌劃，彷彿是一種事業的振興。夫婦間的關係在她看來簡直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什麼區別。也只有與嬰孩降生了時，她才感到有些異樣——至於這孩子是怎樣來的以及爲什麼有這孩子，她還是不能很確定的說出。」在一般人的生活水準之上，眼光還大，觀察力強健的今日青年女人，抑未曾到這種山村野莊般的智識閾裡逗留過的。因爲這是不值一顧的妄談，毫無科學的根據。她所具有的這種智識可說是一種最不合體統，最無體系的雜沓不值一睬的字論，絕對不切合於真正夫婦關係上的要求，是最大的笑話，是最大的荒唐，除此而外，還有一種最大的錯誤觀念，就是關於兩性的問題，不能在家裡公開的提出討論。休說公開的，就是暗暗的如果給那頑固的母親發現了。也要予以責斥的。她不曉得從那兒得來了一種毒質最深的觀念，認爲這種問題是汚濁的討厭的，不體面的——這種態度的繼續發展起來，結果會釀成了女兒淡於婚嫁的異常行動。這種惡果是最討厭，是可怕不過的。

這是人們所悉知的「共謀的緘默」這名詞知道人多極了。這種噤口不談的政策，爲害於人的厲害。真比毒蛇還甚這會毒害了光明最美滿的人生前程，把和樂的婚姻投到苦痛的無底深淵裡去，永也翻不過身來。把許多女子對於婚姻的觀念，以及兩性的關係會弄到一落千丈，毫無上進的意緒，摧殘得不可收拾。這種有毒性的假面具的虛僞念頭，我們必須如真鋼廢爛鐵，暨個的予以消鋤。再有那佯爲貞純的僞行，更不可保留半點。有了此種假面具會遮住了多少女人應該了解的迫切的知識。在那僞行的重重幕裡，隱藏着無數女人願意徹底明瞭的真實教材。這種知識和教材，以前都是必須在特殊的機會裡，偶爾於低聲低語間得其一二。說來一種正大光明的東西，竟這樣不得自由，多麼可憐啊。

關於性的知識受到了嚴厲禁斥所留下的印象，是最難抹滅的。因爲一個小姑娘的腦子像一張純潔的白紙，首先印上了什麼痕跡，就留下了很久的烙印，輕易是不容易抹煞的。因爲這樣一來，她會認爲婚姻關係是[illegible]可羞的，「獸性的，」一起了無限的憎恨，再不就認爲如果做妻，一定是最苦痛的最難過的生活得個母親都這樣的禱告着說：「上帝會保佑我的女孩將來長大成人一定能做一個賢妻而健美的婦人！」她更會引申其意的說，你肯接受我這意思嗎？你肯使的精神變成事實嗎？你肯不辜負上帝的意旨嗎？

人生並不是那樣的簡單，要及早努力。

（完）

將沒落的美國

# 充滿美國的失業婦女

·陸·

失業在現時代下，是一樁必然的事情，並不會使你驚奇，所以號稱黃金遍地的美國，也不能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全境失業工人人數有一，〇〇〇，〇〇〇。經濟恐慌以前便增加到四，〇〇〇，〇〇〇，到了恐慌發生後的三年中，大概的估計，失業人數是從一七，五〇〇，〇〇〇，增加到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以上。一九三五年三月間 Alex-an der Hamilton Jnstetute 的表列，失業工人的數目，是升到二五，〇三四，〇〇〇。其數字堪稱驚人。

根據上面這些簡單而驚人的數字報告，使人知道在雄霸世界的金融資本的美國，一方有大批生產品運出工廠，運到各殖民地附屬國，另一方面却有無數千萬找不着麵包的失業者。

在這許多失業者當中，究竟有多少失業婦女，我們不容易知道。只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裏，美國聯邦婦女部結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所作的工作婦女的簡單報告，結論是在二千一百萬個，本來從事職業的婦女中，竟有二百萬以上是失業的。同時這婦女部的主席 Horg Anderoon 在一九三五，一月發表報告，青年女工的失業超過青年男工，長期的失業女工中也較男工多。還有到了三十歲以上的女工，她們的失業更是多於男工。

紐約勞工部晚近的調查，發現紐約近來在全數婦女中竟有十分之三是失了業的克蘭島蘭城的報告，那裡的失業婦人之數，也和紐約相彷彿，其次像阿特蘭塔芝阿芝爾城在一九三五年冬天對於失業工人的考查，發現在全部工人中有一半是失業的婦女，至於其他的城市，芝加哥也在內，統計起來，這城市裡失業的女工大概要佔全國失業人數的五分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裏，紐約城對於失業婦女人數作了一個特別研究的報告，在一九三四年紐約失業婦女的人數佔全數婦女百分之二五，四，到一九三五年失業婦女人數竟升到佔全數百分之五六，一二，雖然男工失業的人數比去年（一九三四）少許增加了一些。同時，除開上面的失業婦女而外，在業的女工還有百分之二十七是作一部份的工作 Parttime Work 這說明了羅斯福大總統執行新政策後的八個月中，紐約這樣一個工業中心城市竟有半數以上的婦女找不着工作。四分之一以上的婦女，做着可憐的部份時間的工作，領着可憐的部份時間的工資，同時，在美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裡，假如一個工廠在報紙上登了招收女工的廣告，廠門口一定是蜂擁着應徵的婦女，據說在紐約的美國訂書所裡有一次要招收二十五個女工，工價是八塊錢一星期，竟來了一千個應徵的女孩子，招工的主人只好接收了五十個，剩下的九百五十餘個，只得叫了十一個警察將他們驅散了。

在美國，結了婚的婦女，「結婚」就限制了他的一切，可是結過婚的婦女，仍需要職業，因爲她的丈夫不能供給她的生活費用，所以結婚後的婦女，爲着對於她家庭的供給準備丈夫一旦失業，兒童的疾病，兒童的教養，醫生的醫金以及種種成立了家庭以後超過個人生活家庭需要的開消，她更需要有職業，結婚的婦女必需是要有職業的，而許多僱主們，看着失業的人太多，不管婦女怎樣地需要職業，除開除結了婚的在業婦女，用丈夫去代替她們，這是解除失業恐慌，緩和經濟危機的一種辦法。

現在我們再看美國吧，向來有職業的婦女，一旦結了婚經濟危機發生了以後，大半都是被開除了的。按照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美國民族教育社的考察，在一千五百個城市之中，將近百分之七十七的城市，不聘請結過婚的婦女作新教員。這些城市當中，有一半以上，當一個女教職員剛一結了婚，立刻就開除她的位置。不僅是當教職員，是這樣即是機關裡的僕役，或者作別樣工作的婦女，都是當她們一結了婚便被開除工作。

許多婦女們，他們不辭勞苦地做夜工，做趕工，做超時的工作：不顧疾病，不顧損失健康，不顧可怕的「未老先衰」，爲着害怕失業害怕飢餓的婦女，她們除開靠着國家機關施與的一點不生效力的救濟外，可以說大都是在黑夜裡街頭流浪者。

關於救濟，單身婦女是得不着的，只施於有家庭的婦女，在危機發生的第五個冬天，有好幾百萬的婦女完全沒有一文錢的收入。那時全聯邦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等待救濟，但是面着一個無可奈何的冬天，竟沒有人敢作成這樣偉大的英雄的事業，國家的救濟本來不能滿足失業的飢餓的，何況等待着救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生活的標準一年比一年貴。比方在美國的幾個主要城市裡，一九三五年八月待救的家庭比數比一九三四年同月多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但是物價的高漲，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裡，比方一個最起碼的家庭的食品，如雞蛋，牛奶，黃油，菜肉，麵包，洋葱，蕃薯之類，每月用十四元六角八分可以買着，到了八月裡，買這些同樣的東西每月得要十七元七角四分，這時比一月裡已經增貴了十分之二。

物價的增貴救濟事業的基金是否也跟着同樣的增加呢？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很多救濟的幹事人，發明了一種「不定」的救濟制度，他們發出一種一星期輪轉的食劵，而在這一星期當中，他們尋找是不是有某一個家庭的份子得着了職業，假如沒有的話然後再繼續救濟。而這一星期的限制救濟是並不能救得一個飢餓的家庭的，他們發出這一星期的救濟劵本來就不是爲了要夠一星期吃的，在報紙上登起來，救濟局供給那些家庭中許多東西，電燈，汽油，或者還付房租實際上那些困苦的家庭裡，電燈和汽油根本就沒有，而房租也並不是由救濟局付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美國婦女俱樂部裡的一些比較能夠飽食的份子，在紐約城的 Asto 旅舘裡開會，她們對於七萬五千無家可歸日夜流浪的婦女，作了這樣一個動人的描寫，早上，她們從一個職業介紹所跑到另一個介紹所去，下午她們休息，可能的時候就守在大飯店門口或者是車站上。晚上她們就坐在地道裡邊，她們在第六條街和第九條街上吃一辨士的小飯店，但是她們說吃不飽還是不大要緊的，她們最怕的就是無處棲身。

她們在許多城市中流浪，她們夜裡常常去介紹所的門口請求借宿。乃至于找不着藏身的地方便通夜地臥在貨車頂上。

更可怕的就是許多懷孕的流浪婦人，爲着沒有房子住，吹着風晒着太陽，臥在垃圾箱旁邊還有些是快要生孩子時候，故意的睡在垃圾箱旁，希望有人給她們小孩子施極一點舊衣服。

垃圾箱可以作失業婦女躲避風雨的處所，垃圾箱裡邊的東西自然也可以作爲她們的食物。許多婦女和兒童經常地靠着垃圾箱裡的東西作爲她們糧食。垃圾箱的東西，自然也可以作爲她們的食物。除開了人去尋取以外，還有的是大批的蒼蠅，但是對於飢餓得太久的人，蒼蠅是不能阻攔她們的，常常在一個城市的公役搬移垃圾箱的時候，箱子旁邊都是蜂擁地跟隨着許多婦女和兒童爲着要繼續爭取箱子裏的東西。

靠着垃圾箱裡的東西過活的人，疾病和死亡便是她們的結論美國的許多城市裡，都是這樣。

美國據說是富庶著稱的，但是看了這上面的介紹，就可以知道美國的眞面目是怎樣了。同時這上面所說的還是五六年以前的情形，現在世界瀰漫了火藥的氣味的時候，那麼美國的失業人數的增加和經濟恐慌更是可想而知了。「沒落了美國」，這我想不是一句空話吧。　—完—

按十一頁之專人專文條約，中有「服飾宜崇雅飾」見得一錄（卷十五，三頁）云：「吳中刻絲顧繡，以及鑲金雕嵌，各項物件，皆有作坊行戶，獨以營生，原不必概行禁止但用之不得過（其？）當，不但物力可惜抑且不衷爲災，猶如男子著油綠襯衫，戴小帽，拴繡花汗巾，其人已屬可鄙，至於婦女衣裙，則有琵琶，對襟，大襟，百襉，滿衣，洋印花，一塊玉等式樣，而鑲滾之費更甚，有所謂白旗邊金白鬼子欄杆，牡丹帶，盤金間綉，等名色，一衫一裙，本身紬價有定，鑲滾之費，不啻加倍，且衣身十之六，鑲條居十之四，一衣僅有六分綾綢邊色則難拆改，又有青骨種羊作襖反穿處上亦加鑲滾，更於排鬚雲肩……」據以上所記可知當時服裝之奢侈矣，至於旗裝衣服鞋履，有限於滿人，清初至末亦有相當變遷。

民國以來，歐風東漸，服飾大變，昔日之博衣大帶變爲西裝革履，赤腿裸背曲線畢露矣，時新日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歟。　—完—

# 談大塊戲及名伶獨有本戲

劉雁聲

吾人偶檢既往梨園所演之劇目史料，除昔日由老生盧勝奎改編莊恪親王奉旨所編之「鼎峙春秋」為皮黃全本「三國演義」外，尚有四喜班所排之全本「渾元盒」。三慶班在排演全本之三國演義以後，尚排有「列國」，「乾坤鏡」，四喜班亦尚有排演「五彩輿」，「梅玉配」，「雁門關」等戲。嗣伶人十三旦排演全本「新安驛」，「鐵弓緣」，福壽班排全本「龍馬緣」，「兒女英雄傳」，又由崑腔排為亂彈之「十五貫」等，此均為清咸豐年間所排演之戲，而道光以前，尚有張德天所排之「昭代簫韶」，（即全本之楊家將）若干年以後，又有史松泉編出全本之「施公案」，交福壽班排演。張勝奎在春台班時，曾排過整本之「彭公案」，又曾傳說張二奎曾由崑腔之「瓊林宴」，改成皮黃。並且昔年梨園曾演過全本「普寶莊」，由曾莊辭官起，至殺猶止。尚有全本「淤泥河」一劇，自入窯起至羅曾止，徐小香曾演之。據此可知昔日梨園所演多為全本，嗣因演者之變化，與台下之好惡，逐漸變成單齣制，覓之昔年梨園故迹，又可知「珠簾寨」乃全本之「沙陀國」，「刺湯」乃全本之「一捧雪」，「宇宙鋒」乃全本之「宇宙鋒」，「釣金龜」乃全本之「孟津河」，「二進宮」乃全本之「大保國」。至於「法門寺」，「武家坡」，「檢柴」，「鴻鸞禧」「御碑亭」等戲，昔年多演全本。而一班新演之全本之新戲，如昔年三慶班所排演之全本「三國演義」，竟亦連演一月之久，而座客不衰。又可知全本戲在昔年之如何為人所重視。至於各戲之來源，又皆有始有終，如「汾河灣」係來源於全本「薛仁貴征東」其根據為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如「搜孤救孤」係來源於全本「八義記」，其根據為元曲「趙氏孤兒大報仇雜劇」；如「六月雪」係來源於全本「斬竇娥」，其根據為元曲中「感天動地竇娥寃雜劇」；如「桑園寄子」，係全本「黑水國」其他如「封神演義」，「列國演義」，「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西遊記」，「水滸傳」，「精忠說岳」，「南北宋」，「楊家將」，「濟公傳」，「白蛇傳」，「包公案」「綠牡丹」，「彭公案」，「施公案」等說部小說，均有本戲可證。即至「請醫」一劇，亦為整本「幽閨記」中之一齣此更可見本戲之為台上與台下所注重之一斑。齊如山氏曾縷細言之，至於由本戲之變為零齣之原因，不外齊氏之言，茲引錄於次：「中國戲長短雖有不同，但其原本都是有頭有尾，有始有終。這些年戲園中不大演全本，只演單齣，這也有個原故，因為台下觀客不愛看整本只愛檢好的聽一段，所以戲界也就只檢好的地方演一段。可是只演一段不夠看，所以在這一段之中，又加出許多材料，這位加上一段唱工，那位腳色加上一段做工，又一位加上一段把子，加來加去，演的這一段那夠吃力的了，誰還能夠連演全本呢？……」齊氏此意，可謂概括梨園中近數年之演戲意態，但須補充一兩句者，蓋昔年伶人演戲，不知何為獨角制，何為配角制，吾人只觀程長庚在所排之全本三國演義中，並未自掛頭牌，固然程氏地位已躋上位，衆人視之如衆星捧月，然在班中初不僅知爭牌位爭前後之作用也。故其時凡去一角，獨不大費力氣，一如各角均為頭牌，集各角排為一齣本戲，可謂集中力量，是以所表演者殊為特別精彩，嗣以各大老板相繼謝世，此種意態，完全演變，梨園中變為獨角制及頭塊牌制乃以一個角色領銜出演，是以對於全本不能牽爾操觚也，又加以台下有意化整為零，因之一齣整本之「龍鳳閣」，漸次無人演唱，嗣即將「大保國」，「探皇靈」，「二進宮」，分開表演。台下亦似認為一齣「二進宮」，其中三個角色，以足饜台下之視聽慾，台下既不窮究，台上自然轉向單齣表演。久之整本戲有人視之為外道天魔矣。京朝派之戲劇情形，既然若此，後之所謂「海派」戲，在感於海派零齣敵不過京朝零齣之時，梅派又毅然排演整本戲，如數本連台之「開天闢地」「諸葛亮招親」「狸猫換太子」，「封神榜」等，加以新彩新砌，劇出機關佈景，遂致風行一時，大受歡迎。名坤伶碧靈娟在京朝不能立足，即走滬上，專演「開天闢地」居然紅遍京朝。說者謂此為戲劇已走入魔道吾人於此等議論，固未可厚非。但足見海派戲之巧於變幻 隨機生智，京朝派固無疾痛懸，不屑一言。其時也，京朝方以有限之單齣戲為號召之力，如「四郎探母」，「武家坡」，「玉堂春」，「空城計」，「失街亭」，「捉放曹」「奇寃報」，「二進宮」，「珠簾寨」「法門寺」等輪流上演，觀衆亦以能細味戲旨，並不以此有限而時常重複之表演為疵。彼時京朝如在演「四郎探母」之時，准帶「回令」，「武家坡」，前帶「趕三關」，後帶「進窰」，「玉堂春」前帶「起解」「空城計失街亭」後帶「斬謖」「捉放曹」前帶「公堂」後帶「宿店」，「奇寃報」前帶「行路」後帶「公堂」，並准帶「堆鬼」，「二進宮」前帶「探皇靈」，「珠簾寨」後帶「收威」，「法門寺」後帶「大審」等等情形，則台上認為今天太緊矣，台下亦認為一種異數。吾人曾在台下聽觀客相互而言曰：「今天失街亭，帶斬謖，眞算難得。」此語足可代表一般觀客對於零齣已有厭煩 自海上「開天闢地」之風北漸，伶人亦欲一新台下之耳目，故郝壽臣能排全本「桃花村」，將「審七」與「長亭」一併演出，台下並不以為怪事。由此以還，漸變單齣為相似之整本矣。於是荀慧生新排八本「花田錯」，尚小雲曾演全本「五龍祚」而擧凡前引之各齣久演不衰之戲，為「四郎探母」必須演至「回令」，從無特別加注曰：「准帶回令」，劇名亦已一變為「探母回令」。如「武家坡」已漸帶「算糧」「銀空山」，「大登殿」如「玉堂春」已須自「起解」演起，「空城計」後必帶「斬謖」，「捉放曹」必唱至「宿店」。「奇寃報」以不演至「公堂」為稍差一點「珠簾寨」自然有「收威」一幕，「法門寺」之「大審」，乃不在話下矣。又過一個時期，名伶新排本戲漸次出現，梅蘭芳以「鄧霞姑」，「一縷麻」，「牢獄鴛鴦」等為號召，於是男伶與女伶，競以零齣變成整本為職志。因是「武家坡」一變而為「王寶釧」，「紅鬃烈馬」，自「花園贈金」起，直演至「大登殿」止「玉堂春」，一變而為自「嫖院」起至「團圓」止。後又有別本之「玉堂春」，在「團圓」之後又有劉秉義參王景隆，王景隆與蘇三將來大報仇而重賦團圓之說「捉放曹」添上「公堂」後帶「宿店」為定而不可移之演法。「奇寃報」准自「行路」演至「公堂」，「二進宮」竟有自「大保國」演至「探皇靈」，「二進宮」者。楊寶森又曾擬排演全本「龍鳳閣」而未果。「法門寺」不僅准帶「大審」，往往有自「拾玉鐲」演起，改戲名為「雙姣緣」，馬連良曾演「硃砂井」，將劇情展大。而當時新出之坤伶曾數排「玉堂春」，謂之為「新玉堂春」，嗣更有呼為「新新玉堂春」者，是更近乎炫奇矣。戲之全部性質，演變至現在，已為回黃轉綠之時，全部戲為台下所歡迎，故李萬春李少春相互以全部猴戲為連台演出，上座並不見衰。而李萬春更聯合三國戲，演為「曹營十二年」，名目新顯，戲之本身加重加長。吾人可以復觀當年三慶四喜之盛矣。

然於此時，除全本戲相競上演外，梨園中復多陪襯以「大塊戲」，如「羣英會」演至「借東風」，「甘露寺美人計回荊州蘆花蕩」演為「龍鳳呈祥」，「一捧雪」竟自「過府搜杯」起至刺湯止，中間伶人互為每段之主角，如前部莫懷古，中部莫成，後部陸炳。群英會亦然，其前後部，「魯肅孔明」，殆視成慣例，甚至譚氏父子，亦競為顛倒之出演，可知其盛矣。又如「霸王別姬」，自楊小樓與梅蘭芳演為標準戲時，嗣即開梨園重視之例，如周瑞安，孫毓堃競以霸王見長，名重一時。在二十八年秋間，各國競演霸王別姬，構成一時之風氣。又如「青風亭」，雖為馬連良與張君秋之標準戲，但因其大塊之故，自「拾子」至「攀子」亦自覺甚長，足可飽台下之欲望 故他伶相率競演此戲。至於其他如，「挑滑車」，「八大錘斷臂說書」，「御碑亭金榜樂大團圓」，「得意緣教鏢[illegible]餞」，「胭脂褶」「虹

霓鋼頭二本」，「定軍山，陽平關」，「連營寨戰猇亭」，「刺巴杰酸棗嶺巴駱和」，「上天台打金磚」，「托兆碰碑」「斬黃袍」，「九更天」，「六月雪帶法場」，「四進士」，「寶蓮燈鬧學打堂」等，均可謂之「大塊戲」，每見舞台之上，競相演出。伶人又自做兩明將零齣又加添首尾，變成大塊戲，李萬春與樂老戲「汝南莊」，「牛頭山」「牛皐下書」，「挑滑車」編爲「高寵」，馬連良樂老戲「淮河營」，「蕭酒令」，「盜宗卷」編爲「十老安劉」李萬春又樂老戲之「狄青斬蛇」「狄后認姪」「刀劈韓天化」，「狄太后鬧宮闈」，「八賢王鬧法場」，「狄青解征衣」，「雪夜奪取崑崙」編爲「狄青雪夜奪崑崙」。馬連良又集崑本「飛燈盜」，及老戲「燈棚換子」編爲「春秋筆」。王玉蓉集「截江奪斗」，「祭長江」編爲「孫夫人」，又集「梅龍鎭」加添首尾爲「驪珠夢」，荀慧生嘗改「樊江關」編爲「婚姻鑑」，又改老戲「丹陽恨」爲「東吳女丈夫」，又改老戲「斬戚姬」，爲「魚藻宮」，吳素秋黃玉麟又改老本「臨江驛」爲「瀟湘秋夜雨」及「張翠鸞」，吳素秋又改老戲「桃花莊」，參以崑本「題門記」演爲「人面桃花」吳素秋又改老戲「絡緯娘」爲「紡棉花」凡此種種，均以老戲改爲一串頭之「大塊戲」，以饗觀衆，不似昔年只以演單齣爲能事矣。

「全部戲」與「大塊戲」之出現，其原因固在伶人之巧於機智，善迎台下之好尙，而爲逢迎入時之打算。但此外尙有絕大之原因在此，卽由此可以看出伶人之表演，以花梢熱鬧爲號召，台下觀客又以看戲之長短爲目的，固其間仍不免有往重伶人方面者，但依此大塊戲之趨向，則可知伶與戲之本身，輕重熟是矣，此理並非祇及伶人爲觀客所偪視，蓋台下聽戲之長短大小，爲多看幾次伶人在台上之出現，對於戲理，與夫眞正看戲之趣味，完全相失，訓至爲人小兒每以看長篇大套之戲爲夠本，爲過癮，於是整本與大塊之戲，不能不擺上舞台，是故「洛陽橋」加入雜耍「漢皇莊」加入雜耍，「智化盜冠」加入雜耍過會，無不爲觀客所喜，群趨入場，雖視諸昔年以整本戲爲重而以致今日似乎復古，但其意味則完全喪失，以致今日各種「彩頭班」相繼出現，其作俑不能不歸之於「乾坤鬥法」「唐明皇遊月宮」「濟公傳」等戲，引起京人之乍開此眼，遂致達到伶人以賺錢爲目的，今日麗德戲院之「八仙得道」開明之「七劍八俠」王玉蓉在長安將次組彩頭班，號稱萬人空巷，其原因蓋不出於觀客喜全部戲與大塊戲之能過癮也。又加之戲劇從業者，慣於引起觀客之興味，所謂電影化之戲，遂使觀衆不自惜其降低看戲之水準，一致趨於此種大塊戲矣。

在此期學以前，盛行整部戲將方興未艾之時，伶人於既排全部戲又欲一新觀客之耳目，乃別出蹊徑，排個人之獨有本戲，此亦曾號召一時，紅到絕頂。如梅蘭芳，當年之「一縷麻」「童女斬蛇」「牢獄鴛鴦」，「花木蘭」，「洛神」「西施」等，在今日幾視爲且角之規臬，以能演此數齣戲，才始稱爲梅派遂有「言慧珠」稱絕一時。而美男子之「李香勻」，在言慧珠以前若干年卽以演梅戲爲稱雄，嗣以困於烟霞，不自振拔，竟爾無聲無臭，殊爲可惜。「徐碧雲」昔日曾列爲五大名且之列，所排有「薛瓊英」，「虞小翠」，「綠珠」「無愁天子」，「芙蓉屏」，「褒姒」「李香君」「二喬」，「[illegible]娘」，「變椒記」，「蝴蝶盃」，「蕭觀音」，「前玉堂春」等，惜乎，自嗜而下，出外多年，潦歸重回，出演數次，竟不能延續下去，尙小雲之新劇如「紅綃」，「[illegible]漱娟」（卽梅之鳳箏誤），「謝小娥」（原名貞女復仇），「林四娘」，「卓文君」，「白羅衫」，「峨眉劍」「九陽鐘」，「比目魚」，「千里駒」，「秦良玉」，「漢明妃」，「空谷香」，「綠衣女俠」，「千金全德」「北國佳人」，「摩登伽女」，「前度劉郎」，「婕妤當熊」，「花蕊夫人」，「[illegible]女兒」，「龍女牧羊」，「鄭伯十七段」，「虎乳飛仙傳」「青城十九俠」「相思寨零歸娘」等。尙之新劇中，雖數量甚多，悲不常演，雖有若干劇，以致失傳。況徐漢若干部，交榮春社排演外，如「千里駒」已改名爲「三劍客」「鄧飛霞」，已改名爲「船家女兒」，等。其本人之新戲，近來尙有一齣「黎秦娘」，亦未能常演。程硯秋之新戲如「梅妃」，「紅拂傳」，「孔雀屏」，「鴛鴦塚」，「玉獅墜」，「青霜劍」，「風流棒」，「碧玉簪」，「荒山淚」，「斟情記」，「玉鏡台」，「賺文娟」「沈雲英」，「聶隱娘」，「春閨夢」，「燕子箋」，「文姬歸漢」等，後又有「女兒心」演百花公主事。荀慧生之新戲如「晴雯」，「香菱」，「棠娘」，「庚娘」，「紅娘」，（此三娘字戲爲荀派之代表戲。）「元宵謎」，「丹青引」，「妒婦訣」，「埋香幻」，「繡襦記」，「霍小玉」，「還珠吟」，「雙妻鑑」，「香羅帶」，「荊釵記」「[illegible]淚」，「荀灌娘」，「揚州夢」「梨雨村」，「釵頭鳳」，「勘玉釧」，「釋花鈴」，「慎鸞交」，「代夫媒」「同泊夫人」，「紅樓二尤」等。在荀氏之新戲，較梅尙程之有不常演之戲，甚屬少見。蓋荀氏每以常演爲目的，然其中有以時間不合，劇情需要修改者，故仍有一二不能與觀衆見面。黃玉麟有「冷月姑」，「落玉配」，「苦中樂」「莫愁女」，「李十娘」，「風塵三俠」，「新汴梁圖」，「鄱陽鎭降黑玄狐」等。新豔秋「琵琶行」「湓江緣」「玉京道人」，「春閨遺孀」，「荊十三娘」，「霸王遇虞姬」等。惜乎此兩伶人，黃既改爲富連成之教師，現又歸「八仙得道」彩頭戲中之角色，新則適人，不能再演，則兩人之新戲，將隨人而失傳矣。王玉蓉最早之新戲爲「乞酒罵鬧」，卽與張霈故事，其次如「香祖樓」「豔雪亭」等，近王玉蓉已組彩頭班，則此新戲又無人繼演。吳素秋之新戲如「勇節白夫人」，「搊子破奇陣」「桃花女鬥周公」等，久已不演，卽最後所排之「比翼舌」，亦因配角關係，未克久[illegible]。黃玉華自排「玉盤冰」後譽聲鵲起，故又有排「北觀音」現以居喪及與燕影拍照「盤絲洞」關係，不能出演。徐東霞自排「杜鵑紅」，久無聲息，且東霞在病中，只東明出演，只的老戲爲號召矣。馬連良之「春秋筆」，火牛陣」，「馬跳檀溪」，「蘇武牧羊」「十老安劉」亦在輪流出演與久不作出演之打算中。李萬春之「陰陽魚」「田七郎義血酬恩」，則在休廢之列。葉盛章之「智化盜冠」，「白泰官」，「歐陽德」，「佛手橘盜銀壺」，久未露演。戲曲學校，既已解散，榮春鳴春富連成等科班，又未能時以新戲出現。名伶排演新戲之風，至現在已漸成過去而代之者，卽爲走外埠，與彩頭班之興起。是故上海黃金更新各戲院，遂爲京伶逐鹿之地，京朝戲劇之根本地方，乃一改而爲大異昔日之光景，除五家彩頭班尙興高采烈以外，名伶如譚富英，馬連良，李世芳，吳素秋，不是暫時休息卽謀走外埠，或無聲息之中，以致春明舞台之上，頗顯冷落之態。此種原因，固一時難於歸納爲一，但爲伶人之衰老藝不演或相繼謝世以外，無以繼其後，雖有三大科班，然一時不能選拔恢復。故吾人於檢點昔年花部興衰事勝一時程長庚崛起以後，一時[illegible]靡不感歎扼腕，於近今梨園之以爭落伍之表現，將不知何以善其後也。此蓋自然之情形，非人力之所可挽回者也。

在男伶之既屬老大，程硯秋現已擬不演，荀尙在此掙扎，尙小雲則以榮春社之關係，譚富英亦近於掙扎，況昨今兩年，程繼仙言菊朋謝世於前，時慧寶逝此於今，魯殿靈光只餘一王鳳卿，又不能支持，故考查現時之情形，京朝劇壇，亦實有不過支持之原因，而坤伶輩又無若干年之永久不變，曾幾何時，名花有主，適人而去，卒遺下舞台一種損失，無人以補其缺，言念及此，只有仰望三大科班爲之循正途造就人材，以及小名角，名票，二三路之坤角，爲之支持，延續京朝劇壇之生命。彩頭班之興起，固足以使冷落之梨園爲之添一些生氣，然此當然非可持久者，苟此風漸盛，將又變成何種樣式乎？

以吾人之觀測力視之，單齣制不易復現，因戲固因好戲而使人欲聽，其奈無相當之伶人出演何？則彩頭班必可盛行一時，嗣後另需科班中之勁勁人材出現，爲之整飭梨園，使其復興，吾人有識學之期待與希望歟？（完）









# 寸心草

麥蕭

我有一個習慣：不喜歡讀歷史。因爲人誰能像浮士德是的宣這「過去」呢！雖然爲彌塡知識的空虛，有時也沒法不看一看歷史書籍一類的東西，但是那時的心情就悵惘極了。回憶的心坎上總像是落起一陣晚秋蕭蕭細雨，有一點荒涼，有一點惆悵，還有一點潮濕濕地抑悒！一點方寸之心，恰如荒蕪古廟，叢生亂草，一時頻感人世變幻得令人咋舌。可是回憶也得利用這點惆悵，偏偏時來時去……。

窗外秋陽，洒滿了窗櫺。這瀟洒清朗的光影，又搖曳起不少過去的回憶波紋。彷彿夏夜天空上的那種尾巴閃放着寶藍色光輝的螢火虫，忽忽飛過，驀地又使我想起一個不能忘掉的故事。回憶是苦？是甜呢？我又惘然了。

曲曲折折地里外院落，老劉看老頭兒唯有他，在十年前咋家曩，可以隨便出入，而且不用打門，不用呼喚，因爲父親曾經臨囑過家人：

「老劉，人好心更好，老太爺在世，倚爲心腹。老劉！也眞是山南海北的和老爺子共過山川人事險阻萬種患難！大家不准難爲他！」

如此，這老僕人就獲到了做僕人的不能享過的看待。但是老劉並不因此而驕寵，當時一種歡馴慌恐的樣子，曾經獲到父親微微地嘉許笑容，自此老劉勞働愈加抖擻精神，一切盡力的出血出汗！的確！老劉在我們的家里，實算是滴落過無數汗粒與心血的功臣呵！

老劉那時候，五十多一點的年紀，身體瘦小，面色蒼黑，但精神不但健旺，而且頭腦清楚不畏艱苦，在我們家里，據說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他沒有父母沒有妻，子，孤伶一人。對於他自己他從不計算目前以外的得失，他以爲終身得此溫暖安靜寄托，也就算了。故老劉差不多對於我們家裡，即使是一點細碎的小事，他的關心與周顧的施措，差不多趕和我們自己家裡人一樣了。

尤其我，有時想起死去的老劉，那張爲日子搶刼了的瘦小蒼暇的影子，委委曲曲的死去，心裡總是傾感淒涼，像是由我手掌中丟了一點什麼東西是的，空虛虛地一陣惆悵。眞奇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一張心，不算孩子了但總像蓄地倒了依靠，對於當前歲月，一陣陣襲出寒涼襲人，生有需零的消極觀念，日子過的太忙，變化同時便嚇人了呵。

父親不在家，老劉就倒了霉。男孩子照例不能常閙在家裏，我那時，年歲雖然已經十歲了，但是仍然沒有諒解老劉的好心的知覺。這傢伙，在我那時的心目中，眞是一個討厭的老傢伙！因爲什麼事他都管，而且管得那麼細心到無微不至，爲此，小心靈歡喜自由愛悅跳跳，自然老劉是應該大不爲我所滿意了。

一年的夏天，那天，我和老劉商量好，第二天早晨去到城外捉蟋蟀，老劉第一次可愛，因爲當時答應了：

「好，到鄉村里玩玩也好，可是，得聽我的話」！

心里開始一陣厭煩，想起往日去學校，走在小胡同里，老劉既不許踢那個黑門洞的老黃狗沿街的井沿，更不許我往井里投石塊等等惱人的嘮叨，一時又都在惱子裡復活了，當時心里原讓許多氣忿給阻礙着，不去，不去，和這老傢伙出去，也玩不高興！

這時老劉對於我的一時興高彩烈一時又冷冷地失去興緻，像是稍稍明白了一些，他裂着嘴笑了。

「其實，大少爺只要能夠聽我勸，不涉險，不讓老劉擔心，不讓老劉用心揣着您的心，我幹嗎非攔您高興呢！去吧，熱天到城外涼快涼快眞好，嚇！蜻蜓飛滿了天，蛐蛐的牙，像老虎，去吧，明天，想着早點起來，別又像往常上學，讓老劉蹲窗口打九更！哼哼！」

老劉把口氣用嫩了點，把笑容弄嬌了點，愈直天眞忠誠可愛不免感動了缺乏尨雜的人事地位的小心窩，我開始哭升着最眞摯的喜悅。

想想，誰說不是呢？每天，偏巧要是在冬天，眞懶得起呵！有時我雖然醒得早，但是熱烘烘地被窩，躺在身旁的母親，屋子外邊狂吼着的風叫，這些，都有使我裝做酣睡不醒的可能，心里冗駡着不一會就該摧命的老劉：

「老劉，昨天一定讓煤氣薰壞了！哼，一定，一定！」

心里擔心老劉的呼喚，焦燥極了。這時老劉眞像一張催命符老劉的聲音，足夠使我心里荒張的跳着嘴里念着：老劉別來，老劉別來呵！

正在這擔心厭惡恐怖皆已達到最高潮的時候，老劉先是一陣沙沙的掃着院里的枯枝敗葉，漸漸掃到窗根，啞偏了蒼老的嗓子

「少爺，起來，起來呵！天不早了！起來上學呵！」

我心里駡着老劉，悄悄地把被蒙上了頭，裝睡。這時睡在我身旁的母親，其實是早經明明白白。但她也認爲老劉叫得太早了！便一任老劉在寒風下喊着聲音，又擔心着嚇了母親，左右爲難的焦燥的頻頻地叫着：

「少爺，快起呵，教堂都打過鐘，看晚了！」

母親約摸時間確實不早，方把我推了兩推。

「又！快起吧！看晚了，老師罰立站！」

裝睡不能裝得過分，怕把母親吓壞了。於是無可奈何的爬起來，嘴裡嘟囔着，老劉！老劉！別叫魂咧！就起來！

老劉這時便倒好了臉水，預備好點心書包，一點不担擱，吃完洗完出了門，和家裡老黑門一會再掐去在路上看看狗打架炸蔴花的時間，等到學校，一定還差二十分鐘。爲此，在學校裡我每年考勤第一，靠着這操行分數，站了很大的便宜，老劉眞是個好人啊！誰知道我才是個懶蟲呢！

想起這個來，我自己也笑了

「老劉，好吧，明天去捉蛐蛐。可想着早點叫我，晚了看蛐蛐吃飽了露水，再出來了太陽，牠不出來哩！聽見麼老劉？」

老劉又照例裂着嘴鬼祟的嘻嘻地笑。老劉這笑容，可佷極了。牠常常使我又驚又羞。老劉終於又慈靄的和我說：

「大少爺，老劉什麼也擔誤不了！大少爺，眞也是，您把這精神也該分一半給念書上哩！」

對於這，一向倒不大感覺到什麼刺激，於是樂樂也就算了。我踢了老劉一腳，我說你去吧，莫多嘴多舌哩。

第二天絕早絕早，太陽將將有出來的意思，大地邊緣，通像染着一片紫黃色燦爛的淺淺地光影，這顏色，每每使我異常興奮，彷彿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顏色，以及萬象百物的動靜皆足使我像是得到了眞正的自由的狂歡！眞實的人生宇宙呵！照理講，這時老劉已經無法拘束那棵小小地心了。老劉這傢伙，慣以古老的手法，强撩着我的跳跳跳跳的心。那時我覺得老劉，有

# 春的投影

佐卿

風的輕拂，春會蕩到人間。

早熟的春天，海畔會反應出一幢古老傳奇。

一個可留戀的春天，會造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南海的一個角落，每年總像過春天，雖然是六月的酷暑，但海風賜予，沒有一天會使南海的人流下汗來。

這是一個春天，南海的人是最幸福的一季。春的早晨，微暮的朝曦，染遍了這山谷，早晨一個牧羊姑娘牽着九隻羊環繞着春嵐峯遊牧，倦了的時候，她會倒在春嵐峯山巔小憩，作了些夢景，奇異的夢，牧人的夢。

這牧羊姑娘是叫菊子，在南海還蔥翠山村，提到菊子姑娘，不知道的人很少，她有成熟的聳胸，有嫵媚杏眼，更有肥腴的豐豐滿的大腿，尤其那最惹人麻醉的便是，兩道柳眉，兩隻纖手。

她的身世是很糟，七個月失去母親，三歲時被父親摒棄，她有一個獨身的祖父，（祖母早便逝去了），但是環境的惡劣便爲人家牧羊，這生活，她一直過過六年，現在她十七歲，有着青春有着蓬髮歲月。

放羊是流連在外的生活，她變自然，於是便愛這春嵐峯與這

固是傷害了我的自尊，摧毀了我的宏大氣派。因爲那時我以爲老劉的關切，就是拒絕我的小小地「餵」的盤算的加以無理阻礙。因爲每每當我使用析磨壞了，小心爲而始傳成的「謊」，老劉這傢伙總是不能對我方便，他拒絕我一堆堆玩得花樣出奇的玩法，例如那愛人的孩子群中去參加浮水捉蜻蜓，老劉說那是一群野孩子，不能和他們一齊舊泥蘇土！但那群野孩子，在我眼里，是一群異常强壯一派結實的自尊自愛的氣度呢！正是理想可愛的人物啊！老劉的說法，自然引起我的不平。再如，那類把身體泡在河中，潑遊浪浪的孩子們的美麗的生活，河中鑽魚，被飼飼起跳躍的生種的繁雜，老劉通不許幹！想起這，心像長了翅膀，蠢地便飛往大里去了。

「大少爺大少爺，莫亂跑亂鷗，不然老劉可不去了！」

這要挾，威脅得果然不錯。我立時皺了皺眉，但心可想，到城外再說吧！這時先老實一點不然老劉眞不去，那多糟啊。於是我馬上凝靜端莊得彷彿極其文雅。嘿！老劉這傢伙，有償有罰臉上由衷的笑了，笑堆滿了一臉蒼黑彎曲的線紋，兩隻眼睛，笑成了一條縫，不住的說：「這才是大家的風度呢！」我心里聽見羞窘到一時臉紅起來，心里想着呸！誰希罕這假里假氣的大家風度。

出了城，一派大地的眞面目便像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我歡悅看那些昆虫，那些顏色，那些花草，那些樹木，那些一時像是因我澈底明白知道了的麗多的事事物物。

我蹲在地下，想脫去鞋，光着脚在空曠的原野里跳跳跑跑，但是老劉急了，「大少爺滿地是藏尖石塊，看刺破了脚心！」老劉像是急瀬了一頭大汗，我心說「老傢伙，傻東西，這也值得急成這樣子？」我從新又站起來，鞋襪沒有脫，便又急急想去摘取那一棵棵桑葚地木樑子，起初老劉以爲我摘着玩，似乎也不好意思再攔阻我，我便摘滿了一口袋隨着便往嘴里送，老劉的一隻寬大的巴掌，這時早早地便擋放在我的嘴邊急了是的大聲說：「不行不行，這東西有毒啊！」

一棵爲自由所空氣所陶醉的小心靈，被老劉頻頻地阻礙，我心里氣極了。一陣氣悶，我竟想起對老劉施行一點報復，不然我心里所感到的一點點小小的寃曲，實在是無法弛鬆的一件事。

老劉的昆虫常識，豐富極了他說蛐蛐得在墳墓里，始能掘獲到恒嚴沙場百征不懈的虫王呢娓娓清談，確實填滿了我的對於原野奇異動向的空虛景慕，感摸出極濃厚的興緻，但老劉又拿出來條件：「但是，大少爺，還是那句話，得聽老劉的，不然墳圈子里，長虫毒蛇多得很，有個三差兩錯，老劉就是抵了命，那時也晚咧！」我自然因爲懷抱鬼玩意滿口應承下來。但是心里早早喜悅的想：「眞要捉隻花蛇玩，夠多好啊！」

走了不遠，正是一遍連亙曲折蔓生着遮天遮日的大墳場。我通着老劉如約去捉蛐蛐。老劉自然更加囑告，不許我輕舉妄動，我自然也很正經的答應了。

老劉和我我們躡手躡足，去捉捕蛐蛐鳴叫的聲音。到後老劉聽到一股蒼厚雄闊的鳴聲，他悄悄地和我說：「大少爺！跟在我背後，捉到這隻蛐蛐，準是一個王子！」老劉這時似乎被一種興緻，燃燒了拘謹。從新返回挑皮好玩的童心。這老劉，十幾歲的時候，準也是個淘氣的野小子。我呢，我心里並未忘掉急一急老劉的如意盤算——好警戒警戒老劉的析磨我的靈魂的過處！這恰好是一個老機會。正當老劉完全沉醉在蛐蛐地鳴聲時，我輕輕地一溜烟，便跑了。

墳場曲折蜿蜒，想隔絕一個人的視野，與尋找，是很容易的果然我爲了使老劉一時不易便即拉到我，我竟跳越過三數小徑，我已經完全看不見老劉，想來老劉要找我，恐怕一時也是不大容易的事了，我開始自由的玩玩看看了。

眼前一片圓大的墳墓，正有兩隻野狗，爭食着什麼東西：我近前看了看。嚇！淘氣的心，爲這殘忍的景況，嚇成一種恐怖，爲不知道兩隻野狗，怎麼把墳土掘破，正在貪婪的啃嚙着腐爛了的人骨，我被這凶惡的醜像，嚇壞了，原來沒有意思走得還一些的心，這時竟因爲了躲避狗躲避這惡臭的破棺木，我悄悄地走開：……

終於我迷了路，蜿蜒的墳場竟離去我的辨認方向！最初我心里慌極了，但是在一塵菜圃間，我竟又忘却了驚慌與恐怖，我又極其興緻的看着肥壯的蝸牛，緩緩走着幽閑的脚步，在耕耘着一條條麥隴。頭包花巾的農夫，一邊敏捷的洒着種粒，一邊唱着好聽的唱歌：……漸漸看厭了，就又想起來老劉，一時喜悅自由的小心竊就開始張慌起來，我急匆的想立即找到老劉，我跟陷窘急的四下里亂吉亂撞，老劉連他影子都沒有啊！我起始害怕了，我心想總這樣那兒行，我一個人找不到家啊！我四處茫然的走着……。

「老劉啊！老劉啊！……」

呼喚急頻的在四野空氣里亂跳着，像是一道道雷雨交加中的閃眼前突然開暢起來，一遍茫茫無際的靑蒼，夏天早晨的微風，輕輕地吹浮在綠叢叢地靑蒼的穗頂上，靑苔塘嫦着，一片白皚皚地河，河面上有零落之一隻隻雪白色野鴨，這水，這美麗的小河重新又使我倏地忘去了恐急憂煩我當下把鞋襪脫去，挾在手臂間撩起褲管，赤着足，一步步踏躍着軟軟淸幽的溪流，心面高興的彷彿初次得到了自由，我喜悅的在河面一步步踽踽度行，恰像走到了美麗的世界里，誰知道這小溪，是一步比一步深呢！

正當我使用唯一的脆弱的淸醒，那倘未被驚恐嚇倒了的一點力氣，和齊沒脖際的水掙扎的時候，岸上這時大聲叫着的老劉，聲音裏撕裏鳴得像一隻瘋狂了的野獸：

「少爺！少爺！您把老劉都快急死了！別動！千萬別動，我去背您去啊！別動啊！……」

我起始放心了，我放鬆了極端的恐怖，我讚嘆得的馬上又手脚不老實起來。我用脚淌着水兩手撲盪着水面，因爲這清幽的冷冷地溪流在一張火熱的天眞的小心坎上，眞太美麗了。

終於老劉把我由水里提救上岸。我們那個人都成了水鷄我方預備使用歉意去求老劉再帶我多玩一陣的時候，我看見老劉蒼白臉上，堆滿了驚恐，他一聲不響拉起我來就走，一直回了家。一邊走一邊心里恨極了他；

「這老東西，眞可惡，方才高高興興捉蛐蛐，這會兒死臉一沉，就要回去。哼！反正這里已經認識了，有機會我不會一個人來玩個痛快，哼，這老東西！」

到了家，老劉和母親說：在郊外過了陣雨，把衣服弄濕了，母親沒有說什麼。我仍然生活着念書睡覺偷偷地玩的日子，但是老劉病了。

後來病得異常沉重，據醫生說：由於過度驚吓所得。年紀老了！經受不起過分驚恐！刺激過甚，怕不易救治了。大家聽了都奇怪，老劉平日謹官慣行規矩老實，有什麼刺激可致命呢？

老劉不久就醫學罔效的死了我們家里人，在極其哀慟中，給他很風光的完了後事之後，老劉僅僅在我們一家人里的惋惜中，沒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念，我呢那時候心里除去一時感傷覺得丟失了一個好伴侶外，什麼也不大淸楚。

歲月在人事的氣流中，匆匆過去。倒下的，起來的，變幻得使人有時若有所失。但在現在的一張飽經日子的重壓的神經上，有時風雨淒迷，偶然想起死去多年的老劉，便像被回憶所折磨，一時對「過去」，不免一陣陣之悵惘起來。

（完）

---

南海的風光，尤其是春的南海會浮蕩着綠絲，山之谷，也會生出新的花草，這早春日子，在這裡可稱是片綠洲。

菊子姑娘有着一顆早熟的稚心，開始會幻想了！

她戀着一個異鄉放浪孩子，叫洪的十八歲孩子。

她愛洪，洪也確愛菊子，他們沒有顧及，彼此的全相信。

一個早晨——在那年，菊子放羊倦了，臥在春嵐峯山麓，叫洪的孩子來了，他們不懂得，男女界限，不由得菊子失去十七年的貞操，後來她不知如何肚子會漲大了，漸漸地專愛吃春嵐峯的野梨子，因爲她愛吃酸，才知道生理起了變化。

戰爭燃燒至南海，洪不得不走開這可親的地方，這裡有他的愛人——菊子姑娘，和一些奇異山嵐，松林，海畔……

春天又到了！菊子姑娘的死訊，傳遍整個南海山村，是死了爲着一塊活肉會丟掉祖父，與一群羊。

第二個早熟的春天，這叫洪的返回這南海山村，他來尋這個姑娘，可是怎會獲得呢？他也懷念，終於在山麓看到一個老人。

一個老人，握着烟袋，還談論這一樁古老的傳奇。

菊子姑娘很守規則，那年開來的英兵，把菊子姑娘蹂躪，多麼可憐的事啊？誰竟知菊子姑娘會漲大肚子，在去年春天，和現在一樣的時候，她爲着恥辱，投南海死了！可憐不？

叫洪的青年，默默地不語，跑山上去探望那海。

這談論可歌可泣的故事的老人，便是菊子姑娘的祖父。

靜靜地，南海的水好像含着哀怨緩流着，一個廣泛的水波，洪淚進去，早春的三月天，有哀怨的水流聲——是春的投影。



# 生活

譚志清

春風正像一個嚴厲有規矩的母親，雖然可怕，它總還是未來的溫煦妙美的氣候。一個令人喜愛的徵兆！不是嗎，一棵棵已受怒了多少日子的北風的括掃輕舒着懶腰的柳榆，也要爲這春風一吹，像慈母的手輕輕的撫摸着喚醒了子女的沉睡一樣，使它們的稍芽又重煊染出嫩綠的色澤了。連那些終日作着奇異而且輕捷的飛舞的彩蝶，也終將披着瀟洒美麗的衣服在一簇簇灼紅豔眼的花朵上，展開了她們新的詩的生活來。同樣的，街頭巷尾不時閃動出來多少燙着新式髮，打扮得非常時代化的白臉紅嘴的少女在她們一切的服飾上，會漸漸使人領悟了春情真是漸漸的濃厚了這意思，是給人們一種娛樂，但看看那些過着天真爛漫的生活的小孩子和一雙遊玩的青年，這又是一種興奮的情緒給人。只是無論如何，春總是一個令人歡迎的日子吧！

就是她，她是一個窮得無法可以敢想吃飯的女人而且男人已病了一個多月了，她在幾天以前還自想：「春天快到了，一定要和暖了，自己多少日子冷得沒有直起腰來了。」

只是今天，她不再想了，她怎能再分出精神來想呢？她的男人不能再一轉動他的深陷下的眼珠子來看了她一眼了來看他那發生以來沒有感到過的悽愴着的妻子了。

這女人最多不過二十五歲的樣子，一張過度勞緊的白臉再找不出一點兒血色，要不是她那雙已佈滿了血絲的苦澀澀的眼睛還不時眨動着的話，那和那地下一扇破門板上挺着身子躺着的男子又有什麼分別呢！

初起他病了，不能再去作工自然不會再有幾角錢來交給她作一天生活的依賴，她偷偷的把幾件破舊衣服當了，連那一個多年不肯大意的拿出來的白銀耳挖子也終於賣了，然而這些都不會使她心中過分難過的，等到看到他的病一天天只有沉重了。沉重得連呼吸都急促起來，她才開始焦急開始悲傷她自己不幸的命運看着男人的病樣子，越得怪怕自已早把衣襟抹濕了，終而他不會說出一句完整的話而永合上了眼她痛哭，她叫喊，末了連痛哭叫喊的力量也沒有了，像一匹連日不得飽食而在戰場上作了許多次的猛烈交鋒的戰馬，在休息時不能再動一動了，她的四肢都不想再動一點兒。雖然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她勤動，她把由處女生活一直回味到現在，使她，這一個人生途上行進的不幸者，覺得生活着實在太平俗無味了。再一轉想到將來，將來怎末辦呢？是的將來有怎麼辦法呢？這一個問題在她的眼前像一個巨彈般爆炸開，炸得她昏了。一種無名的恐怖，就學如戰士衝鋒般的圍擊住了她的心，叫她對進行人生途上起了洪大的恐懼與畏懼。她除了害怕什麼也再想不起來。到晚上，點上油將殘盡的污髒的燈，燈火是那麼的一點兒，一點黯暗的光，灼爍着這黯暗的屋子和地下的死人尤其是那一張遮在死人臉上的白紙，彷彿時時浮懸起來，格外增加了無邊的森然悚然的情緒。不過這女人現在倒不十分對這死人起了恐怖，就是這死人會突然的立起來把她抱住了，她也會低下頭領受這熱情的表示，兼而問一句：「你……你……你現在……好一點兒吧？」

她實願意這麼一下子，她還能再和他談一兩句話，在她方寸中也實在引爲無上幸福的事，不過這只是一個夢幻而已，他如何再能立起來和你表示熱情呢！

她抬起頭向窗上望了望，破得一條條的窗紙上，閃出了一碧遙天之上掛上着的那一輪光華四射的明月，自然會想起去年中秋節的晚上，他們兩人還在一塊兒喝了兩盃酒呢，嘻笑之聲猶然在耳，可是現在的情形就和那時全然不同。因此使她連想起死的神秘，爲什麼人會死了呢？怎麼就死了呢？怎麼死了就不能再說一句話呢？這些常日很平常且永不會想及的問題，現在都像夏夜的蚊虫般浮游在她眼前了。她還探探紅腫的眼很悽傷的向地下問了一句「你……你就不能再和我說一句話了嗎？」那聲音是含帶着這樣的哀怨，像有名悲樂中拉出萬歐林的最高音階，哀傷的，悽慘的，洩盡了天下初寡的青年婦女的痛苦和屈怨，可以使任何一個個人聽了立時在心中飛起了無限同情，眼淚也立時圍了潤眼！

回答是沒有的。夜風漸漸起來吹撼着窗門。她覺得冷了，疲倦了，便仰身倒在床上，然而「將來怎麼辦呢」的問題，卻依然在她已將枯竭的心海中浮游她無法解決，吃飯總是一個最重要的事吧，她吃什麼呢？她用什麼法子來換吃的錢呢？幾件衣服早已賣了，一張破棹也有人給過兩毛錢，不是嗎，就是那一個平生認爲最值價的銀耳挖子不是早已賣了嗎。鄰居們還勸她改嫁，她是死不贊成的，她父母常對她說再嫁人的婦女是不要臉的，在社會上是不會有人看得起的。……

……她想對得起他，或否，還是一個另外問題，社會上竟沒有這種女人的地位，一張醜臉，一片片難堪的流言，是何等難受！假如日後再有一兩個小寶寶，在自己固然問冷，問熱的痛愛，可是給他們遺留下了一個帶有汚點的名譽，使他們在人羣中毫無分辯的餘力，甘受別人的指摘汚辱，自己實在不忍心，天啊！可是天終不能平空的賜予她些什麼，使她依然能生活下去—喚—！想到這裏。她終而長長嘆了一聲，禁拋不得的酸楚，一再撥動着她哀顫的心弦，冷寂的方寸，開始奏出那引人同情使人酸楚淚下的哀調。一滴滴的淚珠，由臉上流到衣襟上終而摔在地上，在和死人一樣沉寂的空氣裡，彷彿淚滴的摔落，都是一個憎人的聲音了。她望着那昏暗的地下的一條深黑的投影和上面一張雪白的紙，悽然之情，愈然增攢，可是那死去的人又怎樣起來安慰你呢「死了吧」！這女人在悲傷已極中把這不幸的事，突然想到，好像一隻飢渴許久的獵犬在密密的林中，突然發現了白兎一樣悽惻的方寸中，又登時湧滿了喜悅與恐怖。這在她心裡起了極強劇的衝突；使她在這緊張了全身的毛孔，飛騰了全身的血液的一剎那，完全陷在痴呆的情緒下，汗水熱的離溢着，心房砰砰的跳躍着，當她用手去揉揉那疲憊不堪的兩眼時她的手都和呼吸起了同一步驟的顫慄。這一剎那過去，出了汗的身子，在這料峭的春的夜風裡，她分外覺得冷了，何況那一件破碎不整的衣服本已抵禦不了這午夜的寒風呢！可是這不幸而抓獲的思想卻始終盤踞在她的腦海裡了，那意思，是叫她除了奮勇果敢含悲忍痛的走上那條慘淡狹隘的道途外；不能再想到其他，其他眞是無法想了。

她想到她死後一定會有人發現她的屍身和死的原因，且也一定有許多平時永不會走上她們的家門的長袍馬褂的中年以上的男子們，把她來看看稱讚她是一個節烈婦女，說不定一塲極其壯烈嚴肅的烈婦葬禮會令她榮耀的享受了！她的眼前還真幻滅出那些長長的白布輓聯和那一張大大的像片，一轎待滿白色花朵的靈車……這些幻滅的影子，也真在一秒鐘之內贏得她微微笑了，這會滿足了悲哀的微笑！然而她又想到死終好是一件很難受的事啊！爲什麼好好的生命不存着呢？最使她難過的便是爲什麼那些長袍華服的男人們不在她死前把那拼演葬儀的金錢無代價的交給她使她生活的慾望再再延長一些呢！

爲什麼偏在她死後才出來僕集了若干金錢再爲她自己演出一個悲傷的行列，這些眞是一個使她死了也不能瞭解的謎！

社會上就是這樣，死職不起再嫁的女人，可是處境如此，她除了再嫁又有什麼法子來生活呢她不像那些洋學生可以滔滔不絕的發表一片言詞雜嚴這數對於今代婦女的不適宜，要那樣有才學，她怎樣也可以維持了。她想嫁人，她和其他人們一樣的擁有一種天賦的生存的慾望，然而，她對於社會上的惡烈的斥責，又懷着非常的恐懼，這兩個絕對敵意的情緒，交戰在她心中，看那最後的勝利！

翻騰了好半天，窗紙已然漸漸閃出了一點兒灰白色了。鄰處飄來的梆聲和那一兩聲犬的吠叫更促她恐怖了。然而不終不能採取了「死」，死了總比較是一個完善的法子，死了總不會在社會上獲得了惡劣的罪名她承認她是人間的生活途上的一個弱者，衣食在壓迫了她。她迷朦的眼前是搖出故去的父母的影子那彷彿是向她伸手牽引那幻動的影子，隨着窗紙漸漸發白而消滅了時，她是決然咬了牙去實行那可怕的主義了

她的頭套在一根泥汚的帶子裡死的恐和難過，使她破碎的心，加重的痛苦，她差不多都嚇昏了。她那裡會遇過這種人間最悽慘的事呢！她猛然又想：「我若不管其他而嫁了人呢？……」這一個個再糾纏她的問題，又在她眼前一晃而那兩粒極爲曬光閃灼一如銀珠般的眼淚，已然在她生存的末尾的一眨眼而掉出來了！

她懷着那一個終不瞭解的謎希望着那一個她自己根本認爲無所謂的榮耀終而停止了呼吸了！

# 繪夢者言

范凡

山徑間，清脆的駕者的鞭聲，離人隨着馬蹄一步一遠了，黃昏被車輪輾碎，紅日沉落於山陰，你還去了，拋下你的孤獨的朋友，和臨窗聽雨聲的沉默的享受，默然的叮嚀，無語的相對，終於友好是遠離了，該用筆如何描繪這辛楚之離緒？

漫途跋涉在你還是首次，那麼，於寂寥惦望中，讀到你報安尺素寄來，也可稍慰離情於衷了，可是，至今未接到你片言隻字，我知道，當你回憶舊地往事，你會撩起衣角如我同樣拭着撲撲淚珠，遠方，隨着時序，隨着鞭聲而逝！

還記得你說過：我們都是生活在友情圈子裡的人，一旦天涯海角，就有享不罷的寂寞來陪伴自己的孤獨！你猜得對極了，熱情的孩子，對於友情的得失是如何珍視啊，就像愛夢者對夢的眷戀。

且讓我們記憶一下青梅竹馬的年齡，在銀色的底版上，用彩色筆來描繪瑰麗的童年之歌！你有智慧的眼睛，望着我們的四圍山巔之瀑布是豪爽的，像臂力龐大的漢子，掀白色寬帶拋下去，用力的，豎起浪花，碎成泡沫，這樣我們的歌子響了，有帶着哨子的花鵑伴奏，那是多麼神奧的畫廊？

天井是一片海藍，還軸近轡，我們坐在天然的床上，也許那是天上人間，然而真實的，這人間的故事不是虛構而成，歲月隨着眷戀，那幻變中的日子，只於記憶的書冊上留一未能泯滅的夢斷了。

你說你很喜愛山麓下的一格一格的方田，更愛着許多隣山的一排一排的遠柏近松，因此我們時常攜手爬至高峯俯覽四圍！那偉瑰自然景況，又何能磨滅呢？

有時走山徑路太長了，難免有荊棘刺膚，這正可象徵：人生的道路，原非儘是平坦，跋涉途中，是需要勇氣與毅力的：脚踵管間流血，撕下衣襟纏繞，體感的神往，使我們忘記了疼痛！笑歌，一兩顆孩提熱情的心，是多麼豪爽！

山間，黃昏是艷麗的！曾記得那有一對憂鬱的眼睛的女人，是黃昏中邂逅的！她的遭遇是多麼悽傷，我們曾爲同情她而落下熱淚，終於，那女人是被埋葬於谷中了，隔了不多的日子，有一個青年也縊死於墳旁的槐花樹上，這支故事還是因循於殉情的往例自那天起，你時常爲這支淒傷的故事而流淚！

那女人是隣山的廟宇的尼姑可是終於沒有經廟宇的主持者允諾而削髮，只許她暫居谷中，是多麼深邃的一雙憂鬱的眸子；長長的髮絲，一望而知是神聖的塑像呵！黑色的衣裳，黑色的眸子黑色的髮絲！

像夢一般的結合，她和她的丈夫——辰，在幸運之神的支配下，結合了！她愛辰，辰愛她，世界儘是美滿，僅有的憂慮也變成美滿，二月的黃昏風吹着一雙璧人，他們的眼，流露着幸福的光芒！

是補受人的忌妬嗎？不幸，一朵幸福的花補受到意外的摧殘，在她剛嫁過去的短期中，辰的父親突得暴症身亡，這本就歸於意外的，可是辰的母親抱怨她了，並說她是災星！逼着辰離開她，並且說：如果你不離開她，那麼早晚你也被……。

在一個朦朧的夜里，她隱忍着淚，持着包荷油傘離開她的辰自那天起，谷中就多添了一名帶髮的尼姑。

「那麼，妳爲什麼不同妳的辰，一同逃出來？」那天，於黃昏中邂逅，她含情的披露，引起我們驚訝了。

「爲了我們的愛和命運的播弄，」還記得她說完這句話後，頭也不回的掩面別去，唉！許多事是這樣殘酷，苛薄！讓我們說什麼呢？

隔了不多日子，縊死在她墳旁槐花樹上的青年便是辰，

收拾起那些沉重的記憶罷！如今，我離谷中，山巔的楓葉已經過三次了，可是我未接到你隻字片言。

夢一般的回憶，刻畫着歲月的疤痕。

夢終會醒，可是歲月的疤痕卻依稀印烙心底。

我早就說過：未來的日子我將要沉澱於永恆的孤獨與寂寞中夜又深了，不知道在那個靜靜的夜裡，星光伴着我，能讀到你自遠方寫來的信札。

還記得方才的黃昏，是多麼美，可是現在已是黯黑的夜了，再不久，星光會黯下去，又是第二個黎明。

——完——

# 幻影

雨虹

暮春的傍晚，蔚藍的天空上輕飄着幾片白雲，一抹殘霞返映着平靜的湖水，微風拂過泛起銀錫似的波紋，一陣擾動驚醒了湖狀裡魚兒的春睡，擺搖了幾下尾巴，張開小嘴喝了兩口清泉，水面立刻呈現出來一串晶瑩的珍珠，岸旁一株搖曳臨風的楊柳，恰和遠山的雪季紅楓相映成趣，夾湖一面是整齊的田壠，一邊是半畝大的草萍，草萍中間安放着天然的石椅凳，角落地方利用乾枯的樹幹點綴了一座鞦韆架，草萍盡頭橫列着一帶籬笆，作了籬外茅舍和草萍的分界線，在山水叢林環繞之下形成了這塊世外的洞天福地，假倚山坡的十數人家也就是這小世界的全部主人翁，他們因爲和外界隔絕日深，所以沒有受到歐風的影響，也沒有繼承古訓制的因襲，只有天賦給他們特殊的民性，是純厚，撲誠，真摯，熱情，他們沒有豪華的奢望，也從來沒有感覺到物質的缺乏，過着農村式的生活，但是人人都受到文化都市的教育，知識並沒有被他們利用作殺人的利器，祇是充實了他們本能的善性，友愛，天真。

這僅有的草萍就是他們工作後唯一的休息之所，斜陽西下，近村的地方遠遠的昇起幾縷炊煙，石凳上坐着兩個慈祥的老者，正在博奕爲戲，幾個活潑的孩子圍繞着鞦韆架跳躍，一個七八歲的小女郎在空中搖蕩着，薄衫飛舞飄飄欲仙，柳絲叢中，臨湖地方站着一對青年的情侶，正在凝眸欣賞水面的游魚起伏，時而相視微笑，目光所及，靈犀互通，在他與她之間已經具有深刻的了解，他們時常只想到別人，而忘記自己，偉大真實的友愛湮沒了個人的自私，一種超物質的東西維繫着他們的靈魂同歸殷，他們崇高聖潔的信仰，不是耶穌，釋迦，乃是他們互相信賴的堅強意志，在他們長途旅行的道路上也許是荊棘叢生，但是由於他們的精誠團結，自信可以發掘平坦的康莊大路，因而煩惱一向沒有侵犯到他們的堡壘，在他們佔有的小小世界裡面只有美的存在，在他們目中看來柳綠桃紅，遠山呈碧，好像都是對他們爭寵獻媚和暖的春風代替了慈母的柔荑，輕輕撫摸着他們的臉，一陣難懸愉快的心情緊繞着這一對天之嬌子，女郎不覺低低的歌唱起來，這時候孩子都回家晚飯去了，老翁圍棋告捷，伸着久伸在恢復着他的疲倦，偶向湖濱注視一下，面上呈現出來羨慕和悵惘的神情蹣跚的踏過籬笆，一眼看見他的老伴正在倚閭相望，緊走了兩步老媽媽似乎看出是他來了，滿臉皺紋立刻展開成了一朵愉快的花，老頭也不覺得意的枯嚴微微笑起來，眼光望到遠處，漸漸回憶到他們消失的青春。

晚霞珊珊的渡過山陰去了，僅僅在山頂上還殘留着一些模糊的倩影，大地上是這樣的安恬靜，只有時而送來隱約的女郎嬌嬌的歌唱，和三五瓣落花掬水的聲音，算是這空氣中唯一的波動樹上幾隻棲鵶厭煩了這長時間的寂靜，啞啞的亂叫起來，由鳥鴉的鳴聲聽起來，還不如女郎歌聲的純潔而簡單了，爲了他們渡過較遠的空間，棲鴉繁華市街的屋頂，還看過戲演着五光十色的人物在人生舞台上表演的悲劇和喜劇，鳥鴉繼續的叫着，叫破了大地的沉悶，更驚醒了悵惘者的遐思，市虎鳴鳴的狂嘯起來，啊！方纔的一幕不過是幻想中的一幅圖畫而已，人生終不是藝術唯有幻想家的心靈上時常開着幸福之花。

——完——

# 虛榮

振寰譯

這是世上的漂亮嫵冶的女子中間的一個，像是受了命運的舛錯似地，她們偏偏生在一種小官吏的人家，她沒有嫁資，沒有指望，簡不出一個法子叫一個有錢而又出衆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要她；末了，她只得任憑一個在教育部供職的科員和她結了婚。

她是淡泊的了，不能夠享受裝飾，但是傷心得像是一個降了等級的女人；因爲世上的婦女們本來絕對沒有高下，也沒有門第的，她們的容貌，她們的風韻和她們的魔力，就是給她們做淵源和家世之用的。她們那種天生的機巧，她們那種愛俏的本性，她們那種柔順的頭腦，都是她們唯一的階級，並且素來可以把民間的女子提高得和那些最闊的太太們處於相等的地位。

她無窮盡地感覺痛苦，覺得自己是爲享用種種精雅的東西，才降生到世上的：她把住宅的寒傖，牆壁的簡陋，坐起的陳舊，衣料的庸凡，都視爲痛苦了。這一些，在另外一個和她一般高下的婦女，也許竟看不見，然而卻竟叫她生悲起來，又叫她生氣。那個給她料理瑣碎家政的鄉下小娘姨的影子，在她心上喚醒了種種傷心的缺憾的和種種迷人的夢想了。她夢想那些寂靜無人的候客室：如何幕着東方的帷幕，如何點着紫銅的燈檠，如何派着兩個身穿短腿褲子的長大的跟班在那裡伺候，而這兩個跟班受到空氣燈爐式家具，並且擺上許多無從估價的磁瓶。她夢想那想用古舊裝飾的大客廳：如何陳列一些精美的古式家具，並且擺上許多無從估價的磁瓶。她夢想那些綺麗芬芳的小客廳：如何到了午後五點鐘，在那裡和那些親密的男朋友閑談，和那些被婦女世界艷羨的，並且渴望一顧的知名共抑的男子閑談。

她逢吃晚飯的時候，靠着那張蓋上一幅三天才換的白布的桌子，對着那個揭開湯池就欣然高呼「肉湯是世上唯一美味」的丈夫，她因此就夢想那些豐盛精美的筵席了，就夢想那些燦爛眩目的銀台面了，就夢想那些用古裝的仕女和出入瓊樹之間的珍禽來叫牆壁生輝的絲織壁衣了，就夢想那些用珍貴的盤子盛着的佳肴了，就夢想這些在吃鱸魚或者鵪鶉的時候，帶着巧笑去靜聽的低聲軟語了。

她沒有服裝，沒有珠寶，甚麼也沒有。然而她僅僅只愛這一套；她覺得自己是爲這一套才生到世上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夠悅人，能夠被人豔羨，能夠有誘惑力並且被人追求。

她本有一個闊綽的女朋友，一個從前在教會女學的同學，她現在竟不願意去看她了，爲的是從那裡回家，她真那樣地感到痛苦。有時候，她整天流淚；因爲傷心，因爲失望，因爲煩悶。

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回來了，神氣是得意洋洋的，並且手裡拿着一個大的信封。

——拿着罷，他說，這裡有點兒東西是弄給你的。

她活潑地拆開了那個信封，於是從裡面抽出了一張硬的紙片，紙片上印了這樣的字；

「教育部長和馬丹郎拔諾恭請費勰路賽爾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光降本部官舍夜宴」。

在她丈夫想來，她應當是得意的，然而事實上，她竟又傷心又生氣的把這份請帖拿在桌子上一面嘰嘰咕咕的說道：

——你要我怎樣對付這東西

——不過，好人兒，我當初想起你大概是滿意的，你從來不出去，而這又是一個機會，這一個難得的！我吃了一個說不完的苦才弄到手裡來，大家都想這東西，想的人很多，而職員們分得很少，你將來在那裡可以看見官場全部的重要人物。

她用一種怒不可遏的眼光瞧着他，末了用一種不耐煩的態度高聲說道：

——你要我背着甚麼到那裏去！

這一層，他當初本沒有想到現在只得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不過你穿了去看戲的那件裙袍，我覺得牠很合用，在我……

他不說完就停住了，發呆了，發糊塗了，原來這時候他看見他的老婆哭，兩行熱的眼淚慢慢地從眼眶內流到了口角邊了；他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心裡有什麼事？

但是她從一種有力的忍耐，鎮住了自己的痛苦，就一面擦一擦自己那副潤濕了的臉龐兒，一面用一道寧靜的聲音回答道：

——沒有什麼，不過我沒有衣裳，所以結果我不能夠去赴這場宴會，你可以把這份請帖，找一個老婆比我裝飾得好些的同事送給他。

他發愁了，接着說道：

——我們想想吧，瑪蒂爾德，要花多少錢，一套像樣的衣裳，以後遇着機會你還可以再穿的，很簡單的？

她思索了好幾秒鐘，確定她種種盤算，並且他顧慮那個數目，務必在她可以要求，而在這個節儉的科員，又不會發生一種驚訝的呼聲和一種徒然拒絕。末了，她遲遲疑疑的回答道

——細數呢，我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有四百佛郎，總可以辦得到的。

他的臉色有點兒發青了，因爲他正存下這樣一個數目，預備去買一枝鎗，使得自己在本年夏天的星期日裡，可以和幾個打獵的朋友們，到南兒爾那一帶平原地方去打鳥。

然而他卻回答道：

——就是這樣。我給你四百佛郎。不過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宴會的日子已經近了，馬丹路賽爾像是發愁的，不放心的，躁憂的，然而她的新裙袍卻辦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向她說道：

——你有些怎樣？想想吧，這三天以來，你是很異樣的。

於是她回答道：

——沒有一件首飾，沒有一粒寶石，插的和掛的，一點兒也沒有，這件事真叫我心煩。我將來的神氣不過是寒酸吧了。現在我幾乎情願不去赴這場宴會。

他接着說道：

——你將來可以戴幾朵鮮花在現在的時令裡，那是很考究的，花十個佛郎，你可以買得到兩三朵好得很的玫瑰花了。

她一點也不信服。

——不好……世上最叫人委屈的就是在許多有錢的女人堆裡露寒傖。

但是她丈夫高聲喊起來：

——你真糊塗！去找你那位朋友馬丹伏來士潔，向她借點首飾給你吧，你和她的交情，爲這點兒事情是很夠的。她迸出一道快活的呼聲：

——這是真的，這一層我當初一點兒也沒有想過。

第二天，她到她這位朋友家裡去了，並且向她談起自己的煩悶。

馬丹伏來士潔對着她那座嵌着鏡子的大衣櫃跟前走過去，取了一個大的盒子，帶過來打開向馬丹路賽爾說道：

——你選吧，好人兒，你找吧，我不曉得那件可以合你的意思。

她忽然在一隻黑緞子做的小盒子裡，發現了一掛用金剛鑽做成的項鍊，那東西真地壓得倒一切；末了她的心房因爲一種奢望漸漸跳起來。她雙手拿着那東西發抖。她把牠壓着自己裙袍的領子繞在自己的項頸上面了，對着自己在鏡子裡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後來，她遲遲疑疑帶着滿臉的憂愁問道：

——你能夠借這東西給我嗎我只借這一件。

——不過，可以，當然可以。

她跳起來抱着她朋友的項頸熱烈的吻了又吻，後來她帶了這件寶康溜也似的走了。

宴會的日子到了，馬丹駱塞爾就得了一種成績，她是全數女賓中之最漂亮的，挺拔，嬌冶，不斷的微笑，並且樂得發狂。全數的男賓都望着她出神，探聽她的姓氏，設法叫自己被人介紹到她的跟前，本部機要處的人員都想和她跳舞。部長也注意她。

她帶着沉醉的興度舞着，帶着奮勵的態度舞着，完全被快樂迷了本性，在自己的容貌的勝利之中，在自己的成績的光榮之中，在一種由這一切阿諛這一切讚嘆以及在婦女心裏認得異常甜美異常完備的勝利造成的幸福雲霧之中，甚麼都來不及顧慮了。

會散後車把他們送到殉道街的住宅門外了，於是他們就惆悵地走上了樓。在她，這算是結束了。而他呢，他又想起明天早上十點鐘應當到部。

她在鏡子跟前，脫下了那些圍着肩頭的大氅之類，叫自己再在自己的光榮裏面顧影一回。但是陡然之間，她迸出了一聲狂叫，她的項頸上面已經沒有那掛金剛鑽的鍊子了！

她丈夫這時候已經把自己的衣裳脫了一半，連忙問道：

——你有什麼事？

她發癡似的轉過身軀問着他

——我已經……我已經……我現在找不着馬丹伏來士潔那掛鍊子了。

他立起來，失了魂了：

——甚麼！……怎樣！……那裡會有這樣的事。

於是他們在那件褚袍的衣褶裡，大氅的衣褶裡，口袋裡，各處都找了一個遍。他們簡直找不着牠。

他問道：

——你的確記得離開跳舞會的時候，那東西還在你身上嗎？

——的確記得，在部裡的過道裡我還摸過。

——不過，倘若你在路上丟了牠，我們就會聽見牠掉下了。牠應當是掉在車子裡。

——對的。大概是這樣。你記得那乘車子的號碼嗎？

——不記得。你呢，你當初沒有留意嗎？

——沒有。

他們心驚膽碎地互相瞧着。末了，駱塞爾重新穿好了自己的衣裳。

——我去，他說，把我們步行經過的那條路程再走一遍，去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於是他出街了。她沒有睡覺的勇氣了並不換下那套赴宴的衣裳，就倒在一把圍椅上面了，屋子裡沒有生火，腦子裡不轉得思慮。

她丈夫在七點鐘回家。他甚麼也沒有找着。

他到了警察廳，到了各報館去懸一種賞格，又到了各處的小車行裡，無論那一處，總而言之沒有一絲值得疑慮的希望能夠鼓勵他。

她對着這種駭人的大禍，在同一驚愕狀態之中，整整的等了一天。

駱塞爾在傍晚的時候，帶着瘦削灰白的臉回來了；他一點甚麼也沒有發見過。

——應當，他說，寫信給你那個女朋友，說你弄斷了那掛鍊子的搭口，現在你正叫人在那裡修，這樣我們就可以有周轉的時間了。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寫了這封信。

在一個星期之後，他們任何希望都失掉了。

於是，駱塞爾，像是老了五年，高聲說道：

——現在應當設法去賠這件首飾了。

第二天，他們拿了從前盛牠的那個盒子，照着那盒子裡面的招牌到了那家店裡，那老板查了許多簿據：

——從前，馬丹，這掛鍊子不是我店裡賣出去的；我只供給這個盒子。

於是他們從這個首飾店走到那家首飾店，尋找一掛和那掛同樣的金剛鑽鍊子，搜索他們的記憶力，兩個人都因為傷心和憂愁而生病了。

他們在故宮街一家小店裡，找到了一掛金剛鑽串成的念珠，那東西在他們覺得正像他們尋找的一掛。價值四萬佛郎。店裡可以作三萬六千佛郎讓給他們。

他們畢竟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內不要賣掉這東西。並且另外說好了條件：倘若原有的那掛在二月底以前找回來，店裡可以用三萬四千佛郎收這掛回去。

駱塞爾手裡，本有他父親從前留下來的一萬八千佛郎，剩下數目就得去借。

他動手借錢了，向這一個借一千佛郎，向那一個借五百，向這裡借五個魯意，向那裡借三個魯意。他寫了許多借據，結了許多可以破產的契約，找了那些盤剝重利的人，又找了各色各種的放款的人。他把後半世的全部生活去冒危險，不問好歹地亂簽了自己的姓名，末了，這個感到將來生活的痛苦的他，這個感到黑暗困窘將要壓在自己身上的他，這個必到日後的精神和物質都要受到限制和挫折的他，竟跑到那家小店的櫃台上，放下了三萬六千佛郎，取了那掛新的鍊子了。

到了馬丹駱塞爾把這件首飾歸還馬丹伏來士潔的時節的時節，這一位向她用一種不快樂的神情說道：

——你或者應當早點兒還我因為，我也許有過機會要用牠。

她卻沒有打開那隻盒子，這就是她的女朋友，馬丹駱塞爾懷疑的事，倘若她看破了這件補充品，她會怎樣想呢？

她不會把她看做一個賊嗎？

馬丹駱塞爾夫人認識了窮人的困窘生活了。她並且陡然一下英雄主義似地打定了主義。這筆駭人的債是應當償還的。她將來償還。她辭退了那個女傭，搬了家；租了某處屋頂底下的一間閣樓住下。

她認識了家裡的粗工了，廚房裡的可厭的事情了。她自己洗濯那些杯盤碗盞，那十支粉紅色的指頭，都在罐子鍋子的油垢底子上斷送了。貼身的衣衫和抹布都由親自擦肥皂，末了再晾到繩子上；每天早起，她還運拉圾下樓，並且還得把水運到樓上，每逢走完一層樓，就得坐在樓梯上喘氣。至於衣裳，已經穿得像是一個平民婦女了，她挽着籃子，走到蔬菜店裡，雜貨店裡和肉店裡去講價錢，去挨罵，極力地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去防護她那點可憐的零錢。

每月都有些借據要付錢，一面還得給另一些借據轉期，去延宕點兒日子。

她丈夫在傍晚的時候，抵着腦袋替一個商人抄錄帳目，到了晚間，他時常還得抄錄那種五個銅元一面的書。

並且這種生活延長到十年之久。

過滿了十年，他們居然付清了一切，一切，連那被人盤剝重利的以及由利上加利堆成的那個數目。

馬丹駱塞爾像是老了，現在她已經變成了貧苦人家的強健粗壯的婦人了，頭髮是亂挽的了，裙子是歪歪地繫的了，手是紅顏色的了，她高聲說話，自己用多量的水洗地板，但是偶然，她丈夫到部裡辦公室去了的時候，她獨自坐在窗前，於是她就迴想從前的那場夜宴，那個跳舞會，在那裡，她當時是那樣艷麗萬千和那樣興高彩烈。

倘若她當時沒有失掉那掛鍊子，她現在會到甚麼樣的地步呢？誰曉得？人生異樣的，不定的，無論是害您或者救您，真的不要甚麼多的東西。

然而，某一個星期日，她正走到極樂公園兜個圈子去調劑前六天裡的勞作的時候，無意之中看見了一個帶着孩子散步的婦人。這就是馬丹伏來士潔，始終是少年的，始終是美貌的；始終是有誘惑力的。

馬丹駱塞爾覺得自己矜持不住了。她去和她談嗎？對的，當然。並且現在她已經還清了債務，她可以和盤托出地告訴她。為甚麼不呢？

她走近前去了。

——早安，約翰娜。

那一位卻一點兒也不認識她了，以為自己被這個中等人家的婦人這樣親熱地喊着是件怪事，她支支吾吾說道：

——不過……馬丹……我不曉得……大概是您弄錯了。

——沒有弄錯。我是瑪帝爾德駱塞爾。

她這位朋友迸出了一聲叫喚

——嘎！……可憐的瑪帝爾德，你真地變了樣子！……

——對呀，我過過了許多很艱苦的日子，自從我上一次見過你之後……並且這就是因為你！……

——因為我？……

——你記清楚你從前借給我到部裡赴宴的那掛金剛鑽的鍊子

——記得。怎樣呢？

——怎樣，我丟了那件東西

——怎樣！你早已還我了。

——我當時還給你另外一掛完全同樣的。末了，我們花了十年的光陰給那東西付價。你明白這件事為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們那時候手裡甚麼也沒有……現在總算是還清了，我是結結實實滿意的。

馬丹伏來士潔停住了腳步。

——你是說你從前買了一掛金剛鑽的鍊子來賠我那掛嗎？

——對的。你當時沒有看出來，嗐！這兩條東西是很相同的。說完，她帶着一種得意而又天真的快活微笑了。馬丹伏來士潔很受感動了，她抓住了她的朋友的兩隻手。

——唉！可憐的瑪帝爾德！不過我那一掛本是假的，頂多值得五百佛郎。

（完）

長篇小說

# 西太柏

五

也不好說什麼，這時沈默極了，誰也不敢哼一聲兒，惟希望趙逸孫能夠說點兒答辯的話，能把這事馬馬虎虎的和平解決了。

孫太太又催促着趙逸孫道：『趙先生請說呀！大家都在這兒等着聽呢，若是罪在春梅，我決不能饒赦她，聽憑趙先生怎樣責罰，我一概不干涉。』趙逸孫仍然默默無言，頭已經低垂到胸前，兩手握固着，身子也瑟瑟的抖，實像一個將受嚴重刑法而恐怖萬愁的待決的囚犯，此際那趙太太和曹媽趙婉嫻小玲等早已來了，她們曉得趙逸孫做的事太丟人，教她們臉上也無光彩，所以混在人堆裏，躑躅不前，孫太太審問春梅趙逸孫的話自然也聽見，趙太太簡直有些氣得發傻了，手中尚端着那一碗肉，兩眼瞪着她的丈夫在受罪，含着的眼淚兒在眼框裏亂轉，自恨無力去救援他。

孫太太見趙逸孫到底閉口鉗舌，可見心怯害虛，就冷笑道：『趙先生！那麼春梅的話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了？也並非我家教不嚴，縱使奴婢誘惑別人幹壞事了？這可不能怪我說趙先生的不是，請問這樣混賬的做爲，是個上等人應該幹出來的嗎？』趙逸孫被她這麼一質問，越覺難以爲情。趙婉嫻雖然痛恨哥哥的荒唐，但是亦不忍見他如此困窘，便挺身出來對孫太太道：『孫太太！我哥哥今天在外實是喝醉了，做出些什麼事情他自家也不明白，請您原諒才好！』趙逸孫聽她這一提醒，也抓着一點兒洗刷自己過錯的機會，就道：『孫太太！對不住，我被朋友灌酒太多了，醉得兩眼模糊，才錯認了人，確實不是成心欺侮她，請您分別清楚，這不過是喝酒的毛病罷了。』那錢信愛領着他的愛犬鐵球也在這看熱鬧，這時插言道：『我想大概趙先生誤認開門的春梅是趙太太了，所以才和她行了一個最親熱的外國禮兒大家以爲我的猜度怎麼樣？』大家一聽這話一齊哄笑起來，把個趙太太臊得往後躲，一直躲到牆根去，將手中的碗放在地上，用手捂着臉不敢見人，春梅也忍不住笑道：『即便是誤認了人，我想也不見得是趙太太，他嘴裏叫着什麼柳小姐，沒準認爲是她了。』錢信愛又拍手大笑道：『這也好證明的，我們不妨請趙先生把那柳小姐約來，和這位春梅大姐比一比，是不是兩人的像貌一樣的漂亮呢？倘若她們的像貌有些相似這即可證明酒後誤認是會有的了。』他這麼一提議，大家又嘩笑起來。趙婉嫻恐這流氓出頭一搗亂，更弄出許多糾紛，越不好解決，一瞧李美娜正站在身旁，遂拉了她一把，她暗中會意，急叱責錢信愛道：『這兒用不着你混攪合，快給我走開！』錢信愛一望李美娜的臉，舉手行了一個帶滑稽意味的敬禮，狠恭順的走開了。孫太太等到無人出來打擾這才正顏厲色的對趙逸孫下了判辭道：「趙先生！你要知道這春梅還是一個清白的閨女，將來她也要出嫁，有一個好丈夫，今天你這種舉動，實是侮辱了她的潔淨的身體，毀壞了她的光明的名譽對於她的前途發生很不好的影響！如果因爲此事外間傳揚出去，或者反教人疑惑她是有什麼不檢點的地方，故此招來你的輕薄行爲，以致她有口難分，蒙了不白之冤，沒有人再敢娶她做妻子，她有了這樣重大的損害，不是全是你趙先生所賞賜的嗎？你想想看，你的良心對得住她麼？論起我來本想趙先生無甚感馬虎了事，未嘗不可；但是爲着保全這個清白的閨女的名譽，我看這事却要叫了巡警來，咱們要經官判斷一下，是非曲直，有了文書做證，則今兒春梅的吃虧，在事實上有了根據，日後就沒人敢任意污衊她了。總之，春梅是個完全無缺的閨女，我有保護她的責任，絕對不許人這樣糟蹋她的！」春梅聽了她的話也不知因爲感激她的主人過於愛護呢或者是因爲孫太太的話而勾起了什麼特別的傷感委曲呢？她忽然號咷大哭起來，哭得驚天動地，異常沈痛，使那些心腸軟的太太小姐們都掉下同情之淚。還是孫太太喝止住她，又命老唐去找巡警打官司。老唐是何等精明的人，他聽得這是孫太太有意恫嚇趙逸孫，也祇是答應着却挨延着不去，趙家這一方面的人見孫太太手段毒辣，小題大作，果然甚爲恐慌。曹媽瞧孫太太的老爺孫膺甫抱着兒子在那兒立着，好像沒事人似的就過去請求道：「孫老爺！您去勸一勸您的太太別這樣辦，咱們都是親近的街坊隣居，也要顧點情面是不是？」這個孫膺甫是個怕老婆的頭名狀元，向來任他的太太隨便行事，總是不聞不問，牢守着做丈夫的「清淨無爲的主義」，所以曹媽的要求，使他狠爲難，乃大搖其頭低聲道：『我不管！我不管！』

趙婉嫻心裡狠着急，覺着非打開這僵持的局面不可，必須覓一個適當的和事老出來一調停，祇要令孫太太不失面子，而春梅也得點好處，也就完了。她就拉了李美娜到一旁，在她的耳邊咳咕了半天，李美娜點頭答應。於是李美娜又對她的父親李誠齋悄悄的說了一陣。李誠齋就走近孫太太，陪着笑臉講道：『我不曉得孫太太能不能賞臉，容我說幾句話不？按說這事固然該怪趙先生的胡鬧，但是喝醉的人，精神喪失，也可原諒幾分。還有孫太太要找巡警打官司，那也犯不上；就是做到了，趙先生因酒撒瘋，亦無多大罪過。可是因此更傳播得滿城皆知，豈不是更增加了春梅名譽上損害的程度，這樣大概也不是孫太太所願意的吧？況且如此決裂的辦法，也大傷街坊鄰居的情感，以後你們兩家還怎樣住在一塊兒，常常見面呢故此我出頭來給你們說和，提出兩個狠公正的條件，請孫太太斟酌看，能夠容納就好了。一是教趙先生用書面向孫太太道歉，您保留這封信，日後也就可以拿牠證明這大閨女是清白無疵的了，二是教趙先生賠償春梅一百塊錢的醫藥費。這兩個條件由我擔保趙先生必定切實履行，您想這麼着不是兩方面都顯得合式嗎？』孫太太原意也不願把這事擴大的走到極端，所有的恐嚇趙家的話，全是虛張聲勢的一種作用，現在李誠齋所提的條件，已完全表出她家的勝利，狠足以維持這邊的體面，也想得好便休，把這個人情賣給李誠齋乃沉吟一下笑道：『您乃是有學問有道德值得我們尊敬的一位老先生，既然肯出來調解那是狠榮幸的事情，無論是怎樣的條件，我們都樂於接受。要是還說別的，就太對不住您的一番好意了。』孫太太說出這樣大方漂亮的話來，大家歡呼喝采，慶祝這奇怪的強吻咬唇案的

調解成功。同時突然起了一陣羣狗吵架的狂吠聲，在牆根底下，不知因為什麼爭鬥起來，大家吃了一驚，就像一窩蜂似的，立刻擠聚到那兒去看。原來趙太太端來的那鍋肉，擱置在牆根，忘記看守，一心只注意那有關風化的大問題，恰巧被那鐵球和幾個同伴瞥見，既然是現成的美食在等待牠們的享用，也就不客氣的代替趙逸孫把牠吃掉了。鐵球體大力強，自是上算，多搶了幾塊肥肉，別的大花狗小黃狗們眼睜睜的望着難免不生忿恨之心，後來鍋底的一根骨頭，鐵球還想獨佔，捨不得犧牲，因之群情激憤，起而圍攻之，將鐵球認為狗類中的公敵，乃引起一場熱烈的鬥爭，雖是皮破毛脫，各負重傷，還不肯停止。大家看明白是這樣的事，想着這鍋肉趙太太特地拿來送狗吃有些滑稽，又重復大笑起來。錢信愛忙把鐵球呼喝回家去，曹媽手裡有帶來的笤帚，就揮動起來，將那幾匹狗攆散，又拿起那鍋舔得比洗過還乾淨的空鍋，要帶回家去。他們此際全注視着這狗的混亂了，所以等狗都跑了，他們再找趙逸孫和春梅却已蹤跡不見，大約乘着這個機會而狗遁了。紛擾了這多時，天快黑得非點燈不可了。大家也覺着熱鬧已看夠了，正可興盡而歸，於是紛紛四散，這場好戲亦於此閉幕，小院中又恢復冷靜的狀態了。

趙婉嫻神情懊惱的由外院回轉到自己房中，把電燈擰開，就頹然的坐在書桌前邊的椅上，兩眼茫然的凝視着燈光身軀向桌略俯，一手支頤，一手隨便的擺弄着桌上擱置着的文具，她默默地想着剛纔她哥哥和春梅所演的怪劇，心裡便難過得很她覺着她哥哥的這種荒唐奇突的舉動實在將她家的名譽染上很大的污玷，被街坊鄰居做為話柄笑料，不獨是他一個人的違軌，就是她以後見着人也要臉上赧赧的怪難以為情。那麼她以及嫂子小玲都蒙上這樣的羞辱，豈不是無辜被冤，極其冤枉的事情嗎？她想到這裡，於是憤怒得咬緊了下嘴唇，渾身煩燥的熱血在體內沸騰起來，驀地衝上了頭部，玉頰就染成了薔薇色這紅潮一直漲到秀髮的鬢角邊，連玲瓏的耳朵都變為鮮艷的赤色了。因為這時她的氣恨不知怎樣發洩才好，所以把手中抓着的一隻鉛桿兒使勁的拗折着幾乎弄斷了。忽然之間，她又想她哥哥如此任性的胡鬧，不幹一點正經事，則眼看這祖傳的家業要讓他敗壞乾淨，日後必有凍餒之憂，而家庭亦無法支持，前途真是黑暗得狠。她這麼一轉念，心裡便又充滿了愁悶恐怖的情緒，臉上亦露出悲哀抑鬱的神色，由緋紅而變為慘白，嬌軀像是受了寒一般，以致冷得顫抖起來。她被這急劇的情感所支配，頗想痛哭一番，才能稍舒心頭的煩悶；可是她是個意志堅強的女子，她覺着那樣太表示出自家的怯懦，遂極力忍制住兩眼睛裡汪汪的淚水，不許牠流出來，然而有幾滴眼淚已墜落到腮邊，映着燈光像是三四粒明珠似的，非常的晶瑩好看。後來，她極力的鎮靜下來，再沈着的思索，她念她的哥哥固然對她很是冷淡，她也不願意見他那沒出息的樣子。不過究竟是一家人，骨肉的情分總不可磨滅的，她一定要對他懇切的勸告，希望他改悔，假若他能夠洗心革面，從新做人，豈非大家的幸福？她拿定主意，就毅然決然的站了起來，走到梳裝台前，對着鏡子，理一理鬢髮，用手巾擦去淚痕，她偶然記起從前有一位女詩人寫了一兩句詩道：「年來憂思憑誰訴，獨有粧台明鏡知！」這很可以描出她當時的心情，她不覺望着那明淨無塵的鏡子，而點頭微笑了，她低聲嘆息着說：『鏡子真是人們的知己，牠能夠把你的憂愁快樂都反映出來給你以豐富的同情，實在是一個寂寞的人的親切的好朋友！』

…那知這櫥櫃的容積甚小，頭伸到裡面屁股却露了出來…

趙婉嫻正在走過院中，曹媽在廚房裡聽見她的腳步聲，便隔着窗戶叫她道『小姐這兒來！』她走進去，見曹媽伸着兩隻瀾染白麵粉的手，笑着對她道：『今兒讓這位大爺一鬧，飯可做晚了，您得候一候。您要是餓的話，您來幫一會兒忙，那可快多了。』趙婉嫻深曉得曹媽素日的老奸巨滑的習氣，為着她自己省力省心，做什麼事全甜言蜜語的先求一個幫忙的，你要允許她，她就索性依賴着你，她却躲在一旁抽烟喝茶去了，所以趙婉嫻留心中了她的詭計，問她道：『少奶奶呢？你別亂抓官差』她正色道：『少奶奶出去給少爺買醬肘子去了，饒了一鍋肉便益了小狗兒，少爺吃飯沒見肉，是吃不下的，那還不瞪着眼亂吵？少奶奶趕緊上天福去買點兒熟菜預備着，怕的是少爺生氣，近處買的滋味不好，少爺吃得出來，照樣鬧脾氣，故此少奶奶不能不跑遠道去買，少奶奶不在家，我一個人那忙的過來？好小姐！您祇當積德行善，幫一下我這苦老婆子還不行嗎？』趙婉嫻想她哥哥這種在吃上擺譜兒的臭講究，實在是討厭。他對於食物考較什麼老字號兒地道貨兒，要買醬肘子是天福，要買醬羊肉是月盛齋，要買燒鴨是便宜坊，要買羊肉是東來順，要買鹹菜是大葫蘆甚至於要買臭豆腐還得老遠的跑到發市口義興永去買，在這些老而有名的舖子買來的東西，吃着才夠享樂的滋味，這都是從先北京人養尊處優，無所用心，就在吃上灌注了精神研究起來。現在時代不同，人已無此閒暇精力，應該免去這講闊兒才對，而趙逸孫還是那麼習不改，依然要闊，這也就是他沒出息的表現之一點了。因此她狠不以為然的搖着頭道：『其實人要將就着吃一頓晚飯也算不了一回事，何必跑遠道去買來供給他呢？少奶奶這樣縱容着少爺，所以少爺才敢這麼鬧得無法無天的了！好吧，我還有點事，待會再來幫忙，請你先辛苦些吧。』曹媽笑道：『小姐真會說話，咱們是幹活的人那能怕辛苦？您可別忘了，快一點來！』她又笑道『要是忘了，肚子餓得會咕咕的叫也就把我提醒了。』說着，她又走了出去，耳爲還聽着曹媽嘟囔道：「小姐的話是靠不住，盼望着少奶奶快些回來就好了。要不，我忙得要命，祇好拿隻腳也當兩隻手使用了。」她聽了不禁噗哧一聲樂了出來道：『曹媽！請你留着你自己的那兩隻臭鹹肉的粽子。在過端陽節的那一天，你自家受用吧。』

趙家的上房是五大間，建築的狠堂皇寬暢，中間一間是堂屋，東邊兩間是趙逸孫夫婦和小玲的臥室，西邊兩間是趙逸孫的書房，名稱是怪好聽的，實際上那裡面見不到兩套正經的書，祇是桌上堆着幾本什麼「戲考」「名星歌曲」一類的玩藝兒。而且這裡也聞不見書香却是氤氳着惡劣的酒氣與烟氣，像是瀰散着霉瓦斯，中人欲嘔，所以趙婉嫻輕易不願到這房裡找她哥哥來，生怕嗅到那令人窒息的氣味，今天他捏着鼻子走進來，見趙逸孫直躺在書案前的元寶椅上，姿式很是特別，兩隻泥鞋架在稍微的紅木書案上，雙腿懸空，腦袋腰腹都往後傾邪着，椅子的前腿也是凌空着兩條後腿可大為吃力，他的屁股還不老實，不住的扭動，那椅子便吱吱喳喳的驚着，似乎在抱怨老骨頭要被這混蛋壓散了。在他的椅子的兩旁放一小方凳子，一個凳子上放滿了各樣藥品，什麼頭疼粉薄荷油，胃靈平肝散一概俱全，另一個凳子上陳列着雜樣零食，什麼大小八件的餑餑瓜子花生水菓糖也應有盡有趙婉嫻暗想伺候的這般周到，定是她嫂子賢惠的成績，不覺默自慨嘆，她往前走了幾步，一看趙逸孫的臉上倒嚇一了跳，那為春梅抓傷一處，縱橫的貼滿橡皮膏，額角抹了許多黃色白色的油，又在兩腮上擦了不少專治跌打損傷的七厘散是一種紅色藥面兒，於是這種種漂亮的化妝，把他畫成一個小花臉的別致臉譜了，望之可怕又可笑。趙婉嫻先以是趙逸孫受傷不輕，大概是很痛苦的。但是再仔細觀察他，一手拈着一根烟捲兒一手拿着一塊棗泥糕又吃又抽，還要

臉出奈來哼哼兩句戲辭兒，神氣反得意洋洋的，十分的悠閒自在，不昰一點兒苦惱的樣兒？她方放了心。她便故意問道：『哥哥！您不覺得怎樣嗎？您的臉上疼不疼？』趙逸孫笑道：『不疼，不疼。你嫂子要這樣打扮我，我也只好趕這個角啦，你瞧美不美？』趙婉嫻見他不知羞恥，毫無心肝的麻木狀態，狠爲氣憤，遂再試探他道：『這事我到底不明白是怎樣有的，你何以胡鬧到這般田地，居然去鬧戲那醜了頭呀？』

趙逸孫倒哈哈大笑道：『你說的不錯，誰也不會相信我對於這醜東西有什麼野心的，實在講就把她白送我，我還不要呢。像我這樣少爺，我愛什麼樣的美人，也不費事呀。不過因我當時喝醉了，眼睛一迷糊，一見門這傢伙，簡直是個活妖精，彷彿張着大嘴要吃我，我一害怕，想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所以完全爲着正當自衛起見，才不待她咬我，我先咬她了。至於什麼接吻的話那是那春梅瞎編出來往她自已臉上貼金的，你們別聽那一套，我還恨她髒了我的嘴呢。』趙婉嫻知道他是造出一片假話，以掩飾他的過錯，實屬卑鄙無聊已極，乃厲聲道：『不管你怎樣說法，總是你欺侮人家，人家沒惹你呀？我看你以後酒還是少喝吧，這一回你鬧的亂子，賠了一百元還得寫道歉的信，多麼不上算呢。』趙逸孫道：『其實是小事一端，不過孫太太人太厲害，借此想敲竹槓，那一張法律面孔，裝的真要嚇死人，說到她也不必刨根問底，就說她那份潑撒的神氣，果實是正經的婦女嗎？』趙婉嫻見他祇批評他人不好，而把他自家除外，更覺可惡，因直截了當向他放了一箭，質問他道：『我問你，你將春梅誤認爲柳小姐是誰呢？』趙逸孫料不到她有此一問，狀態狼是忸怩不安，遲頓了半天，才答道：『這柳小姐叫柳迎風是我的女朋友，這也無關緊要的事呀。』趙婉嫻聽了，恨不得臭駡他一陣，賭氣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來，那曉得椅子上却放了一把趙逸孫的寶貝胡琴，她隨手扔在地上，高聲斥責他道：『你簡直越鬧越不像話了！你是有太太的人，還交什麼女朋友？』他讓她這樣一頂撞也發火了，用强硬的聲調答道『你太腐敗了，有了太太的爲什麼不可以交女朋友？而且因爲太太不喜歡，更該當交女朋友，這是人們應有的自由權利，我看誰也不要干涉誰才是。就以你而論，祇要你願意，你便是交結十個一打的男朋友，我要問你一聲，我就是混賬王八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你的年紀已不小了，終身大事，還沒着落兒，我做哥哥的自然很關心的，也替你着急，這個年頭，要結婚必先交朋友。好吧，咱們今晚訂下一種兄妹互惠的條約，你別管我交女友的事，我却負責給你介紹男朋友，我有一個好友叫蕭懷仁，小人兒長得風流儁秀，而且聰明非常，唱兩句靑衣賽梅老板，過兩天我約他來，替你倆一介紹，管保合你的意，巧得很這蕭懷仁即是柳迎風的表哥，這麼着咱們倆人不是全幸福快樂……』

趙婉嫻聽趙逸孫滿嘴胡說，不堪入耳，簡直一點沒有做哥哥的倫常情理，實在太難了。她氣得臉都煞白了，胸中爲憤怒所充塞，劇烈的喘息着，眼睛瞪得挺大，飽含着眼淚，想痛快的詛咒他幾句，却一時發洩不出來。她忽然瞥見那把珍貴的胡琴尚棄置在她的脚底下，就迅速地抓了起來，使足勁重重將牠摜在地下，便分爲兩截，然後再用脚重重地蹂躪，令牠完全毀壞，方略出苦悶之氣，又嗚咽着駡他道：『你說話就等於放屁！你不配做我的哥哥，你還有臉自居爲人！你還你的妹妹也一樣的欺侮，就是死去的爹媽也在地下詛咒你了！我今晚好意來勸你，你不領我的情，我也不怪你；你對我說了這些豈有此理的瘋話，我可不能饒恕你！明兒我得特請咱家的族長關闢伯父來，請他給咱們評個理兒看！』趙逸孫原是有着欺軟怕硬的壞脾氣的，他一見妹妹惱了，理直氣壯的聲討其罪，也覺着話說的不妥當，有些慚愧，並且聽她要找關闢老先生來講理，他平日就怕見這嚴正無私的尊長，所以更加惶恐，忙跳下椅來，走到趙婉嫻面來，低聲下氣的央告道：『得了，妹妹！就算我剛才是放屁還不行？你不愛聽，就做爲你連這個屁也沒聞見總成了吧！你瞧，我這把上好的胡琴是我化了四十多塊錢買的也讓你給拆毀了，你的氣也該出了！』趙婉嫻把臉兒扭過去，也不答理他，祇是哽咽着。趙逸孫弄得狠窘，惟有涎着笑臉，實行做出小丑的怪狀，向她作揖打躬，求她赦免。又裝爲悽涼之色，哀告道：『妹妹！請你看着先父先母的情面，饒我這一次吧！』趙婉嫻聽他提起那逝去的爹媽，復勾起她心中隱藏的沈痛深哀，越發加添了無窮的感觸，更掉下點點滴滴的辛酸眼淚，而哭泣不休。趙逸孫無可奈何，站在旁邊像個傻子，不知怎樣才了。

正在他們僵持之際，小玲慌張的跑進來，叫道：『爸爸！不好了！那孫太太和春梅氣哼哼的打上門來，您看怎麼辦？』她這一嚷，他們全大吃一驚，趙婉嫻不哭了，趙逸孫嚇得魂飛魄散，繞室徬徨，束手無策，低聲對趙婉嫻道：『這是怎麼說的，我已經囑老唐轉告調停這件事的李誠齋說是那兩個條件在一星拜內完全照辦，難道那雌老虎不認可嗎？這……如何是好？妹妹！請你出去對她說些好話，我這兩日手頭不便，等我籌出錢就和謝罪的信交給李誠齋送去，决不食言，現在我可不敢見她們，怕她們又……』他一壁說，一壁四面觀看，想找一嚴密的地方躲藏起來。趙婉嫻瞧他那畏縮恐怖的可憐樣兒，未免不忍，就道：『我去跟她說好的，我看她們也不致於怎麼蠻橫無理，你要太怕她們，倒不好辦了。』趙逸孫還是戰戰兢兢的，如同要遭大難的光景，變色顫聲的道：『妹妹！你千萬別教她們進來看見我，能對付她們回去最好！』他說完，即打開一個衣櫃的門要鑽進去，那知這櫃櫥的容積甚小，頭伸到裏面，屁股却露了出來，門也關不上，他祇好又爬出來。他再東張西望的尋覓，偶然見那紅木書案的底下有一塊黑暗的空洞，他就不顧灰塵的鑽了進去，恰好藏身，他又把那元背椅子擋在前面，便全然看不出其中有人了。他方放心的悄悄說道：『妹妹！她們非要進來搜查我不可的話，那麼你就讓她們進來瞧，你說我已經出門去了，她們找不着我，自會走的。』趙婉嫻同小玲看他那種倉皇失措之狀，要笑又不好笑，直眨巴眼睛。趙婉嫻不敢怠慢，忙領了小玲自告奮勇的去替哥哥抵擋這殺來的大軍强敵。但是剛走到院中，小玲却拉住她，在她耳邊小聲笑道：『沒有這事，我是笑你們的，因爲我在門外偷着看你們吵嘴，你哭得傷心，爸也沒轍了，我才想出這個主意來，將你們一詐騙，不是就完了嗎？』趙婉嫻吃吃笑道：『你這孩子可了不得，騙人還真像有那麼一回事似的，你爸爸可吃苦了。』小玲道：『我回去就告訴他把他們打發走了，老蹲在棹底下多難受。』趙婉嫻笑道：『不用心疼他，他享樂太過了，難受的日子眼看跟在後頭就來了！走，同我上廚房去，曹媽說她四隻手也忙不過來，還等着我呢！』

（未完）

…這瓦匠的鬍鬚頭髮以及眉毛全皓白了…



海力命
維他命A與D製劑
HALIMIN
補助發育
免疫唯一補劑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 萬勝鏢

懶傭 作　吳一舸 圖

（五）

然後到了山巔，勝俊明見有一亭址，太班道，這是南唐淸涼台遺跡，勝俊明四外一看地勢適險，城掩烟樹，闊可游目騁懷，又見城外江天一線，沙鳥風帆，隱隱可辨，江北諸山，拱若屏幛，往下一看，見有一潭，太班指點他，晉時烏龍在此出現，所以叫烏龍潭，潭上有駐馬坡，諸葛武侯說，金陵龍蟠虎踞，就是在此地觀察的形勢，叔侄正在瀏覽風景陡聞掌聲，太班道，門長至矣也回了兩聲，就帶領勝俊明趕上前去，見一老人獨立山頭，頭戴草綸巾，身穿春綢大褂，足登雙梁福字履，面如三秋古月，高顴闊目，壽眉多長，縐紋堆纍，身高在八尺以外，太班道，大哥，多年不見，小弟這厢有禮，隨說隨着曲膝，那老人連忙上前，用手相攙道，老弟老兄，多年不見何必行此大禮，太班道，數載不見，現在更朝換代，如今相逢，又是一代人了，焉能不叩拜，那老人道，不敢當，不敢當，太班行禮已畢道，勝英見過你師伯，勝英近前恭恭敬敬拜了三拜，太班道，此子姓勝名英，字俊明，三義大帥孫傳庭贈號神鏢將，江湖人稱勝手崑崙，乃是南俠客南斗平的門徒，那老人道，因爲聽孫門長說，你們要到太湖見我，所以我纔趕到金陵，見你們在小樂窟小飲，你們沒看見我，這纔候帳，將本門令符交與茶博士轉交老弟。好知道是我也叫勝英認了我的令符，本想在孝陵同你談談，才披上直要引你注意，又因爲人多，道才寫了個字條約你到此並且介紹這個朋友，就是勝英想見見不着的朋友，也可會面，勝英行禮以後，就恭立一傍，聽到此言，忙道但不知是那一位，那老人道，少待便知，太班道，俊明，我告訴告訴你，大約你師父告訴過你，你沒見過，你師伯是儒門門長，姓虎上松下齡，年輕的時候，人稱扶雲手，擒龍居士，萬曆年間公推爲儒門門長，大家敬稱扶雲叟，與你師傅交情至厚，勝英道，弟子聽老師談過可惜無緣拜謁，今日一見，實爲萬幸，扶雲叟道，勝英不必過獎，太班道，大哥對於孩子們，何必客氣，扶雲叟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到山南再談，老弟隨我來，說罷，順路往南到了善慶寺，叩打山門，沙彌開門一瞧道老師您回來了，扶雲叟道，你師傅可在裡面，沙彌道，正在樓上，扶雲叟就進了山門，往後走去，太班勝英相隨，太班到了樓下，看樓上有一匾額，寫着掃葉山房，問勝英道，我有點眼花，你看看是誰寫的，勝俊明道，下欵是史可法書，沙彌趕快問扶雲叟道，老師用不用稟報，扶雲叟道，自家人用不着稟報，老弟勝英隨我來，說罷上樓，勝俊明到了樓上，見有三個人正在看圖，一個是僧裝，一個就是在孝陵題壁的老人，那一個是道家裝束，因爲背臉，看不淸面貌，扶雲叟道，半千，有朋友來，就見僧裝那人抬頭一望道，門長回來了，勝俊明見此人身高七尺以上，長身玉立，相貌淸奇，納悶爲什麼這種相貌的人，當了和尙，扶雲叟道，我與你們介紹介紹，此位是廬瑯班太，江湖人稱虎骨，現在敬姓爲名，自號太班，這位是掃葉樓主人，龔半千先生，現在隱居不仕，故爲僧裝，打算叫我介紹，拜彌陀僧爲師，龔半千太班各道久仰，正要介紹勝英，就見道裝的人，扭項回頭朝勝俊明望了望，翻身過來向勝三爺，雙膝跪倒道，三哥得煞小弟了，勝俊明定睛細看，纔瞧出是四爺半仙張子羽，連忙還禮道，原來是四弟，因何在此，張子羽道，一言難盡，自瀘關散將之後，弟就知道明朝氣數將盡，間關三千里回了一次家，二次出來，流浪大江南北，等到吳三桂請淸兵紫氣東來之後，南京宏光建號，小弟來了一次，看着馬阮用事，只知道爭權奪利，不知道以國事爲重排擠史閣部出鎮揚州，小弟就到此與半千兄詩酒流連，打算作一方外人無爭於世，無求於人，四鎮內鬨的時，小弟隻身探揚州……勝俊明道，可惜未曾遇見，我曾同太班師叔送皇太子到黃得功軍中，張子羽接道，後來史閣部殉節，小弟將史閣部屍身尋獲葬於梅花嶺山麓，又來此地，還是以先打算，要身入玄門，拜三淸觀，採道長爲師，所以到了一次太湖，請虎門長作一引見，尋到了鎮江，纔知道三哥也去過了，要復立松棚會，虎門長才同我追踪至此，扶雲叟道，你們這久別重逢的把兄弟，自顧敍話，還有朋友沒見，大家落坐談話，勝俊明道，四弟先見過太班師叔張子羽連忙行禮，太班道，老三這就是你們四爺，江湖上人稱半仙的，張子羽道，不敢，大家台愛，張子羽又對龔半千道，這就是我三哥勝英，龔半千上下打量道，久仰久仰，扶雲叟指着那老人對太班道，班大弟不認識此位太班道，不相識，扶雲叟道，此位是賢人顧亭林，太班道，原來是炎武先生，失敬，失敬，原來顧亭林，本貫崑山，萬曆年間生人，進學的時候名絳，字寧人，到了紫氣東來，滿洲龍興，他就隱居不仕，周遊四方，以書自隨，自署蔣山傭，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大儒，不知道他與太原傅靑主都身懷絕技，久與劍仙俠客往還，遊歷南北，研究史地之學，雖是經學大師，知與黑白，兩道陰陽兩面人物往來，篤會重要人物，以及各門長，均交稱秘密，前幾天到了太湖洞庭東山，晤見扶雲叟，又到畫眉三跳見葵花太歲鐵漢川，正趕上黃州異僧也到太湖，聚會了幾天，顧炎武約他們三位到鎮江三淸觀，彌陀僧說纔從鎮江來，不想再去鐵漢川因爲家裡有事，也不能去，顧炎武就約了扶雲叟到三淸觀，採道長告訴扶雲叟，南俠的門人勝英託太班請松棚會，重整鏢行，扶雲叟很想看看南俠客的得意弟子，顧炎武也想到淸涼山看看龔半千，在三淸觀一天沒住就一同追踪到南京，住在掃葉樓他們與張子羽也是時常相會，張子羽聽說把兄來到江南，很是高興要出去尋找，扶雲叟道，你不必出去，我去試試太班目力，敢換重裝，約了顧炎武進城，一淸早就到了小樂窟，吃了點心，要到雨花台掃方孝儒墓，看見太班叔侄，扶雲叟沒走，定規回頭在孝陵，候了飯帳，轉交了竹符，並未遠走，看太班奔聚寶門大道，知道順路准謁孝陵，就出了聚寶門，在方孝孺墓焚化了紙錢到孝陵吃茶，會見了顧炎武，談了一會，見太班謁陵以後，灑了幾點傷心淚，纔請顧炎武題壁，預先寫了一個紙條，裹了一塊石子，等到太班看見，追出角門，扶雲叟將石子拋在太班面前，揚長走去，顧炎武是勝英追到角門，就一轉身進了寶殿，晚間扶雲叟引山巔去引太班，龔半千取出僧裝掃葉圖請顧炎武題，張子羽傍觀，扶雲叟一叫半千，大家這纔見禮，書要簡斷，龔俱是高人嘴士，沒有許多客套，又都是龍華一會人，越說越對勁，龔半千吩咐伙居道，預備酒飯，太班恭恭敬敬將竹符紙條轉還扶雲叟，一邊喫一邊閒談，談到南俠客有眼光，收了這們一個好徒弟，將來一定光大門戶，顧炎武將來借重勝英說萬死不辭，張子羽又想起孫帥，談了談勝三爺大戰鄴武關，督周將重對刀步戰走馬活擒吳金榜，巧得鬼臉紫金刀，大家同聲讚揚，勝俊明道，四弟不要代我吹噓，不過因人成事，太班道，老三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子羽說了，也沒什麼，何必隱瞞，勝俊明道，不是隱瞞，當着諸位老前輩，那有我爭功的地方，何況無補於明，無濟於世，徒增切怕，令人回首前塵，無限悲恨，轉不

如不談爲妙，扶雲叟道，南斗翁果然好眼力，收了這樣好弟子，不但善於藏藝，而且能夠不居功頗有大劍將軍之風，將來成就，不可限量，不枉老夫由鎮江追到金陵，勝英立起身來道，師伯過於醉獎，使小侄無地自容，以後倒不敢請教了，顧炎武道，俊明雖不能詩文，應對上倒不錯，太班道，南俠客雖未教文學，對於處世接物，大半都說說講講，所以俊明自從一出世，直到而今，沒作過一件錯事不然，我七十多了爲什麼還不歇心，要重整鏢行替他奔走呢，炎武以後有用他的時候，自管言語，顧炎武道，一定借重，半晌不見顧半千，原來廚中用人無多，算計今夜一定痛飲，到廚下幫同伙居道，預備消夜去了，這時伙居道送上杯盤，張子羽收拾桌椅，勝俊明也要動手，扶雲叟道，俊明你是稀客，不敢勞動，勝俊明道，師伯這話還了，有事弟子服其勞，初次到此，就要擾擾，已覺不安，再要以客自居，越發不敢了，太班道，師兄不必管，隨他便好了，這時顧半千已然回來，對太班道今晚雖知太班兄到此，可是沒預備什麼菜，市遠無兼味，不過山肴野蔬，知道太班兄善飲，酒却是自釀翻頭春，太班道，我先謝謝，名色既好，味道必佳，扶雲叟道，太班老弟，一聽見酒，就眉飛色舞，你的酒癮，與陳暄張季舒相同，是老而彌篤，願不得孫道長不叫你多住，怕你把他觀中松若酒吃盡了，太班道，眞是笑話，我竟落了一個酒鬼的名目，其實離師兄酒量差遠了，扶雲叟道，這就是因爲你口手永不離酒的原因了，顧炎武道，不要

說了，太班兄請坐吧，扶雲叟道我先坐了，不必謙謙讓讓，倒覺俗氣，顧半千道，主人不贊一詞隨客人的便，太班道，俊明你也坐下，看看我們師酒量，伙居道將酒菜送上，菜不甚多，還是葷素都有，張子羽執壺，自扶雲叟以次斟酒，勝俊明藏過杯子，張子羽道，三哥嘗一嘗翻頭春，不邱於松若酒，勝俊明道，四弟你不知道我不吃酒嗎，張子羽道，知道是知道，不過既吃了松若酒也可以嘗嘗翻頭春，太班道，俊明可以少飲半杯，勝俊明情不可却道，四弟少斟半杯，扶雲叟道大家不必客氣，隨便吃酒，太班老弟你知道我追到南京的意思嗎太班道，不知，扶雲叟道，我到三清觀，知道你託孫道兄代約松棚會，要到黃州拜望老和尚，彌陀僧現在太湖，我追到南京告訴你們不必到湖廣時下張獻忠餘孽多在湖南北，怕你們徒勞往返，可以不必西上，律令俠大概也不在西路，如若有意到太湖，就見著不少人，掃葉樓主人半千先生要拜彌陀僧，張子羽要拜孫道兄孫門長打算借松棚會畢辦這兩件事，所以你留鏢備費，他不肯收，是早有這宗意思，並且松棚會開會的時候，先辦僧道兩門的事，然後再說鏢行規矩，也不顯山，也不露水，你想好不好，太班道，再好沒有，顧半千張子羽同聲道，我們倒要叨光了，勝英道，談不到，扶雲叟道，你們爺倆，在南京逛幾天，願意到蠡太湖，可以見見彌陀僧，不然由我代說，到秋節再見也不錯，太班道，這們辦顯著不大恭敬，扶雲叟道，你還不知道和尚怕麻煩，不去也沒什麼，並且來的時候，

老和尚也同我談過，按觀勝英既嘗先去請請安不過我們江湖俠義不在這些虛文上，太班道，既是這們說，不去也罷，勝俊明道，我還想到趟九江，看一看我大哥居樂，再到揚州看看五爺花中秀，張子羽道，三哥可以不必去了，我最近去過九江看看大哥，再到揚州看看五爺，或者還到趟淮安看看二哥，三哥同師叔，先到山東拜謁秦安俠還赴河南北山陝一帶各綠林朋友拜拜山，再到北京拜望北定還，也就到了五月初，在任邱一方避暑，一方整頓鏢局，到八月再南下，可以早到三清觀聚會聚會，大約我在七月底，就到三清觀，太班道，就是這們辦，大家一邊吃酒，一邊閑談，直吃到三更以後，顧半千吩咐，伙居道與太班勝俊明收拾安歇處所，太班道不必，我們爺倆爺，暫歸店房，明早再來，省得店家惦念，扶雲叟道，不歸去也沒什麼，歸去也不算遠，顧炎武道，回去就早點，不必耽延，明朝再會，太班起身告辭，出了善虔寺，施展陸地飛騰，到了大街，就慢慢行走，其時大清初定南京繁榮市面，首先恢復秦淮畫舫，所以雖然過了三更，仍然家家笙管，處處絃歌，秦淮河裡遊船兀自未散，太班叔侄到了狀元境店房，將近三更，店夥伺候一切，問太班都到什麼地方去要子，又問還用什麼東西不用，要對火了，太班叫泡一壺茶，其餘

一概不用，又叫他到櫃房算清店帳明天要到大通去，店夥說，是了，他就自去，勝俊明問太班道，師叔，咱們到大通去作什麼太班道，這是一種江湖話，告訴他咱們是走碼頭，不是閑逛的，他自會照應，將來有工夫，江湖上的事，都得與你說說，今天累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吧，勝俊明仍要打坐，太班道，你可以躺下睡吧，勝俊明說，不累，一夜無書不表，次早算清店賬，把了許多小賬，掌櫃的非常客氣說，老人家爲什麼不多逛兩天，南京是大去處太班道，因爲接到朋友通知，要我們到大通去，掌櫃的道，那就是了，下次你老多照顧直送到大門以外，叔侄出了店門，太班道，咱們這就到掃葉山房，還是先吃飯，勝俊明道，隨師叔的便，太班道，好，你辛苦一趟，到掃葉樓請你師伯們，到淮清橋畔綠柳居吃素菜，我這就上綠柳居等候，道路你認識不認識，勝俊明道，走過兩次，我認得了，說罷就奔清涼山而去，太班負手閒行，順著秦淮河畔往東不遠，就到了淮清橋，往北一轉就是綠柳居，進了綠柳居，因爲時間很早，吃素的人又少，簡直沒坐，太班在臨河大廳落坐，酒保過來伺候，太班先叫他泡一壺茶，告訴還候朋友，問酒保特等素席，賣多少錢，酒保道，如今東西貴了，買賣雖好，看利微薄在前明的時候，咱這地處，甚是繁華，特等席不過六千錢，如今賣到一兩二錢銀子，太班道，並不算貴，但不知有多少件，酒保道，大小六十四件，太班道，太多了，上等多少件，酒保道，四十八件，太班道，行了，就定

一桌罷，候一候就吃成不成，酒保道，就吃都成，傳喊下去，就可以來，因爲清晨沒坐，你老人家候幾位，太班道，不過四五個人，酒保道，我這就預備杯箸說罷下去收拾傢俱，擦抹桌椅，太班一邊吃茶，一邊看望河景，忽聽櫃上喊賜坐，知道大半是扶雲叟來到，酒保連忙過來說，有客人來，見扶雲叟顧炎武顧半千張子羽勝俊明聯袂而至，扶雲叟首先道，太班老弟何必這樣客氣那有行客請坐客道理，太班道：大哥爲何說起這個話來，談不到顧半千道，大半因爲廟裡素菜不好吃，所以約貧僧到綠柳居，張子羽道，還未拜師受戒，就自稱貧僧，好不害羞，顧炎武道，一見如故，俱是龍華會上人，既不必太謙，亦不必笑謔，勝俊明一旁恭立不語，酒保打手巾，又問諸位吃紅茶吃綠茶，扶雲叟道，天氣漸熱，綠茶罷，酒保泡上茶來，太班請大家入坐，扶雲叟也不謙讓，竟坐了首席，顧炎武次坐，大家以次入坐，酒保問用什麼酒，太班道，久不吃白酒，要兩瓶洋河高粱好不好，扶雲叟道我正想吃燒酒，酒保吆呼下去，太班道，我要了一桌，不夠的時候，隨便添，酒保送上酒菜，大家因爲時間尚早，傍坐無人，信意暢談，談些江湖勾當，各路英雄，勝俊明末坐執壺與諸位斟酒，一語不發，張子羽因爲三哥不發言，他亦不肯多談話，顧半千道。今日半仙變成啞仙了，張子羽一手執杯，微笑不語，顧炎武等是酒逢知己，高談闊論，杯杯淨，盞盞乾，又添了兩瓶，方才要吃食，顧半千因爲勝俊明初到南京，提議遊一遊秦淮河，大

家是無可無不可，太班喊酒保代叫一隻船，趁早遊河，算完飯賬船已開到，大家上了船，酒保送到船邊，外敬了四碟水果，說諸位多來照顧，大家點頭，船家慢慢划船，順流赴大中橋一帶，因為上午無有多少遊船，很是清靜，顧炎武道，今日不亞於東坡赤壁，又是和尚，又是老道，扶雲叟道，俊明不要拘泥，咱們是坐臥隨便，勝英道，弟子理當伺候師伯師叔，太班道，俊明跟着我是應聲蟲，今日却不應聲了扶雲叟道，老朽一生倘無門徒，就因為尋不着這樣佳子弟，勝英道師伯過獎，張子羽在一旁低吟桃花潭水深千丈，不及汪倫送我情，扶雲叟道，子羽何必感慨，人生有今日之聚，就有後日之散昔為雙鵰之依，今作勞燕之離，很不算一回事，張子羽道，門長，我同勝三哥一別將近十年，昨日纔得會晤，三五日內，又賦離別，能不令人黯然銷魂嗎，勝俊明道，四弟，小別何必傷懷，秋間彌可晤面，龔半千是扣舷而歌，顧炎武是曲肱而枕，扶雲叟與太班講些江湖勾當，又說到請松棚會一事，張子羽道，師叔，長江一帶蘇，淞，常，鎮，廬，鳳淮揚，川，貴，湖廣，閩，越等處，可以不必管了，所有鏢行綠林道，應請誰不請誰由虎門長斟酌我晌一聲就是了，有工夫您同勝三哥過江，約請北六省朋友時間上綽綽有餘，勝俊明不待太班答言便道，如此，有勞四弟了張子羽道，三哥作什麼道們客氣別人見不見沒關係，我一定到九江面見大哥，務請到會，勝俊明道，最好說話之間，船到大中橋河面，勝俊明看河面縱橫有二十餘丈，很是寬廣，大有野渡無人景象，船家問還到何處去，太班道，你們可以休息，休息，任他飄蕩，船家送上茶點，大家是隨便閒談，扶雲叟問太班有多少年不見南俠客，太班想了想道將及十載，勝英道，弟子一別師尊亦將六七年了，扶雲叟道，今年松棚會，或可晤會，又問勝俊明俊明你在北京可曾會過北定還，勝英道，弟子聽老師說過徐令俠泰安俠北定還，可是通同沒見過總是弟子無緣，在南京得遇門長又過見諸位大俠，還算萬幸，龔半千道，俊明總是客氣，勝俊明拔位斟上茶，張子羽拿起茶杯道，三哥，將茶盤交與我罷，今晚我請諸位作陪，與太班師叔勝三哥接風，太班道，子羽又何必客氣，龔半千道，子羽不必請客臨行時我已吩咐伙居道，預備晚膳，回頭下船時，在夫子廟再購些菜，也就是了，扶雲叟道，還是廟中方便些，就依半千兄，談談講講，已過申正，遊船漸多，亂亂烘烘將顧炎武吵醒，連道好睡好睡，今日成了夢中人，你們講些什麼，扶雲叟道遊船漸多，咱們可以回船了，也不等大家同意吩咐舟子往回開船，船家應聲慢慢划船，來船很多，熱鬧非常，船到了淮清橋，大家下船，開付船資酒錢，不必細表，龔半千道，諸位先行一步，我購些下酒之物，勝俊明道，我道路不熟，半千兄請回，我同子羽購辦好了，龔半千道，那有總從外來，張子羽道，半千兄三哥都不必管，交與小弟，扶雲叟道，大家都回廟，就叫子羽酌量辦理可也，勝俊明聽門長這們吩咐，也不好再說什麼，跟隨扶雲叟回到掃葉樓，不過是淨面吃茶，少時張子羽採辦歸來，龔半千送到廚下，吩咐伙居道眾要一切飲食，勿庸細表，太班在掃葉樓住了幾日，夜間商量松棚會請人的事，白晝帶領勝俊明各處耍子，所有秣陵名勝，黑白兩道陰陽兩面的朋友，應拜訪的都去拜訪，沒見着的，以後讓虎門長打轉牌去通知他們，這天同扶雲叟告辭，要往北六省請人，扶雲叟道，此行可先至泰安府，叫俊明叩拜秦安俠，見時代為致意，秋間請他下蒞江南，我們也有幾載不見了，太班道，大哥不說，我也叫俊明給他老人家請請安，還想到北京看看北定還，張子羽聽三哥要回河北，很是戀戀不捨道，三哥路過淮安，便中請請二哥，勝俊明道，我也很想二哥，過江到揚州還想先看老五，太班道，要是道儒二門長，打了轉牌，去不去也不要緊，松棚會上總可以見面，張子羽道，師叔說得是，顧炎武對太班道，如有餘暇，到了太原見著傅青主，可以盤桓盤桓，太班道，此去大半得遊遍北六省，遇著道中人，我全替說。不勞叮嚀，龔半千道，今晚與太班兄祖餞，太班道不必了，我們走路不算什麼，說走就走，用不着送行張子羽道，我不管師叔，與勝三哥十年不見，小別又須數月，纔能晤面。無論如何，行是要送的扶雲叟道，太班老弟，不用管了隨他們的便罷。　（未完）



#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五卷第七期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每冊四角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發行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其他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暨各分社　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滿洲總批發所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滿洲國內定價每冊四角五分

| 本誌定價 | |
|---|---|
| 每月二冊 | 八角 |
| 半年十二冊 | 四元八角 |
| 全年廿四冊 | 九元六角 |

外埠零購　另加寄費　長期定閱　郵費在內

如遇增刊　或特大號　另訂定價　郵費不收

華中華南　滿洲各地　不在此限　另訂定價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電四三七一一一號

## 編後記

△……中國人有種最不好的習慣，就是「各掃自己門前雪」，只要能夠顧住自己，別人怎麼樣他却不管了，其實這種思想，細研究起來，實在是最嚴重的事，因爲假使人人都是這樣，那末世界上根本談不到什麼互助互愛了。

友邦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誰都知道是爲謀東亞共榮，所以凡是東亞圈內的人，都有他的責任，都有參加這個戰爭，去擊滅東亞共同敵人——英美的義務，所以我國的參戰，實在是毫不容猶疑的事，同時何况中國過去受英美的侵略，已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樣子，現在可以由這參戰來一舒胸中的積痛，所以我國這次參戰，一方面自然是爲復興中國，復興東亞，而一方面又是表現互助精神的地方，也就是汪主席所說的同生共死的眞目的，所以現在國家已是表現了這種共同精神，那末我們民衆也自然應該來表現這種本能，打破「各掃自己門前雪」的觀念，與友邦日本聯合起來，向我們的敵人—英美進攻。

△……本刊自即期起，每期於出版日前數日發行，所以這期爲了提前發印關係，長篇小說「冰絃彈月記」，與「奮人」劇本，都未得趕上，只得暫停一期，請原諒。

## 本刊舉辦每期獎金　徵求短篇小說

文藝爲人類之精神食糧，本刊自發刊以來，即不惜物力與心力，大事提倡，每期所載，質量自信均極充實，已蒙讀者讚許。然近鑒於向來所發表者，大都爲名家之作，而一般正從事於練習寫作者之作品，則未能儘所刊登，未免對愛好文藝者失去提掖共進之機會，故爲普遍宣揚文藝計，特舉辦每期獎金，徵求短篇小說，（每期在本刊發表）用作提掖後進。至此種短篇小說，每篇至少七千字，入選作獎金三十元，每次並選佳作三篇，但只錄題名及作者姓名，概無獎金。但此種獎金小說，題材方面以有關復興中國，建設東亞，深懷參戰意識者爲限，至希注意。文稿除寄本刊編輯部以外，並請在封皮上書明應徵獎金小說字樣。